

婦女雑誌

號十第卷二第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類紙開新為認號掛准特局務郵
行發館書印務商海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

(用)

(學)

(女)

正印 新撰女子尺牘	通俗實用 女子新唱歌舞	正印 家計簿記教科書	正印 女子新國文教授法	訂高 等小學 女子國文詳解	訂高 等小學 女子國文教科書	訂高 等小學 女子修身教科書	訂高 等小學 女子修身詳解	訂國民 學校女子國文教科書	訂國民 學校女子修身教授法
三册二角五分	六册各二角	六册各二角	八册各三角	前二册各一角五分 后二册各二角五分	前二册各一角半 后二册各二角五分	八册各三角	四册各一角半	八册各一角	八册各一角

記和司公圖中售代	校學範師中子	子女家事教科書
子女新算術詳草	子女縫級教科書	子女園藝教科書

子女體操範本
上編二册各四角半
下編二册各四角半

子女新算術詳草

一册八角

婦女雜誌第二卷第十號目錄

▲圖畫

◎宋崔白一路榮華圖

◎宋郭熙畫蜀山圖

◎庫倫婦女之妝束

◎香港馮文鳳女士油畫

○廣東香山縣立女子師範學生水彩畫成蹟

○福州西湖公園之風景

○美國紐約摩天塔看守人開脫夫人持遠鏡望海圖

▲社說

◎宗教

▲學藝門

◎說阿莫尼亞之新功用

黃曾紀芬
朱胡彬夏

◎盲童之教養

▲中外大事記

◎憲法會議

真言

惱儂
嚴琳

劉鳳生
魏壽鏞
西神

西神
陸詠黃

◎家事衣類整理法(續)

▲家政門

◎神通力婦人列傳

◎家教改良談

◎育幼譚

◎改良家庭問題之研究

◎妊娠中精神之感應

▲記述門

◎我之女子教育觀

▲國文範作

華潛麟女士

○蔡氏傳

蘇州景海 倪徵燠
女學學生

○戒貪說

蘇州景海 顧提明
女學學生

○春日種樹說

蘇州景海 蔡秀珠
女學學生

○贈張浣英序五篇

蘇州景海 錢基博
學生及教員

○本校成立十一週紀念頌辭三篇

蘇州景海 錢基博
學生及教員

○讀司馬相如諫獵書書後

蘇州景海 錢基博
學生及教員

○讀太史公刺客列傳書後

蘇州景海 錢基博
學生及教員

○朱浮言長吏宜久任論

廣州立本 王文寧
女學學生

○霍光不學無術論

廣州立本 王文寧
女學學生

▲文苑

- 玉京餘韻(續)
○慕凡女兒傳(續)
○清代女紀(續)
○玉臺藝術(續)

▲雜俎

胡寄塵
龐樂子

王尊農

懷苦

楊瑞英

孟久

王尊農

楊瑞英

懷苦

楊瑞英

孟久

○家庭新遊戲(續)

王尊農

○簡易幻術(續)

懷苦

○學校遊戲法(續)

楊瑞英

○西神客話

孟久

▲補白

○林烈婦傳

李宗傳

周容

○鵝籠夫人傳

第九號本雜誌文苑欄朱太夫人行述文後

跋語大令二字係先生之誤非其遺也之也

勘誤

字係耶字之誤特此更正

君肥

贍廬

○梅村俠女

○蘭質蕙心

宋崔白一路榮華圖崔白字子西濠環人善畫花竹羽毛及荷葉冊道釋鬼神山林飛走之類尤長於寫生特工於鷺所畫無不精絕落筆運思節成不假繩尺曲直方圓皆中法度照寓翰神宗命白與文宣了觀慈寺昌黎畫重搆御辰央竹陶堂鵝圖獨白



為諸人之冠即稱爲圖書院學嘗作謝安登東山子獻訪戴二圖爲世所傳其好古博雅而得古人之精神不能到也碑集以來圖書院之較毛者或以放子筆法爲程式自白吳元璫出其格遂變今御府所藏已有四十有一節此宣和畫譜



宋平泉書屋藏本

商務印書館發售



<p>吾國學界近年提倡體育至力。將以救文弱之積習。作剛勁之風氣。以是各省學界咸有運動會之設。需用之運動品亦至夥。惟器械宜求其精良。斯運用乃覺其靈便。本館爲便利學界起見。近特由美國運到多種。並係各名廠所製造。足備運動家之採擇。茲將其名目詳列於下。</p>		<p>▲網球類 各種球拍 球拍用之夾 球拍用保存油 各種球網 各種球網之柱 各種界線帶 分界器 網球用中帶 界釘 各種球網 ▲棒球類 各種棒球 木棍 手套 護面 基位墩 記數器 護腿 護胸 記數器 ▲隊球類 各種隊球 各種籃球 各種籃球用網門 ▲籃球類 各種室內用棒球 室內棒球用木棍 各種室內棒球 球拍用之夾 球拍用保存油 各種球網 各種球網之柱 各種界線帶 分界器 網球用中帶 界釘 各種球網 ▲雜件 各種高等足球 各種鐵擲球 各種鐵餅 握力器 健胸器 各種體操繩 各種鋼絲體操繩 拳球 拳球用架 遊戲鞋 隊用每件並有多種</p>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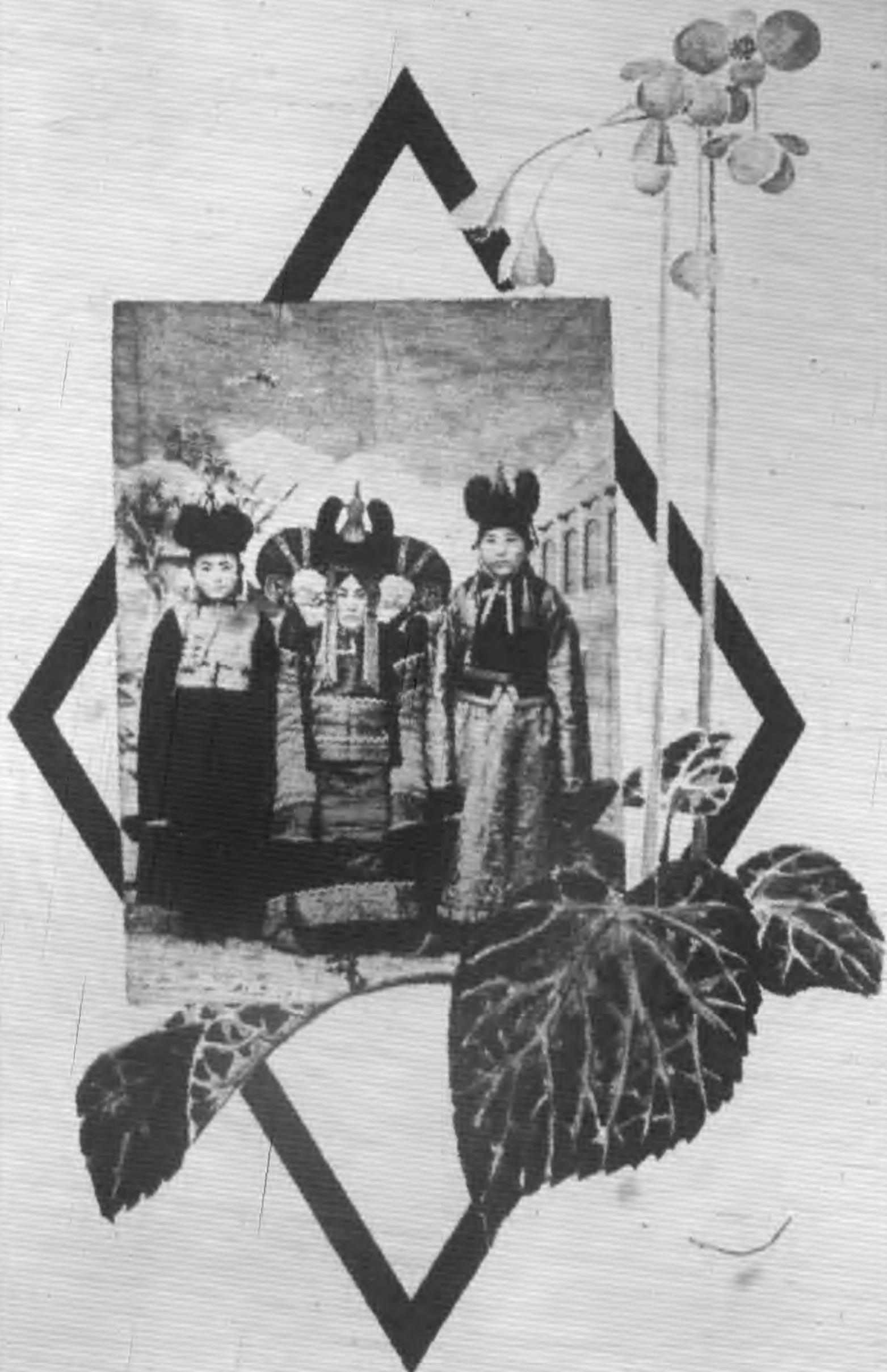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說部叢書

第三次集發售

合計一百萬字

第一編	第二編	第三編	第四編	第五編	第六編	第七編	第八編	第九編	第十編	第十一編	第十二編	第十三編	第十四編	第十五編	第十六編	
譯林海	譯林亨利第六遺事	譯林亨利第六遺事	譯林天	譯林情	譯林冰	譯林冰	譯林香	譯林名	譯林大	譯林戰	譯林樹	譯林血	譯林冰	譯林蠻	譯林原	譯林花
一册	二册	三册	四册	五册	六册	七册	八册	九册	十册	十一册	十二册	十三册	十四册	十五册	十六册	十七册
二角五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以上第二編至第十二編業已出版)																



庫倫旗之女婿
固始侯宗成
七道庫倫時憲
增贊

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五年十月分新出



第 十 第 卷 第

定價一冊五角預分全定一年五元郵費每冊費半分

本雜誌奉業批准。教育部為教員參考或學生研究，程度淺而深咸備。無論學究書，如何。可得益。

本號內容論說有鄒富灼先生著青年立志論一篇。引證淵博。足為學生所取法。社論有職業教育應注意之點。及勉學生以耐苦力作等篇。尤為學生諸君所不可不讀。文學有伊爾文見聞記中之睡谷。莎氏樂府本事中之麥克伯篇。皆英漢對譯。附以詳細之註釋。餘如英文教授法。英文文學源流。作文。繙譯。會話。商業。天然科學。時事要聞等。或供教員參考。或資學生研究。而每逢難字難句。或附譯文。或加註釋。務使讀者開卷得益。無翻字典之勞。尤為本書之特色。

附錄內容。分文法。讀本。短段故事。淺易作文。初學英文談。問答各門。而三十字奪取錦標。欄錄登之。卷有二十餘篇之多。均經本社悉心削改。加以評語。裨益初學。實非淺鮮。入選第一名贈精美銀牌一枚。愛讀諸君。購請從速。

商務印書館發行

每逢星期六出版
現已出五十七期



該書措詞簡明，亦作初課補充，或為學習外學之分配，亦可自修，或為初學者之輔助。

定價每冊四分，全年一元六角。
郵費每冊五釐。

本週刊內容豐富、註釋詳明，如讀本會話造句同意字之用法、文法作文、繙譯尺牘故事新聞之類，皆由專家撰述，極切實用，可供學堂課外之補習、休沐餘暇之自修。本週刊除上列各門外，有商業常識、科學常識、有日記作法、初學英文之學生及略識英文之商人，均可獲益。本週刊現登尺牘，將次結束，以後續登張士一先生前撰之英文尺牘，并加詳細註解，淺顯易明。本週刊所取材料，悉就中學初級及高小學堂英文一科之必要者，按期登載，故用為學堂課本，適足一星期之教材。若英文夜館補習，家用之尤為便利。

本週刊每間十期，徵文一次，或為繙譯或為習字或為作文臨時酌定，取卷在一二百本以上，均贈獎品。

本週刊出版以來，已滿一年，辱荷讀者諸君過譽，渝揚之函積至盈尺，可見本週刊之有益社會。

讀者諸君對於週刊內容，如有不甚明白之處，盡可用通信法向本社質問，本社當就週刊中陸續答覆。本週刊自出版以來，所答問題不下千餘通，讀者稱便，且價值低廉，祇以一元數角之金錢，獲問字解惑之良友，諸君又何樂而不為哉。

香港鴻文鳳女上油畫

— Lora —

廣東香山縣立女子師範學校學生水彩畫成績

曾淑瓊繪

第叁學年級



曾淑瓊

林冰繪



何蕙嫻繪



商務印書館出版

閩縣林紓新著

高學適用
淺深進退本國文讀本

文學之妙。本含有美術性質。無論中外。均有可以意會不可言傳之處。而以吾國文字爲尤甚。閩縣林琴南先生。實爲方今文學泰斗。近以啓發初學之不易。特擇周秦漢唐最有趣味之文字。各附淺深擬作二篇。以爲先導。俾童子比而讀之。自可曉然於文學不傳之秘。全書六册。每學年用二册。適合高等小學三年之名著也。

本館尙有林琴南先生所著各書並列於下

左孟莊騷精華錄

二册

五角

韓柳文研究法

一册

三角

選評船山史論

二册

四角

國文讀本

八册

各角半

伊索寓言

一册

三角

畏廬文集

一册

六角

畏廬續集

一册

六角

國 學 扶 輪 社 出 版 版

上海中國圖書公司發行

古今說部叢書

全部六十冊
定價十二元

是書分爲十集。搜羅歷代掌故筆記。凡三百六十餘種。分類排列。閱者得此。足以考史乘之軼事。擷文苑之英華。探物理之淵微。證風俗之同異。覽遊記者如登泰華之峯。耽清供者如入琳琅之室。而且記怪異。誌遊戲。數奇珍。述詼諧。足以快心目而資談助。洵說部之總匯。稗官之大觀也。全書均照原本排印。不加刪節。并請名宿重行校勘。尤爲精審。

香 豔 叢 書

全部八十冊
定價十六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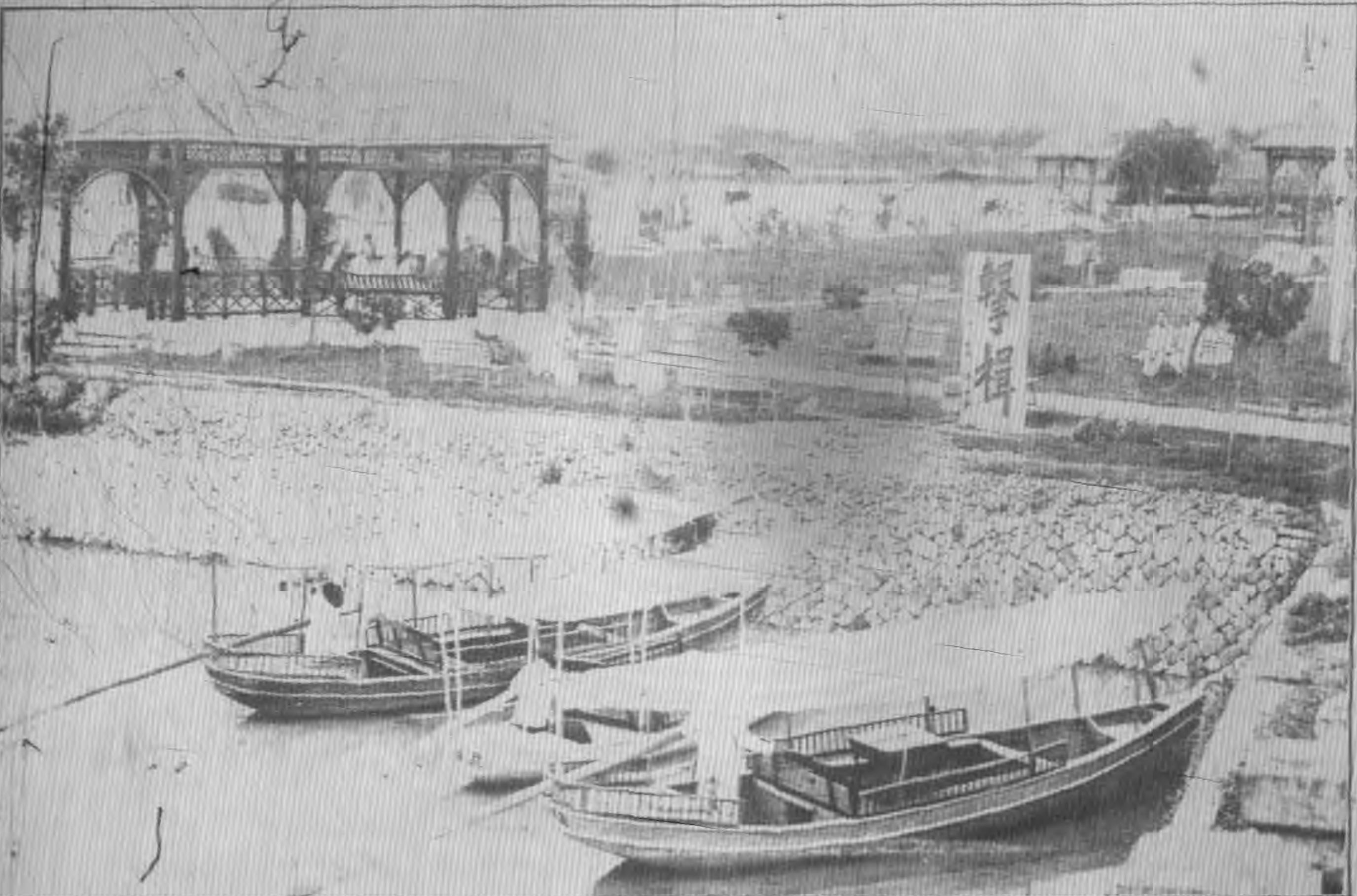
本書搜輯歷來閨秀邦媛之趣史。香草美人之騷怨。間及宮闈瑣事。詞苑叢談。有關一代人文之盛衰者。靡不借鈔祕本。彙集成冊。莊諧俱妙。情文相生。各類文體。亦落落大方。纖不傷雅。旣堪爲遺興之資。復可得作文之助。全書凡三百數十種。都分二十集。共訂八十冊。誠香豔書中之巨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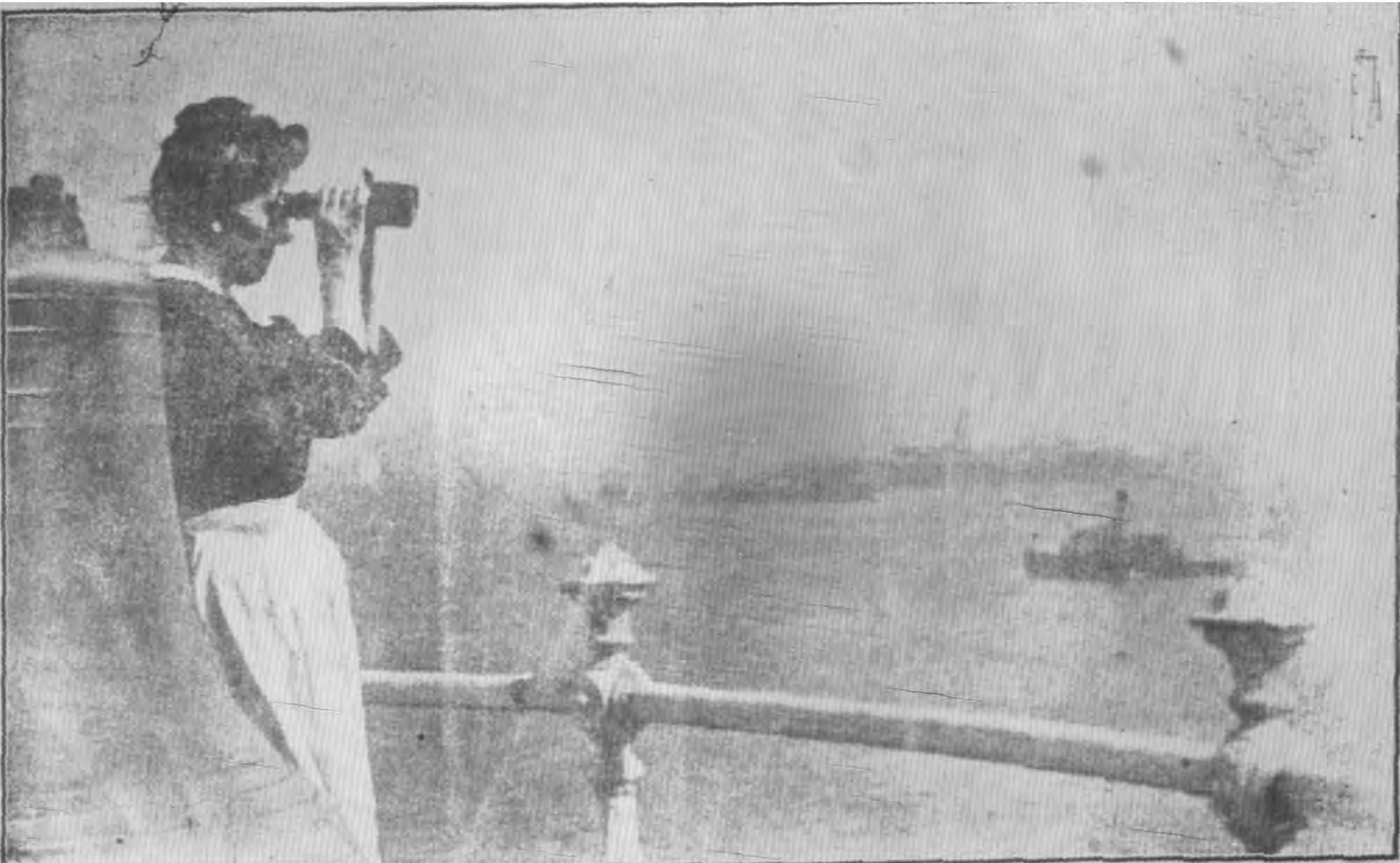
購地十畝鋪草作茵湖建海棠廳一座與湖心亭相對薄暮最宜
納涼中間建竹方亭一松木六角亭一亭下圓亭一園之左邊園

修禊

以石欄沿湖界以鐵欄各亭相距間數竿小路沿路而種樹木

福州西湖公園之間景





美國紐約海中燈塔使婦女任看守之職此圖即係看守難頻燈塔之開脫夫人在迷霧警報鐘前以望遠鏡向海中瞭望之情



梁啟超編定之大叢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四千餘頁 二百萬言



● 本書總目 ●

			特製	常製
			洋裝四巨冊	常製分冊價目
新民說	二冊八角			
德育鑑	一冊三角五分			
墨學微	一冊七角五分			
國學蠡酌	一冊一元三角			
節本明儒學案	二冊一元二角			
史傳今義	二冊二角五分			
中國之武士道	一冊一角五分			
西哲學說一編	一冊四角五分			
外史鱗爪	三冊一元			
政聞時言	二冊一元二角			
飲冰室自由書	一冊六角五分			
新大陸遊記	一冊六角五分			
小說零簡	一冊三角五分			
常製	洋裝二十冊			
定價	八元			
已出版	全書業			

天(一)



宗教

得識一眞善之人。人生至樂之事也。余旅滬二載。

先有家事之煩擾。繼喪小女一珍。病軀荏弱。頗不習慣於此間之風土人情。獨喜得遇二三不多覩之人。聶太夫人曾紀芬其一也。論年齡。太夫人少我祖母僅十一年。與余覩面不過數次。而余爲公務有急難。必趨往請求。如訪故人焉。閱者其亟欲知斯人之詳乎。是卽滬上大實業家聶雲台先生之母。吾國近世第一偉人曾文正公之女也。然其知名當世。非因貴顯。實爲其盛德高才。今出其立身最新之心得。餉我女界。幸各潔誠虛待以領之。

彬夏識

述余奉教之原由以勸同胞

余生不辰。多遭禍變。幼歷洪楊之役。長更中法之戰。中日之戰。拳匪之亂。感國事之日非。常殲緝之不恤。辛亥以還。改革倖成。初冀漸可小康。不意危蹙更甚。究其眞因。不徒一方面之罪惡所造成。而大多數人。心陷溺不返。亦應分任其咎也。近年寓滬。多與教會西人往還。觀其所設學校醫院及諸慈善事業。無不有眞精神貫注其間。發榮滋長。月異而歲不同。其辦事者皆具道德學問之人。棄其安樂清潔之都邑。而赴野蠻瘴癘危險污穢之鄉。遭侮受辱。或至喪其生。

義與先大人先夫子之所學固不相返者也。

命前仆後繼而不悔初非有利於己何道而使之然耶返觀吾國凡公共事業由鄉邑以至國家無大無小散漫不張廢弛不舉與西人乃適相反何程度相去若此之遠耶凡此種種深感余懷於是考察聖經究其微旨知吾國教化風俗習慣百事以個人利害

爲前提實爲致弱之總因而西國今日之繁榮則如葡萄之結實雖牽枝長蔓而實恃於有根此根爲何即基督耶穌之教是已迹其教義於吾國社會惡習

如自私好利懦弱怕死嫉妬不仁等實爲絕對鍼砭余年已六十有六復何所求惟欲國家之盛昌垂暮而不能自己用是躬受洗禮誠歸大道非以個人之永生爲歸宿實欲爲全國之悔改作先河積誠格天藉永國命昔先大人曾文正公爲有清大儒先夫子聶仲芳中丞亦服習儒書道義自守之士余涵濡聽受吾國古先聖哲教義者數十年信佩至深今之投身耶穌非見異思遷惟理求真實庶幾朝聞夕死之

基督教耶穌立教有三大端曰信與望與愛是矣信者知己身之有罪痛自悔改委身事主是也

馬太福音第十九章 耶穌五

九章

約翰福音第十三章

約翰福音第十二章

約翰福音第十六章

約翰福音第十一章

約翰福音第十二章

約翰福音第十一章

有人見過上帝、我們著彼此

相愛、上帝就住在我們裏頭、且範圍廣大無國別種別之恩典

但能信主立可得救、不尙空言惟求實際以捨身教人為範足救儒家矯僞與

佛家空虛之弊今日拯人心之陷溺竊謂無切於此

抑更有述者耶穌有言第五章福音我來不是要廢掉法

律和先知乃是要成全此言不獨對於舊約上衆先

知而發即對於全世界先知無不如此如孔子如佛

氏或為宗教或非宗教而同為先知即同為救主所

要成全者如以藥醫病同欲病愈不問何方方無不

驗斯為真藥今懸一舉世成爲仁愛慈悲之世界爲

標但問由何教赴之爲最捷之途卽爲他教所同切望者初無出入彼此之可言此尤欲與同胞之宗教家非宗教家凡有心救世者一相印證此言也

維新以來救國愛民誠不乏其人亦不無其道獨未嘗聞有積誠格天藉永國命者有之始自聶太夫人曾紀芬太夫人年六十有六愛充乎中愛溢於外其所見於耶教愛之外無物無愛卽信與望

皆虛愛無止息故生無止息誠得大道之本哉凡有心救世者蓋深省其言勿誤以迷信視之也勿高傲自詡謂科學知識足以掃除宗教思想也就余所知凡大科學家無一人敢言世間無眞宰蓋無法證其有不可卽以爲無也無亦須有證此猶理論至於事實則宗教與人固有關係茲錄彬夏年二十二時所著宗教說以供參考題曰至善至大之物曾見於庚戌年留美學生年報

至善至大之物

吾人每有苦無聊賴之時思想高尚與感覺激烈之人爲尤甚欲言而無聲欲哭而無訴衣食足矣父母樂矣才力可以展發矣志願可以暢達矣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矣嗚呼何爲而憂思耶何爲而岑寂耶無人能言之心似有所失意似有所欲人不見物不存茫茫然若有所往而不知所向嗚呼吾人病乎吾人將死乎無人能言之設於其時知冥冥之中有至善至大之物者吾人

之心必嚮往之矣。心既嚮往之。無聊之思不可見矣。亦人之心理也。

吾人又有自傷而傷時之感。

思想高尚與言行
怪特之人爲尤甚

人情變幻

萬端。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有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者。有爲眞君子而被人疑爲小人者。有爲眞小人而被人尊爲君子者。因此種種。吾人每有舉世混濁惟我獨清之感。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古人之所以自傷而傷時也。設於其時。知冥冥之中有至善至大之物者。則人不明我無傷。我不明人無憂。惟盡心竭力爲人類造福而已。亦人之心理也。

誠人喜言之情。人不喜言之蓋以情爲濁。而誠爲清。實則情亦有清濁之別。情之清者無欲。情之濁者有欲。人與形而下之物常相接觸。易與欲近。人與形而上之物常相吸合。易與欲遠。若冥冥之中有至善

至大之物者。必屬於形而上之物。吾人若知之必思

與之親。因之吾人之情被其感應之力。對於人事貞潔而高尚。亦人之心理也。

第一說。所以樂吾人之心也。第二說。所以慰吾人之心也。第三說。所以清吾人之心也。然則由何道以知此至善至大之物乎。曰。其道有之。俟徐言之。

聖賢有一種正氣。爲常人所不及。言行思想受此正氣之震撼。乃在仁義之中。人之由聖賢而知道德。猶月之因地球而得日光。故曰。欲知至善至大之物必讀聖賢書。

生氣蓬蓬。自然之象也。山川花木。保其自然之象。故大而美人不保之。反不如山川之大。花木之美。古之善文章者。以高山大水。壯其筆氣。足見自然之物可以發達自然之性。自然之性先於自然之象。自然之象大而美也。故曰。欲知至善至大之物。必多見山川花木。以廣胸襟。

吾人之腦實至靈巧者。若因所得之道德順自然之

理而運用腦力實有不可思議之影響。道德之進化殆以此也。故曰：欲知至善至大之物必肅然獨坐默思以自修。

然則冥冥之中果有此至善至大之物乎？曰：芸芸萬物，蒼蒼衆生，其中可奇而不可聞，可覺而不可見者，多矣。物之存也，人之生也，靜然思之，何一非神奇不可信？安知天地之中無此至善至大之物耶？而此至

善至大之物者，必爲天地中之正氣。天地中之正氣，所以育化萬物也。若有偉大之能力，亦何足奇哉？然則此至善至大之物，何干於吾人而必與之聯合？耶？曰：人爲萬物之靈，人賴萬物以生，萬物之中有供養軀殼者，有供養精神者，空氣爲軀殼之必需，物光明正大之氣爲精神之必需，吾人親之不亦宜乎？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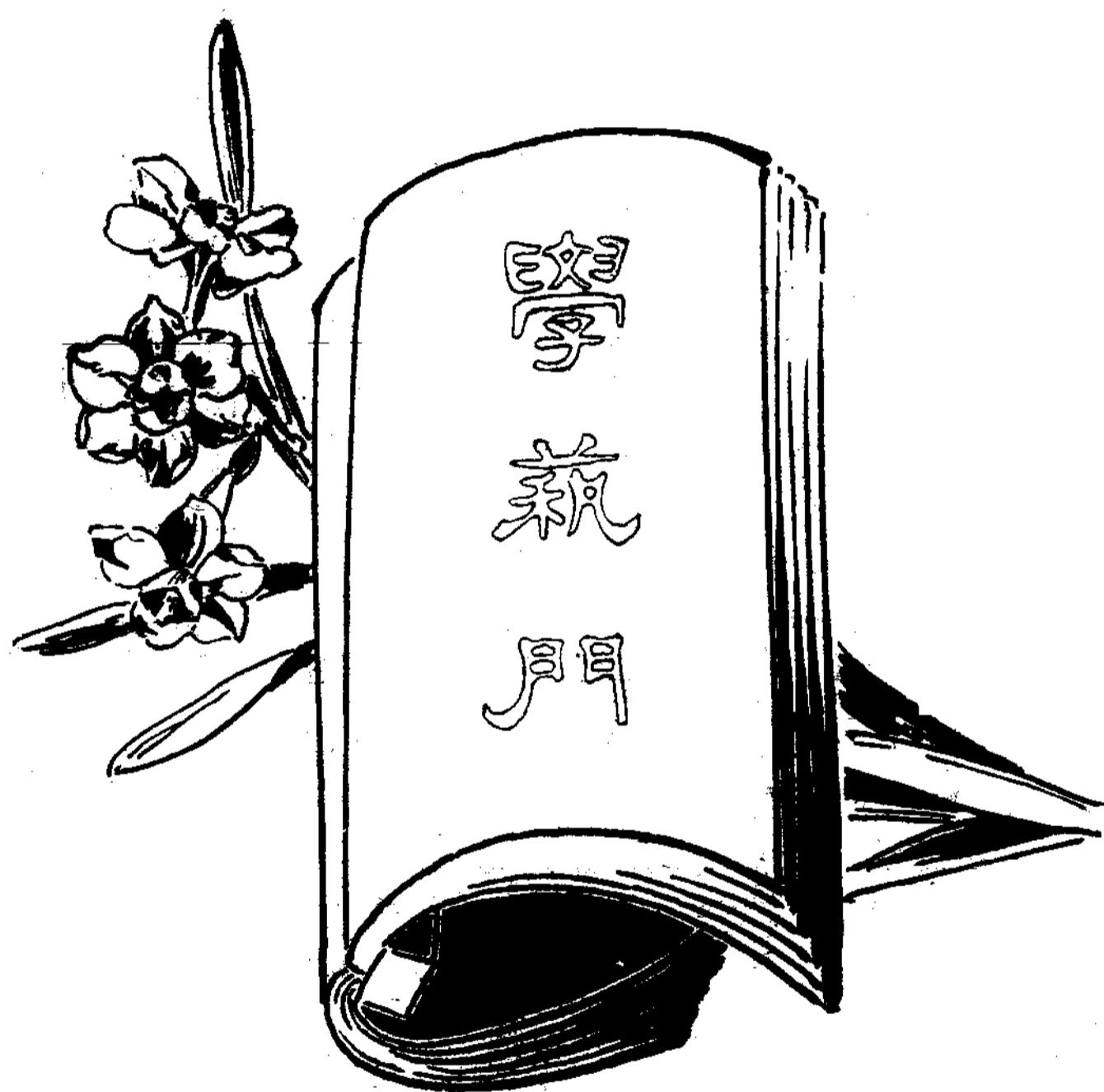
神

湖州天聖寺畫壁。有管夫人畫竹題詩云。數枝密葉數枝疎。露壓烟啼秋雨餘。宋室山河多少淚。略無半點上林於。按林於竹名庾子山詩防露動林於。

管夫人書畫人皆知之。其姉名道呆。嫁於姚居南潯。亦才女也。鮑綠飲藏管夫人畫竹一卷。後有道呆一詩云。綠窗無長物。樹蕙與滋蘭。光風布淑氣。揚揚腕畝間。窗外何所有。修竹千萬竿。密葉數下陰。勁節當歲寒。方欣同臭味。且以報平安。吾妹忽來過。綠紗生薄寒。幔結貽佩纓。重之青琅玕。寫真一揮灑翰墨。猶未乾。古意鎮長在。高風渺難攀。况有斐媲德。懿名垂不刊。後跋云。至大二年四月二日。吾妹魏國夫人仲姬見訪於南潯里第。燕坐君子軒。夫人笑曰。君子名軒。何以無竹。爰使女奴磨墨。寫此幅於軒中。夫婦人之事。箕帚中饋刺繡之外。無餘事矣。而吾妹則無所不能。得非所謂女丈夫乎。爲吾子孫者。可不寶諸。俟他日妹丈松雪來看。當又乞題詠也。姚管道呆識。吾鄉錢梅溪先生。曾於綠飲齋頭親見之。

墨池零。聲價增重。文士筆端。自有一種作用。王愬甫詩云。白璧千雙珠作闕。金釵十二玉爲裾。人間多少繁華夢。比到梅花總不如。清道光間蘇州閨門有妓趙梅卿者。素未著名。吳江趙蓉裳見之。大爲賞識。戲書此詩於梅卿扇上。遂車馬盈門。此青樓軼事之可傳者。海棠雖好不吟詩。不能獨擅佳話矣。

話



商務印書館發售

蠶業學校 最適用之書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是書爲東魯蠶業專家鄭辟疆先生所編。按照部頒實業學校規程。採取最新學理。參合本國材料。語語皆有經驗。與徒事逐譯者迥乎不同。可供甲乙種蠶業學校及蠶業專科教授之用。著者尙有養蠶及蠶體解剖、生理、病理、桑樹栽培等書。將陸續出版以餉世。特此附告。

白製蠶學用器

(多繁目名) (選刊要擇)

蠶體解剖模型	每具	四十八元至
病蠶模型	每組	八十八元
蠶卵解剖模型	每具	十二元
蠶兒雌雄鑑別模型	每組	五元
蠶體解剖器械	每組	三元二角五
蠶病消毒器	每具	十三元
選菌器	每具	四元八角
連接鐵鏈	每具	至九元六角
桑葉大中小	每具	四角五分
蠶稱貯藏器	每具	六元
蠶稱貯藏器	每具	三十二元
蠶稱貯藏器	每具	八角五分
催青器	每具	二十元
桑葉大中小	每具	一元二角五
蠶稱貯藏器	每具	至二十元
蠶稱貯藏器	每具	一元五角
座織器	每具	二元半至
生絲括造器	每具	三元二角半
腳踏織絲器	每具	十五元
蠶絲檢力器	每具	十八元
		四十八元至
		廿六元至



說阿莫尼亞之新功用

君玉

- (一) 皮革欲柔軟而清潔。可於溫水中稍加阿莫尼亞洗滌之。即成柔潔之皮革矣。
- (二) 有人患頭痛劇烈者。可略吸阿莫尼亞氣。即痛止病愈。
- (三) 商店中欲使招牌清潔。可以布浸於阿莫尼亞中擦拭之。其污垢盡去。
- (四) 衣服偶爲果汁所污。可用阿莫尼亞水浣之。能退其污穢而復其原色。
- (五) 地氈欲使光潔。可以少許阿莫尼亞和熱水洗。
- (六) 洗滌窗戶。以水一桶加一二勺阿莫尼亞。較石鹼爲佳。
- (七) 彩色畫及彩色石印。偶累污點。即以溫水一杯。加阿莫尼亞數滴。洗之。可除去其污點。惟須輕輕洗滌。不可用力過重。
- (八) 衣服或爲酸類所污。可先以阿莫尼亞去其酸性。再以哥羅仿姆復其顏色。
- (九) 欲保存鎳銀裝飾品之光彩。可以羊毛布飽蘸

阿莫尼亞摩擦之。

(十) 除去油蹟。可於其沾油處畧施淡阿莫尼亞水。上覆白紙。以烙鐵熨之。

(十一) 患凍瘡者。敷阿莫尼亞二三次。即可全愈。俟其發時敷之。更可絕其病源。

(十二) 卡倫水含有一勺阿莫尼亞者。可恢復地氈之顏色。并可去其白粉水。

(十三) 白色之物。爲縫機油所污。致生黃色之斑點。可擦以阿莫尼亞。繼復洗以石鹼水。則此斑即可完全除去。

(十四) 阿莫尼亞及松節油等量混和之。可移去布上之花痕。但欲去之花痕。須浸於此項混合物中。再以鹼水洗涤之。

(十五) 暑天人之多汗而致肌膚生臭者。每日浴時。宜置少許阿莫尼亞於浴水中。可使其身體清潔。肌膚滑澤。且可去種種之惡臭。

(十六) 舊銅器可用極濃阿莫尼亞。以硬刷擦之。浣以清水。則銅雖古舊。可變爲煥爛如新。

(十七) 用阿莫尼亞一勺與一葛爾脫之水混合之。洗滌櫛籃毛刷。則其上之油膩塵垢。皆可除淨。

(十八) 浸毛氈絨布於水中。加阿莫尼亞一勺。以少許之石鹼寸寸洗滌之。可使其潔白而不纏縮。銀玩具等物。注數滴濃阿莫尼亞於金剛石之底面。即可使其清潔而燦爛。

神通力婦人列傳

日本文學博士
福來友吉原著

西神

神通力五婦人

余於明治四十三年四月初研究透視之時。與具有此種不可思議能力之人接近。實爲千載一時之奇遇。

自謂一生之中不能再與此種人相遇。雖反對此

種學理之人。紛然而起。或謂其事不經類於神怪。或

謂其事近於嚮壁虛造。足以破壞物理自然之現象。

然苟實行研究之。則所謂神通力者。決非一種新奇可驚之事。其中實含有精神感應。一定不易之理。余雖受一切學者之反對攻擊。然仍極力研究。不少退

沮。現已集得治神通力學者六人。若學者對於此神通力之研究。肯表同情而歡迎之。則必有許多之神通力者接踵而出。余甚希望世上之學者。勿固守舊習。少見多怪。而一變從前之態度。合力同心。以研究此不可思議之能力。使之日臻於發達也。

余所知之具有神通力者六人內。婦人實居其五。其中二人已死。其餘三人現尚生存。今述五婦人之事。

略。以紹介於讀者。願讀者讀吾書後。急研究對於此神通力之間題。應用何法以使之易於發達。此則吾所日夕禱盼者也。

御船千鶴子嬢

御船千鶴子嬢。爲日本神通力婦人之元祖。明治十九年生於熊本縣宇土郡松合村。明治四十一年七月往熊本市。寓於義兄清原猛雄氏家中。經清原氏之指導。凝神專壹。爲深呼吸之習練。凡十日而精神統一。其結果終至顯出透視力。

余初研究此婦人之能力。爲明治四十三年二月。其時余特嚴封名刺數枚。爲實驗物。送往熊本。請千鶴子嬢透視之。十數日後。得其回復。細視之。其透視之確實。實可驚駭。茲記其二則於下。

取一名酒井忠道之名刺。其文字之表裏。用點線表示之上。貼錫箔以隱蔽之。更用白色之硬紙片二枚。前後挾持之。置於狀袋中。嚴封之。對於此物之透視。

其結果如下。

酒井忠道上下各有白紙一枚。中紙有上述之四字文字表裏貼有烏司庫洛克紙。

又取一名大塚俊一之名刺。依前法於文字之表裏黏貼錫箔。用白色硬紙片二枚。前後挾持之。置於狀袋中。嚴封之。對於此物之透視。其結果如次。

大塚俊一上下各有白紙一枚。表裏用烏司庫洛克紙掩蔽文字之全體。

右答語中之「烏司庫洛克紙」即錫箔。千鶴子嬢能

通過封筒之紙與錫箔而透視名刺上之文字。

余由於右之成績。而欽佩千鶴子嬢能力之偉大。同年四月。余與京都大學之今村博士。同往熊本。直接與千鶴子嬢面會。而實驗其能力。其時之實驗。置名刺或他種之文字於如錫壺、鐵瓶、鐵罐等之容器中。使彼透視之。其結果極為佳良。

同年八月。千鶴子嬢隨清原猛雄氏至東京。時有學

者十餘人。爭欲實行試驗。千鶴子嬢透視二次。一次成功。一次失敗。多數之學者。遂倡言千鶴子嬢之透視方法。並非學術以非難之。其所根據之理由。謂千鶴子嬢不當學者之面前實驗之。而獨攜實驗物至室中透視之。實驗物之包封。任其若何嚴密。固不難拆封而偷視之也。余雖心知千鶴子嬢斷不致拆封偷視。然學術以確實為旨。此種之疑念。亦不能謂其不正當。千鶴子嬢遭此攻擊。知己之學術。不能使學者心中起十分之滿足。遂廢然而返。

余於此時。確信千鶴子嬢透視能力之真實。深惜其透視時。有如上述之非學術的之習慣。甚願其改正之。惟僅余一人。不能為彼作真正之證明人。而一念彼真正之能力。因此實驗之成績。不十分佳良。遂被世人斥為僞物。余心終不能甘。欲為之一鳴不平。因於同年十一月上旬。再往熊本。為真切之實驗。

此時千鶴子嬢因家庭中之事。十分煩惱。最初彼居

於清原氏家中時。除透視外別無他事。然其能力已漸爲世人所知名譽日隆。奸猾之徒欲藉彼以斂錢。

費盡種種之手段。千鶴子嬪終不受其引誘。奸猾之徒計無復之。乃用金錢運動一最有勢力之人。使千鶴子嬪對彼不能言「否」之一字者。以爲要挾。此有力之人爲誰。卽其父是也。其父受金錢之吸力。強自清原氏家中將千鶴子嬪取回。千鶴子嬪遭此不幸。心神不寧。健康逐漸次衰弱。精力消失。透視亦漸漸困難。當余於十一月十六日午後十時抵熊本時。彼曾與清原氏井芹氏出迎。初見余時。面上雖強露歡迎之色。然骨瘦如柴。面白如灰。舉動亦不活潑。其心中之不幸。顯然刻露於面上。一見卽知。余表面上雖亦用笑容對之。胸中實滿貯一掬同情之淚。乃漸漸設法證明彼能力之眞實。結局竟能完全達到余之目的。余能完全視見彼透視時之手法。無絲毫令人

可疑之處。向日余所懷抱之目的。得由是而達到。心中甚爲愉快。

右之實驗已終。余乃於十九日乘午後三時之火車離熊本。千鶴子嬪直送余至熊本之火車站。臨別時。余勸彼「來年四月再至東京當多數學者之面前。實驗之。以恢復前次之失敗。」彼用活潑之聲音答余曰。「來年四月一定上京。」言時。彼瘦削之面上。不露絲毫之笑容。汽笛一聲。車輪動矣。由此一別。遂成永訣。迄今思之。余猶不禁淚溼衫袖也。

其後千鶴子嬪之心神。仍爲家庭之惡運所擾亂。更受丸龜長尾夫人神通力之影響。而被人斥爲欺詐師。並登諸新聞紙上。千鶴子嬪受此劇烈之激刺。神經興奮過度。於明治四十四年一月十八日竟飲毒而卒。傷哉。

(未完)

家事衣類整理法（續）

陸詠黃

精練及漂白編

第一章 精練及漂白之必要

用於衣類之纖維。除純纖維質外。尙附着脂肪質蠟質。及其他之不純物。故用以製作衣物時。必先將此等物質除去。而纖維原有之光澤。方可表現。除去之法。即以適當之鹼液。使附着之物鹼化。而溶解於水。以去。此操作。名曰精練。既經精練之纖維。若含有多少之色素。不為純白色時。則必利用化學的變化。使此等色素。酸化或還元。以消滅其色。此操作。名曰漂白。精練及漂白之方法。有多種。今試擇適用於家事。而比較的簡單且有效者。分述之如次。

第二章 木棉

第一節 精練

（一） 棉紗

（一）豫取棉紗以水浸之。

（二）取炭酸鈉溶解於水。炭酸鈉量。當棉紗量百分之一。水量以能將棉紗浸滿為度。

（三）將棉紗自水中取出。絞乾。速浸於已溶炭酸鈉之液中。即（二）所製之液。不時以器攪拌之。

（四）將（三）之棉紗及液。以鍋煮之。約煮沸一小時至二小時。此際不可使棉紗露於液面以上。防其與空氣接觸而酸化。致變成易脆化之物。

（五）煮後以水洗之。約數次。乾之即成。

（二）棉布

（一）取棉布豫以水浸置之。

（二）取炭酸鈉約當棉布量百分之七。溶於水。

（三）及（四）同棉紗項下。

（五）質地厚者。及應其他目的時。浸置（二）之液。

中約十二小時。

(六) 取出以板揉之。或以足踏之。或以之擊於石上。

(七) 另以水數次洗之。乾之即成。

第二節 漂白

(甲) 第一法

(一) 取精練之棉紗及棉布。豫以水浸置之。

(二) 取百分之八（當棉紗或布全量百分之八以下準此）漂白粉。加少量之水。以類於乳

鉢之器。調爲泥狀。

(三) 次加適量之水。而以布瀘之。或放置少時。

而以他器取其上層澄清之液。

(四) 更加適量之水。使全液當婆美表一度。

(五) 將棉紗或棉布自水中取出。絞乾。速浸於(四)之液中。不使露出於液面以上。反復振動之。放置三十分至六十分時。厚地之生木棉。

則浸置液中約十二小時。

(六) 取出絞乾。更浸於婆美表○·五度之鹽酸中約三十分時。

(七) 取出以水洗之。又浸於百分之○·五之次硫酸鈉(Na_2SO_4)液中約十分時。

(八) 取出以水洗之。乾之即成。

(九) 前之操作所應用之化學變化。即先使漂白粉與鹽酸相作用。發生游離之鹽素。式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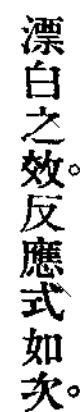


此時游離之鹽素。復與水相作用。放出酸素。式

如左。



此發生機之酸素。與色素相作用。使色素酸化。爲無色化合物。最後浸於次硫酸鈉者。蓋恐殘留之鹽素。徐使纖維脆化。而由次之反應。以除去之也。



(N) 第二法

(一) 至(四) 同第一法。但用三十度之溫湯。

(五) 加重炭酸鈉於漂白粉液中。速攪拌之。重

炭酸鈉量約當漂白粉三分之二。

(六) 速以棉紗或棉布依次而入(五)之液中。放置十分時。

(七) 浸於婆美表○・五度(約百分之一)之鹽酸液中。十分時。

(八) 同第一法。

(九) 此操作所起之化學變化。除與第一法相

同者外。即重炭酸鈉溶解於溫湯。放出無水炭酸是也。式如左。



此無水炭酸作用於漂白粉。使放出鹽素。以收

第三章 絹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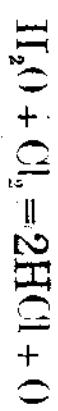
第一節 精練

(一) 絹絲

(一) 取絹絲一組。入麻袋中。浸置之於水。

(1) 取能浸透絹絲之水。(約當絹絲十五至二○倍) 加以百分三之炭酸鈉。與百分十五之馬賽兒肥皂(Marseille soap)加熱使全溶解。

第一法為完全漂白法。適用於生木棉。第二法稍不完全。用於已經漂白之木棉。而以少時間再漂白時。例如衣類洗濯後。更欲其為純白色時。適用之。



(三) 將絹絲自水中取出。絞乾之。速置於(二)之

液中。不使露出於液面以上。約一小時至二小時。

靜煮沸之。

(四) 取出後。以加有少量炭酸鈉之沸湯洗之。每

洗一次。水之溫度亦低下數度。最後以常溫之

水洗之。

(五) 肥皂液及洗用水中。加以炭酸鈉者。由於次

述之理由。

試以中性馬賽兒肥皂精練之絹絲而以軟水十

分洗乾後。則保存間必次第脆化。其脆化之度依

水洗之回數。及保存之時間。共相增加。欲免其弊。

(二) 須以加有少量鹼類之水洗之。(二) 加鹼類

於馬賽兒肥皂精練之。(三) 不以水洗之。但所述
三條中之第三法。能使絲之品值低落。不適於用。
故欲使之不脆化時。必以本法之(二)。即加炭酸
鈉於馬賽兒肥皂中之液處理之。次實行本法之

(一) 而加少量炭酸鈉於水中洗之。

又水洗之溫度。須次第降低者。因由熱湯取出。即
置於冷水中洗時。則纖維必立時收縮而吸收於
內部之精練液。不能排出。足以減其光澤也。

(二) 絹布

(一) 加百分二之炭酸鈉於溫湯。使溶解。

(二) 以絹布入(一)之液中。十分洗之。

(三) 製精練液同於絹絲項下。

(四) 絹布由水中取出。絞乾後。入精練液中。靜煮
沸之。其時間視布之質地而異。薄者約三十分
時。厚者約一小時至三小時。

(五) 水洗乾燥。與絹絲相同。

第二節 漂白

絹絲及絹布既經精練後。呈十分白色光澤。可勿庸
再漂白矣。然如柞蠶絲含有色素。不為純白色時。則
依次述之法漂白之。

(一) 以精練之絹絲及絹布。豫以水浸置之。

(二) 作次之漂白液。

硫酸鎂。

四五瓦

過酸化鈉。

一五瓦

水。

先以硫酸鎂置少量之水中。加熱溶解之後。加殘

餘之冷水。次漸漸加入過酸化鈉。攪拌之。

(三) 以被漂白物。自水中取出。絞乾之。速入(二)之液中。次第加熱。約一小時頃。使達於五十度

之溫度。

(四) 浸於婆美表○·五度之鹽酸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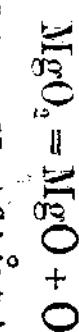
(五) 更以水十分洗之。

(六) 以上之操作。所起之化學變化。即硫酸鎂與過酸化鈉。相反應而生過酸化鎂。式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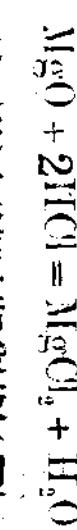


過酸化鎂。分解生酸化鎂及酸素。反應式如次。

羊毛之纖維。當未紡績時。常附着如約克及斯伊恩篤等之不純物。須以精練法取去之。又製成之線及布。常附着少量之油及糊質。亦必經精練法除去。方適於製衣染色等之用。



此發生機之酸素。使色素酸化。而爲無色物。次以鹽酸處理者。乃使附着於纖維之酸化鎂。白色沈澱物。變爲鹽化鎂。溶解以去。同時使由過酸化鈉與酸化鎂。所生之亞爾加里性液中和。



(七) 最後浸於極薄醋酸液(約百分之○·一二)中。即取出絞乾。此時絹絲。即發絹之特有之摩擦音。使光澤增加。此操作。名曰亞美法。(Soming)

第四章 羊毛

第一節 精練

(二) 毛線

(一) 取毛線豫以水浸置之。

(二) 以適量之水。加以百分二之馬賽兒肥皂。再

百分二之阿摩尼亞水。造精練液。但油分少之毛線可省去肥皂。

(三) 以毛線由水中取出。絞乾。浸於(二)之液

中。約加熱至四十五度。放置三十至六十分時。

(四) 絞乾。取出。洗以含有百分〇 一二之阿摩尼

亞之微溫湯。(約四十度)

(五) 次用溫度稍低之湯洗之。最後以冷水洗之。

上之操作所應用之化學變化。祇以水酸化伊翁。使脂油鹼化。溶解以去耳。

(二) 毛布

作法與毛線相同。但厚地之毛織物。精練液之阿摩尼亞水。需當精練物全量百分之三。

(二) 取已精練之毛線及布。預以水浸置之。

(一) 以適量之水溶解酸性亞硫酸鈉。而造婆美

表十度之溶液。

(二) 以被漂白物絞乾。浸(二)之液中。放置一小時至十小時。

(四) 浸百分三之鹽酸液中。約三十分時。

上之操作所起之化學變化。即酸性亞硫酸鈉。與鹽酸相作用。而生無水亞硫酸。式如次。



此無水亞硫酸。直接與色紗化合。且與水作用。而放出水素。此水素能使色紗還元。變為無色化合物。式如次。



(五) 最後以水洗之。乾之即成。

以上所述漂白法外。尚有種種。但較此種簡易。容於後之洗濯編中述之。

(本編完)

第二節 漂白

西

神

話

客

近日盛行三絃。王玉峯輩且以此得重名。按清初嘉定人陸曜字君暘。最工此技。世祖召入彈龍虎風雲之曲。稱旨。侯門貴邸。邀請無虛日。或欲隸之太常。勿屑也。年七十。尙能作遏雲逸響。宋琬贈詩云。曾陪鐵笛宴寧王。吹落梅花滿御牀。幾度淒涼春草碧。不堪重過闕雞坊。則三絃之所由來者遠矣。

崇明鎮設於宋初。見李壽長編。南渡後。鎮之姚劉沙未設官時。劉家一老婦。饒才智。能斷人曲直。凡爭訟者。造焉。時有打到劉蠻壤家裏去之謠。大府聞之。給以赤棒。使治沙民。相傳劉爲徵欽宮人。避兵來此。惜其名不傳。

富民沈萬三人皆知之。尙有安亭人沈萬二者。名真。一富甲一郡。洪武初有人自京歸。問其何所見聞。其人曰。皇帝近日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萬二歎曰。兆已萌於此矣。卽以家資付幹僕掌之。買巨舟載妻子汎遊湖湘。不二年。江南豪右諸大族以次籍沒。獨二獲令終。觀此則先幾燭變。萬三遜萬二遠甚。

明景泰末。嘉定有唐炯者。年六歲。聰穎。卽能屬對。邑令聞之。召見。值新秋衣葛。指示之曰。風透葛衣肌骨冷。卽應聲曰。月侵紗帳夢魂清。令大驚。以爲神童。一日引見其夫人。時炯母歸寧。思慕啼不自禁。戲之曰。子望母歸心切。炯對曰。婦隨夫唱意融融。一日令會客鐘樓。罷呼炯曰。客散月當樓。對曰。僧歸雲鎖塔。見役夫負土者曰。擔泥填地面。對曰。煉石補天心。令時有所莫指。所陳祭品曰。糖作鴛鴦飛不去。對曰。紙燒蝴蝶舞將來。工敏諸如此類。煉石句尤奇。然止於諸生習醫以終。

家政月



商務印書館發行部

家 庭 教 育 之 利 器

精圖方字	一盒八角
看圖識字	二册各一角
家庭教育畫	三册各七分
兒童教育畫	每册七角
聖蹟圖	五彩
國民淺訓	明附說
學生必攜	一册四角
話	一册一角半
少年叢書	一册二角半
少年雜誌	一册一角半
常識談話	一册一角半
辯士舌	一册一角半
少年義勇團	一册一角半
斥候必攜	一册一角半
軍用英語	一册一角半
伊索寓言	一册一角半
讀書第一種	一册一角半
中外歷史	一册一角半
軍用軍子	一册一角半



家政門 家教改良談

江陰莊慶祥

第一回 總說

世上做父母的。沒有那個不要兒女學好。這種意思。大家差不多的。但是父母要兒女學好。做兒女的。偏偏不會學好。這是什麼講究呢。是不是兒女的良心生得不好。不能彀自然而然體貼父母的意思。所以不會學好呢。

買屋看他牆。若問兒女看爺娘。爺娘生得好。兒女只是好。這幾句古話。不單單從面貌上說起來的呢。兒女一切好與不好的事情。都要從這幾句古話裏面在裏面呢。

做出來的。兒女不會學好。就說是兒女的良心天生不好。這就免冤枉著兒女了。

兒女有什麼不好。被人家笑罵起來。常聽得人說。這種兒女。難道沒有爺娘管束的麼。難道他的爺娘已經死掉了麼。其實不好的事情。是兒女做的。並不是爺娘做的。爲個什麼講究。笑罵他的兒女。就要帶到他的爺娘呢。做爺娘的。並沒有做什麼不好的事情。得罪於人。爲什麼講究。兒女被人笑罵。連爺娘要帶

好好好。這是那一個的兒子。這是那一個的小姐。不但面貌生得好。而且品行好。學問好。式式好。樣樣好。做的事情。沒有一件不好。講的話語。沒有一句不好。將來一定是個了不得的好腳色啊。這不是他父母的福氣。也不是前世修得來的。實在是管束得好啊。

人家講兒女的好話。做父母的個個歡喜。人家講兒女的壞話。父母心裏便覺難過。這又是大家差不多的一樣的兒女。有的講他好。有的講他壞。講好講壞都要連帶他的父母。這裏面的講究。就要大家想想。

見好樣。學好樣。見了逃流坯。學個討飯相。要想兒女學好。應該那個給他看個好樣呢。兒女上了學堂。自然看先生的好樣。沒有上學堂的時候。應該看那個的好樣子呢。而且就是進了學堂。也有放學在家的時候。這個時候。應該看那個的好樣子呢。

養兒要像爺。養女要像娘。這兩句話。也是古人傳下

來的。做爺娘的。應該自己想想。我爲爺的。有什麼幾件好處。可以叫兒子像我的。爲娘有幾件好處。可以叫女兒像我的。若是沒有什麼好處。爲著兒女。也應該想個叫他學好的方法。這纔算對得起兒女。不枉爲他的爺娘。

諸位聽者。照高頭許多說話看來。做父母的。還能彀不講究家庭教育麼。這家庭教育。並不是個新法。也不是外國來的洋法。諸位不要疑心。不要奇怪。老實的說法。就是我們中國古人所說的家訓家教。所以要改作家庭教育。實在爲對著學校教育說起來的。父母要想兒女學好。若是單單靠著學校教育。沒有家庭教育。做兒女的萬萬好不起來。斷斷好不成功的。所以特爲對著學校教育。講究這家庭教育。

有幾位說道。學校教育。有敎習。有教科書。有教授法。一件是一件。一門是一門。可以依他做下去的。若是做父母的。要講究這家庭教育。請敎從那裏做起呢。

這一問確也不差。仔細想想。講究這家庭教育。除掉了古人傳下來的什麼家訓。家書。治家格言。確沒有了別的法兒。要像學校教育一樣。有敎習。有敎科書。有教授法。那是萬萬做不到的。就是做得到。也斷斷行不通的。這便如何是好呢。

從古到如今。前人去了。後人興花樣要翻新。這幾句話。確也是一定的道理。就是古人的家訓。家書等等。說得極好。合著如今的時勢。總不免有些不對的地方。而且都是文言。一時講不明白。諸位聽的。也不免有些不懂。仔細想想。還是合著如今的時勢。做些白話。分作兩大回。與諸位約略講講。一回是兒女未及學齡的家庭教育。一回是兒女已及學齡的家庭教育。這兩大回的說法。也有暗合古人的。也有專講如今的。都是清清爽爽的白話。大家一聽就懂得的。

第二回 兒女未及學齡的家庭教育
什麼叫未及學齡呢。齡就是年紀。學齡就是應該上

學堂的年紀。兒女未及學齡。就是說兒女還沒有到應該上學堂的年紀。做父母的。在這個時候。講究家庭教育。就叫作兒女未及學齡的家庭教育。

喫飯沒飢飽。睡覺沒顛倒。兒女沒有受過教育。大約是差不多的。做父母的。若是聽憑兒女要喫的。就儘他多喫。不要喫的。就由他不喫。到睡覺的時候。聽憑兒女顛顛倒倒。沒有一點規規矩矩的樣子。到了長大的時候。就變成一種惡習慣了。

半飢半飽桃花色。疊飢雙飽面皮黃。這兩句古話。就是說人不可不喫。切不可多喫。兒女沒有知識的時候。喜歡多喫。就是一種大大的毛病。做父的非但不能禁止多喫。而且望他多喫。要他多喫。好像不能多喫。就不能彀長大。且不能彀活命。那曉得兒女多喫的東西。必定是兒女喜歡的東西。兒女喜歡的東西。不是香的。就是甜的。這香甜的氣味。很容易生蟲成病。常喫香甜的東西。就常常不喜歡喫粥飯。不喜歡喫

粥飯。就是生蟲有病的憑據。這不是父母弄他到這種地步的麼。若是做父母的。不問那樣東西。當該喫的時候。纔給他喫。可以喫的東西。纔許他喫。總之不准多喫。兒女的毛病。就可以免掉不少了。但是父母喫東西。也要謹慎。若是專門壓制兒女。也是不應該的。況且兒女見了父母的樣子。斷然不能彀安安穩穩。就從此不做聲的。

小妹妹。小弟弟。阿娘歡喜他。阿爺喜歡你。不要哭。不要啼。明朝買隻馬騎。這許多話。大約父母對待小兒女。到處差不多的。粗心看看。好像沒有什麼壞處。其實歡喜他。喜歡你。就是引起兒女爭奪妒忌的心思。買隻馬騎。騎。就是教導兒女欺騙人家的法兒。若單單說不要哭。不要啼。阿爺阿娘都歡喜。就合著家庭教育的法兒了。何以見得呢。小兒女的心理。聽得有人不喜歡他。一定不高興。心上一有不高興的意思。和那高興的人。定要發生一種爭奪妒忌的

觀念。這不是父母引起來的麼。牛馬等類。是小孩子最喜歡的東西。買隻馬騎。騎。斷然沒有這件寶事。今朝兒女不啼哭。固是不買。明天要他不啼哭。仍舊不買。這不是明明白白教他欺騙人家法兒麼。

莫亂走。莫亂跑。外面老虎叫。還有大野貓。父母禁止兒女往外亂跑亂走。大概是這種說法的。其實兒女膽怯的毛病。就從這上來的。若說你們往外面亂跑亂走。父母狠不放心。因爲你們年紀輕的講究。若是你們年紀長大。原望你們出去建功立業。並沒有什麼害怕。一面再弄些可以開發智識的事情。在家裏和他隨便講講。或弄些開發智識的東西。給他要要。到了早晚沒事的時候。領著他們出去遊玩遊玩。自然做兒女的。就不至於亂跑亂走了。

雷聲轟轟隆隆。要來打人了。電光閃閃爍爍。來照我們的心了。我的兒呀。你若不孝。爹娘躡蹠五穀。就要被雷來打的。怕啊怕啊。真正好怕啊。做兒女的。在這

個時候常常被父母嚇得目頓口呆。難道這許多話也算得家庭教育的麼。難道真正有雷公電母能發打人照心的麼。空中的電氣兩下碰到能發出聲音也能發出光彩。這個電氣我們處處可以用他得到的而且我們做得出來的。即如打電報點電燈就是人做的電人的身體也是有電氣在內的人身上的電氣和空中的電氣兩下碰著。不論好人歹人都要死的。所以有雷電的時候應該弗拿鐵器。弗著溼衣。弗立在牆邊下。要曉得這些避電的法兒。那俗說被天雷打死的人實在是碰著空中的電氣所以死的並沒有什麼雷公電母。何必要把兒女嚇得這樣目頓口呆呢。若是要教兒女孝順爺娘愛惜五穀。儘可以老實講給他聽。但能發說得入情入理。先把爺娘的苦況五穀的用途講個明明白白。做兒女的也自然就曉得孝順。曉得愛惜了。

右手揩眼淚。左手揩鼻涕。客人走進大門來。好像上

了小豬船。一陣一陣尿屎氣。有小孩子的人家。大半是這等樣子。做父母的應該到處留心。教他學個乾淨淨的法兒。要揩鼻涕眼淚。就給他個手巾。而且天天替他換個乾淨。撒尿撒屎。和他講個一定的地方。不准到處亂撒。做兒女的受慣了這種教育。將來和他講個清潔衛生的道理。就覺得容易明白了。

見一樣學一樣。到了作場上。你來做個泥水匠。我來做木匠。人家做道場。不是學道士。就是學和尚。看戲看到諸葛亮。學他做宰相。碰到叫化子。聽見下流腔。也要學他唱兩聲。這是小孩子的事。做父母的。在這等地方。應該用些心思。那一樣好的那一樣壞的。那幾種好給他聽見的。那幾種不好給他聽見的。那許许多地方。好同他去的。那許多地方。不好同他去的。那樣是要學他的。那樣是不要去學他的。都應該和兒女講個明白。這是兒女沒有上學的時候。狠要緊的家庭教育啊。

也不欺他也不幫。一個不好兩個當。小孩子在家中。和他兄弟姊妹。不免有些吵鬧的事情。告訴父母做父母的常常怪著大的。幫著小的。這也是養驕兒女的地方。斷斷使不得的。小孩子兩下吵鬧。每每兩下都是不好。父母聽著一面的話。或者有些偏護的意思。單講一邊的差處。不講兩邊的差處。只知道怪著一邊。不曉得怪著兩邊。這就是明明白白把不公平的樣子教導兒女。兒女學了這等壞樣。到後來同人做事。就有許多的壞事做出來了。

蟲蟲鬪鳥鳥飛。越看越有趣。各自各道理。一邊多來一邊少。兩個小螞蟻咬死一個大螞蟻。小鳥聽見老鳥叫。就去找東西。燕子要做巢。大家去喰泥。父母在這等時候。帶便同兒女說道。看那螞蟻。應該曉得同心合力的道理。看那小鳥。應該曉得做兒女的道理。看那燕子。應該曉得做人家的道理。這不是現成的家庭教育麼。這種家庭教育。雖然沒有教科書

教授法。做父母的。當真照這樣做去。兒女得到的好處。真不少啊。

人家打一下。不要恨他要謝他。人家講幾句。實在有好處。這幾句話。在家庭教育上。狠用他得著的。兒女有不好的地方。被人打了幾下。或被人罵了幾句。做父母的。常常幫著兒女。和人家吵鬧起來。這不是喜歡兒女。實在是害兒女的。兒女當真沒有什麼壞處。人家那得憑空的打他罵他。人家因爲兒女不好。不來告訴父母。出手就打。出口就罵。固然是人家的不好。若是父母單說人家的不好。不說自己兒女的不好。兒女就越養越驕。必定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若是兒女被人打罵。專怪兒女。專說他是自作自受。把人家的壞處。放在心中記好。常常和兒女講講。不去同人吵鬧。不但可以少許多氣惱。而且兒女的壞處。就從這上越變越少了。

要到東就向東。要到西就向西。兒女要上天。就是沒

有梯。這幾句古話。是說做父母的。只曉得依著兒女。

要什麼。就給他什麼。不問是與不是。咳。這就叫不講

家庭教育。兒女年紀輕。本來不懂什麼是與不是。停

停要這樣。歇歇要那樣。本來是不知不覺。隨意講講的。父母因為喜歡兒女。一概聽他不知不覺的說話。糊塗塗的依他做去。這不是明明的害他麼。果真把是與不是的道理。講給他聽。就是兒女性子不好。斷然沒有化不過來的。

換雙新鞋子。穿件新衣裳。今天同你去念佛。明天帶你去燒香。這是教導兒女走到迷信上去了。只有壞處。沒有什麼好處的。要曉得燒香念佛。全是迷信的風俗。人生在世。總要做著實的事情。這燒香念佛是

虛浮的。不是著實的。徒然化了錢財。誤了時光。就是做父母的。被地方風俗拖累。不得不去。何必還要帶累兒女呢。

東家哥哥會讀書。字字讀得清。一句一句又分明。西家姊姊會唱歌。唱得真好聽。小弟弟。小妹妹。東家聽書聲。西家聽歌聲。將來進了學堂去。又是兩個好學生。做父母的。見了兒女這種光景。應該常常領他到學堂裏去參觀參觀。漸漸引起兒女好學的觀念。若是碰著不好的地方。就應該說這等地方來了。就要學壞的。你們不好來的。這許多說法。也是很正當的家庭教育。

(未完)

劉鳳生譯意

育幼譚

此篇為 Dr. Mary Secharieb 女士所著。女士曾任

倫敦婦女醫院講師。著有醫書甚富。是篇論教育

幼童之道。具有卓識。亟譯之以餉我中華女界同胞焉。丙辰秋七月譯者識。

近十五年或二十年來。吾人對於幼童之教育。頗有蒸蒸日上之勢。當維多利亞女王主政時。父母對於子女。其惟一要義。不外孝順二字。自此以後。風俗爲之一變。前五十年之行動束縛者。一變而爲放蕩不羈。窮其弊。更甚於前。勢必流毒國家。戕賊民族。昔之專心職務者。今則專事逸樂。（譯者按女士英人何其所言。與近今灑地風俗暗相融合。）於是爲子女者。咸不能約束一身。而曩日家訓之舊制。蕩然無復存焉者矣。

吾人今日自不能恢復維多利亞政策。即使行之。亦不適於時。顧吾人有撫育子女之責者。亦必求一善策。寧願其福音十誡中之『汝須爲』。"Thou shalt not"。也。吾人必使子女具有高尚目的。貴當觀念。自

幼穉時代。即提起其道德之性。此法果行。則父與母必交受其益。較之維多利亞之壓力手段。與夫現今之廢弛政策。固迥不侔矣。欲子女富有高尚思想。非吾身先作標準不可。使爲父母或尊長。身不能正。而望其子女誠實焉。武俠焉。匪特不能實行。即揆之於理。亦有未合。故曰父母兒童之表率也。

大凡兒童心理。至爲靈活。而撫育兒童之人。其心理恒反是。小兒性本天眞。故喜誠實。惡虛偽。而心尤公平無私。此爲吾人所共知。姑不必論。兒童有如動物。又似未開化之民。良知全未泯沒。旣長而其性質乃大變矣。

兒童之心。誠實而慈惠。然一變之後。未有能復返者。故吾人訓練之道。當因其所有。保而勿失。惜乎今之爲父母者。昧昧不察。甚且有身犯之者。奈之何哉。兒童恆不畏死。而志願尤奢。有時尤祕怪莫可思議。覺世界浩大。奇形怪狀。在在皆足以供其考察而研究。

者。使以吾人心理揣測兒童。直大謬矣。

聖時有言曰。上帝創造新人物。嬰兒也。貓也。鳥也。貌小柔弱。不足以自存。於是孕之於母之腹。溫暖適宜。地位安固。待至其時。而自有獨立生存之力。兒童稍長。必使之從事職業。克己耐勞。而後可以自存。無復危險者矣。今試以百合花譬之。花粉自雄蕊落於花心。再由極細之管下入子房。而後可以結實。是以子房不得花粉之助。則萎敗而死。亦由兒童不得父母之教。則將成爲廢材也。

至若體育一道。則尤關重要。不可不加意講求。嘗見三五兒童。於體育上毫不注意。飲食無節制。亦無一定時刻。養成一種放肆不羈。怠惰性成之男女。名爲人實與禽獸等耳。此體育未訓練之過也。

體育講求矣。吾人之責任。猶未卸也。男子弱冠。女子及笄。正發育時期也。亦猶熱帶果木之發芽時期也。數年以後。此無知小兒。將成爲青年男女。此時體育

發達。於生理上有絕大之關係。蓋天地間動物。天既畀以生命。發達又如此迅速。則氣血方剛。未能堅定。有斷然者。然此亦爲成人後之特性。要不足怪。是以彼等恆與物情相反。好惡不定。不有以厄制之。則每物必有始無終。至其情愛。尤變換不定。往往因此而玷辱名譽者。此時青年人既不自知其所以然。父母亦或不覺之。甚者作事暴躁。性情乖謬。交友尤不慎。女子較男子尤甚。然則爲父母者。託孤者。或師友等。烏可不隨時教導之哉。吾嘗見無數青年婦女。往往於交友上受莫大痛苦。至有因此而促其夭年者。可不懼哉。就恆情而言。青年男女。兩方具有真愛情。正式結婚。自無後悔。惜乎其不知此也。

夫父母未有不利其子女之壯健。百病消除。特於健全學漠不加意。故終無成效。健全學者。腦系與筋力。第一重要。腦系與筋力。果何以致強。則運動角技等事。爲惟一要務。棍球、足球、網球、五人球、木槌球、雙網

球、曲棍球。皆爲兒童練習身體之要物。且適於用。此種遊戲品。匪特可以強壯筋骨。亦且因此而生合羣性質。所惜者貧困子弟。無此光陰。無此財力。以講求此道。然政府亦必設立公學。專事造就一班青年。貧苦之人。則有益於國家。豈淺鮮哉。

尚有他種運動。其收效更巨。類如賽跑跳高及跳舞等事。然教法之最完善者。吾人應推瑞典爲第一。瑞典運動之所以得法者。蓋以由淺入深。自卑及高。循序而進之故耳。瑞士運動場地址寬廣。空氣又足。故每晨至夕。各級人民。咸輪流運動於該地。清晨則有官員於未辦公之前。往該處運動。九句鐘後。則有兒童及青年男女。入夜則有工人。具有體育思想者。不憚煩勞。來此運動。操場又浚有浴池。專備兒童之用。當未入浴池之先。須脫去短袴。著外衣一襲。(此種衣服。專爲兒童而設)。此蓋爲政府定章。用意實至善也。

英國國頗富饒。處此競爭時代。尤宜倣效斯干第那維亞政策。多設運動場及浴池。以備青年之用。(譯者按我國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較英奚止數倍。尤宜及早施行。俾國與民交受其益)。蓋運動與沐浴。於身體上受絕大之利益。而道德一途。尤有關係。雖一時國家經費較廣。而成效必大。造就一班身體健全之偉男子。不亦美歟。

竊以國之遊戲。於道德上負莫大之責任。是故活動影戲。最足動起人之觀念。此種遊戲。亦最合於青年心理。所可惜者。國家對於劇場及音樂室等處。不能提倡之。使具有高尚戲劇。以警化人心耳。現今劇場。日進於文明。已可爲社會教育之一助。雖有時不免爲淫戲或滑稽戲曲所敗壞。然究之不數數覩也。至於活動影戲。果有喻勸善懲奸之意。未始非青年德育上之一助也。

若夫文學書善矣。必須用筆典雅。足以喚起閱者之善也。

精神擇古今名人所著而重刊之。價廉物美。至於通行之書尤宜宗旨高尚。趣味濃郁。俾閱者俱噴噴稱賞。若夫無價值之稗史。以不採用爲佳。果有娓娓動人。足爲教育界之一助者。自不妨留用之焉。

末五十年來國家大受損害者。卽人人咸侮視宗教。

於是青年子弟藐小聖經爲不足法。道德品行爲世界立國之本。轉視若可有可無之具。宗教淪亡。人心喪瀉。良可悲也。

夫心目中無上帝君長。最足以頽敗國性。年來雖戰

事發生。國民皆具有愛國思想。識者謂人心未死。而吾竊憂夫國處於禍患中也。（譯者按女士若生於中國。其痛哭流涕。當復如何。）昔人有言曰。國民能具有熱心。合羣協力。扞衛國家。則禍患不慮矣。誠哉斯言。吾人雖銘之座右可也。

嗚呼。往者無論矣。今者尙在可疑之列。至於來日。則完全負諸吾人之身。故吾人對於兒童。果能教訓有方。俾得成爲大器。或於國家不無稍補焉。（完）

改良家庭問題之研究

魏壽鏞冰心

庭者。

（一）提倡一夫一妻制

中國家庭有一最大弊病也。同居問題是矣。數世同居。傳爲美談。積習相沿。由來已舊。殊不知卽此問題。

改良家族制度。吳貫因氏論之詳矣。（文載大中華第一卷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四期）余之主張亦與吳氏表同情。提倡改良大家族。組織小家庭。試再取吳氏之說。參以鄙意。簡單申明之。以告有志改良家

弊害叢生。既屈服於家長權威之下。仰其鼻息。復抑制其自由之理想。不得發展。而妯娌勃谿。兄弟鬭牆。

姑媳反目。婢僕衝突。家庭從此多事矣。余之主張。打破同居之大家族。組織分治之小家庭。小家庭者。一夫一妻制之精神也。蓋子女既達成年而成家室。父母對於養育子女之責任已畢。儘可任其自己組織家庭。不必干涉。不必扶助。所以使子女發展其自治之實力也。或謂父母養育子女。廢盡心力。及年既長。乃舍之而去。不負養親之義務。人亦何貴乎。生子此說誠然。余謂小家庭之組織。固以一夫一妻及幼子為中心。而子之對於親。當負養生送死之義務。保持吾國固有之舊道德。若遇不可分居之時。則子之與親亦有同居之義務焉。惟叔姪兄弟之間。則必須分居。若其年幼而不能自立生活者。則待其成年而能自立。亦必使之營獨立之生活也。此為改良家庭之第一說。

(二)自營獨立之生活

子女成年而成室家。為人生之一段落。曩者倚賴父母而生活。今後一變而欲養護妻孥。父母不負責任矣。此則與經濟問題有絕大關係也。與此問題有連帶關係者。婚姻問題是矣。余謂男子之婚期。當在二十二歲有一定職業能自力謀生之後。仰事俯畜有貲。則能自食其力。養妻之費。可由為子者負責。於是而主婚問題。可操於己。無勞父母之越俎代謀。夫婦之間。和樂融融。自成佳耦。既婚之後。自由生活。子婦固有事奉父母之義務。翁姑決無干涉子婦之權利。蓋琴瑟和鳴。不特夫婦二人之愉快。即社會亦間接受其惠矣。此為改良家庭之第二說。

(三)理想中之家庭

吾國現在家庭之建築設備。不適用。不衛生。六字足以括之矣。改良社會。必自改良家庭始。改良家庭必自清潔問題始。此則本誌第六號彬夏女士論之詳。

矣。余不贅述。余將述余理想中之家庭建築設備也。

運動場一 餐室一 廚房一

會客室一 寢室二

休息室一 置雜物室一

吾國舊式房屋有廳也。室也。齋也。廂也。房也。規模宏
大。然不適用之處甚多。而光線之不足。地基之湫隘。
空氣日光之不暢達。此其大較也。余之理想中之建
築不必盡倣西式。要須適於實用。而於衛生清潔問

題尤須三致意焉。牆門之內爲運動游散場。四周
植常綠樹。中更區爲若干幾何形。植四時之花草。場
之兩旁爲廊。廊以內一方爲會客室。休息閱書室。餐
室一方爲寢室。置雜物室。廚房或爲一字形。三間樓
房。四間平屋。亦無不可。室中佈置須簡單適用。清潔
雅觀。如是設備。一夫一妻。一婢一僕。可以居矣。而建
築之費。其在內地。不過二千元足矣。能如是非家庭
之好模範乎。

妊娠中之精神感應

譯日本女子世界

西 神

一

「小學」書中引列女傳之言曰。「古者婦人妊子。寢
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
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使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所生之子。形容端正而才過人矣。」「小

學」一書。乃宋儒朱熹所著。爲家庭教育之本。雖今
日之文明程度與昔日不同。然其言語仍甚適用。初
說妊娠中之心得。而以之爲家庭教育上之根柢。自
今日之醫學上視之。父母身心之傾向。必傳於子孫。
妊娠中兩親身體之模樣與精神之狀態。必感通於

子女。母親尤甚。世有同一父母所生。而性質非常懸殊者。固由於後天之作用。而妊娠中兩親身心之傾向。亦為其一原因。

二

列女傳之作。為中國文明極盛時代之教育。而以胎教為其根本。然則當懷妊時。行住坐臥。均當注意。正行儀。不變寢法。不變坐法。不立法。凡烹調不良之物。概不可食。坐時不侵及他人。目不視猥褻、亂暴、慘酷。及其他不良之物。耳不聽卑劣猥褻之音。夜則使之子。必容貌端正。才德兼備。

三

近人喜言心理上之感應作用。及生理上之遺傳作用。余少年時。妊娠長男之時。有下記之事實。有斥為迷信或偶合者。而余則不覺其迷信或偶合。惟自催眠術神通力。精神感應上視之。仍由於自己之信念。

妊娠中如見火。不善注意之。則所生之子必有痣。余感應之耳。

四

妊娠中如見火。不善注意之。則所生之子必有痣。余母頗信之。當余尚未生子之時。曾屢對余言之。不幸而於妊娠中見火。當立時洗手。若不洗手。則手所觸及之處。必生痣。其後余妊娠時。頗有戒心。心中不願見火。一日忽見火。余不覺大驚。此時倘不守母誠。必生有痣之子。繼思見火時。可洗手以解之。遂取水洗手。惟洗時因恐一時疏忽。用手撫面。則所生之子面上必有痣。乃置一手於膝上而洗之。

五

其後長男生。偶思及前事。乃細視兒足有無痣。及視至膝上。前為手指押及之處。果有一牡丹形之痣。不覺大驚。

六

精神之感通作用。實屬不可思議。目前之事。若此者。

甚多。如以赤誠待人。或指導之。或輔助之。則人心中

必感激。若僅口頭親熱。斷不能感動他人。惟以誠信

行之。則人自不期而生其感動。况對於繫於臍帶之胎兒。事事物物無不感應者。可不可以誠信感化之乎。

妊娠中不端莊之寢法。不端莊之坐法。不端莊之立法。非特形式不雅。且於身體上亦有不宜。非特人道上無趣味。且自衛生上言之。姿勢惡劣。則妨礙呼吸。阻礙消化。並能停滯血液之循環。彼缺口及有殘疾之人。雖多由於雙親有梅毒及其他之疾病。或由於血族結婚而然。然亦由於妊娠中其母作有多少不合理之事而起。故一動一靜。其事雖甚平常。而感應之速。如響之隨音。不可不注意也。

凡食氣色惡劣之物。無論自口味上或形式上言之。皆不相宜。蓋能直接影響於胎兒也。又殺雞宰鴨之聲。人聞之誰不覺其慘酷。妊娠聞猥亵慘酷之音。最易受感。故務須聽清正之音樂。聞聖賢之逸話。則精神自然平靜高尙。而於身體上亦甚適。宜列女傳所。以使瞽誦詩者。蓋瞽者目不見物。心自專。一其所奏之音樂。自然純粹諧美也。

此外則妊娠之求精神上之平靜。當與其求身體上之攝生。同普通社會之習慣。於妊娠身體之調攝。咸視爲重要。而精神感應。則多忽焉視之。是不可不熟讀列女傳以藥其弊也。

七

小紅姜白石侍兒名湯玉茗侍兒亦名小紅烏程張秋水冬青館甲集過臨川懷玉茗詩惟有牡丹亭院本尊前重聽小紅歌自注小紅玉茗侍兒渡名桃葉吾宗太令獨擅風流乃謝在杭侍兒亦名之榕城詩話謝在杭小影一幀余得見於鼇峯坊薛士玉家豐頤隆準粹容充悅姪人桃葉就其所執之卷而舒之流觀炳躡翩若燕翔童子煮茶石鼎沸聲與松籟互答蓋曾鯨所寫也考公居東集有雪夜寄侍兒詩又有壬寅元日寄桃葉侍兒詩又有客中夢桃葉侍兒詩鑾江集中又有六憶詩寄桃葉侍兒。

又代答詩則公之繩繩於桃葉者深矣同時徐惟和有侍兒名紫玉見幔亭集

閩南詩人黃莘田侍兒名金櫻亦見榕城詩話近見先生香草詩話一冊係手寫未刻本雋雅有味擬購之而未果今不知歸誰氏矣

宋時有一商人姓段者蓄一鸚鵡甚慧能誦寵客詩及李白宮詞心經每客至則呼茶問客人安否主人惜之加意寵愛一旦段生以事繫獄半年方得釋到家就籠與語曰鸚哥我自獄中半年不能出日夕惟只憶汝汝還安否家人餵飲無失時否鸚哥答曰主在禁數月不堪不異鸚哥籠閉歲久商大感泣遂許之曰吾當親送汝歸乃特具車馬攜至秦隴揭籠泣放祝之曰汝却還舊巢好自隨意鸚哥整羽徘徊似不忍去後常止巢於官道隴樹之末凡吳商驅車入秦者鳴於巢外問曰客還見我段二郎安否悲鳴祝曰若見時爲道鸚哥甚憶二郎見玉壺清話今人受人卵翼纔一奮飛便思下石可以人不如鳥乎爲之一歎



記述門

上海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出版

敘述兩人爭一總統，而佐以社會間各種情態。詞旨雋永，事跡變幻，得未曾有。溺志政爭者，讀此可以爽然。洵近今政治小說之無上名著也。

義俠效順記

全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筠娘遺恨記

全一冊

定價一角

筠娘母家清貧，嫁後夫又不良，傾家蕩產，備受種種苦楚。毫不怨尤他人。其情操之高潔，足令讀者頓觸俗塵三斛。

玉光傳

全一冊

定價一角

名妓玉光，尙俠好義。始鍾情一男子，知其有未婚妻，曾淪入某貴族爲婢。始則忌恨，繼忽感悟，且百計以保全之。使諸伉儷，俠情妙腕，讀之可泣可歌。

▲代售處 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



記述門

我之女子教育觀

吳江同里麗則
女師範教員 嚴 珑

我國教育幼稚極矣。士大夫奔走呼號。脣焦舌敝而苦口以道之者。亦旣日有所聞矣。然而道德之墮落如故也。國家之衰弱如故也。社會之腐敗如故也。家庭之蒙昧如故也。杯水以救車薪。竟無裨於大局者。此其故可深長思矣。嗚呼。豈泰東西文明之知識不能灌輸於亞東大陸之民哉。夫亦必有受病之所在矣。而無才是德之謬說。更流播於社會。而莫知所拔。是何異一齊人傳而衆楚人咻。雖日撻而求其齊。不可得矣。吾於此敢下一斷語曰：我國教育之不振家庭之無教育而已。蓋以天真爛漫活潑潑地之兒童。而僅以少數之時間託之於學校之中。其餘家庭社會。無一不足以斬喪其元氣。一暴十寒。吾未見其能有濟也。故學校之中。教授也。管理也。訓練也。非不改革而遞進之矣。而反觀兒童之身心。未見有若何之變化者。環象使然。不能盡責之於學校也。然亡羊補

牢固未爲晚。及今不圖此後或更有不忍卒言者。試思家庭之改革果誰負其責乎。後日爲家庭之主宰者誰實司其重任乎。蓋今日之女學生也。女學生既負有巨大之責任。則今日之掌教育權者宜如何奮勉力行以造此應用之才而不負國家之所託乎。若數十年後而道德國家社會家庭猶有今日之現象者吾固不能爲今日之女學教員曲解之也。何也。以曾受教育之人而掌家庭教育之職。以輔學校教育之不足。而謂教育之無效果者。誰其信之哉。雖然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木長流遠非固本濬源無以收其效。固守舊章不知社會情勢者不足以語此也。入手之法其亦從事於科目之酌盈劑虛。增益而刪損之歟。我更爲當今之任女子教育者一陳述之。

一宜注意於縫紉烹飪也。蓋吾人之辦女學者。其第一當知其目的之所在。曰使之能自營生活而已。然衣食溫飽諸瑣屑之事而亦不能躬自操作可謂戚戚離饑渴頓踣以終其身者自在意料中也。執女

能自營生活者乎。况針線烹調之職。女子優爲之。而身受教育者反漠視不顧。致飲食蔽體之物事事仰給他人。其能邀社會之信仰乎。衣食爲日常需要之事。一任無知者之作爲。其能適應於吾人之身心乎。故學校之對於是課。宜特殊注意。并於課餘時時令之實習。俾於休假中亦可助家人之躬作。較之徒務美觀理論而不求實用之製作。不又有天壤之隔乎。一宜注意於家政也。夫貧富贏絀各有不同。而量入爲出乃理財者之定準。使萬金之家而任意揮霍。則日削月割必有不繼。勿謂偌大之銅山不可以一手罄之也。故身任教育者自當以勤勞爲其先導。而开源節流諸大端又宜令學生熟思而審處之。設一旦主持家政。則規畫措置自綽然有餘裕矣。否則富者守固有之財而無生利之方。貧者乏謀食之具而無致利之術。輾轉蹉跎彼此固同受咨嗟之苦。而親戚乖離。饑渴頓踣以終其身者自在意料中也。執女

子教育權者亦曾一計及之乎。

一宜注意於應用文也。夫我國文字至爲精邃。士大夫窮畢生之力以赴之。亦未必能窺其底蘊。况弱女子乎。然攀犖諸大端。固庸人之所易致也。普通之

書簡小札。以及契券之類。一經道破。便能握管以得之。其他高深之文。廣博之論。屏棄而不加取錄。則家庭中之應用。已無慮乎。其不足也。否則浮泛之詞。累千百言。而不能盡。而短篇小簡。反蹙額而不能下筆。則亦安用。有是錦繡之文哉。雖然。徒以廣告契據之文。博實用之名。以爲敷衍之計者。吾蓋未之許也。一宜注意於珠算也。夫口講指畫。以之言知者可知矣。而鄙陋無文。不知阿刺伯字母爲何物者。每以此爲吾人欺人之術。而不足以堅其信仰之心。不若用普通之珠算。簡直明瞭。爲理至顯。卽衆位衆數之加減。亦不難立致。其數左手執算。右手握筆。日常之應用。已游刃而有餘矣。故學校之中。宜以最近之物價。

及各自之學校用品。時時命之練習。不足。則寧以筆算之時間補充之。蓋女子小學之學生。不盡爲將來升級之預備。須於此少數之時間中。完全其應用之知識。他日置身社會。自能盡其所用矣。

一宜注意於園藝也。傳曰。肉食者鄙。汪信民氏有言。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可知肉食之家。多鄙夫。而飯疏飲水。彌足堅其耐苦之性。故種植之事。必令學生摹擬而執行之。既足以養其勤勉之習慣。而自食其力。倍覺親切而有味。嘗見田野之家。手足胼胝。餐風宿雨。靡寒靡暑。勤勞卒歲。迨新穀登場。則父子熙熙。家人怡怡者。無他道也。求則得之。其歡欣鼓舞。固有逾於不勞而獲者也。使於學校之旁。覓一隙地。以供學生之種植蔬菜瓜果。各出其力之所能爲。以爲培植之計。則榮華暢茂。結實纍纍者。皆吾學生所得之佳果也。課餘游覽。覺醇醇乎其有味而興奮之心。自溢於眉宇矣。卽平日得之於理科中者。或亦

足以起其反印乎是何可不注意及之哉

凡此數端固未敢謂學生之能事已盡而以之立身
社會已無慮乎其不足初不必拘拘於一定之規程

以與社會家庭作無形之決斷也身任女子教育者
諒亦有鑒及乎此其以吾言爲河漢否乎

盲童之教養

美國國光會會長愛爾鄧氏著
譯 Mother's magazine

惱 儂

國光會者由多數名媛淑女組織而成以教養一般失明之兒童使之活潑身體增進道德與智識者也。孩提之童不識不知天奪其明使長處昏沉之城不見一線之光其可憫爲何如緣是吾人創議犧牲時間不慕權利以教養一般盲童爲天職旋獲多數同志之贊助保姆醫院與幼稚院首先成立盲童之衣食與教養因以基焉。

國光會未成立以前世人往往視盲童爲廢物不施教養之方父母之在中流社會或在下流社會而略具智識者對於所生之盲童猶或憐而衣食之櫛沐

之然非誠心愛之護之也若在爲傭度日之家其父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兒且終日閉諸門內縛之牀棊飢不得食寒不得衣又遑論其他其爲父母所愛者亦不過抱之於懷中供之若木偶不使癡呆不已又安知德智體三育之於盲兒固未嘗可缺一也。盲童教育能使盲童之身括垢磨光盲童之心豁然開朗然其功效非一朝一夕所能幾曾有八歲女孩一孩入院時僅五歲且狀類癡呆似已無法教養乃五

年後其家族來院探視該女孩。該女孩謂其家族曰。

我已在城市學校受文學課矣。迨後該女孩且以功課超拔得金牌獎勵於學校。是可喜已。蓋盲童自始生之日或自初盲之日起。無時不當特別注意之。其注意點亦不過使畢業之保姆。受醫生之指揮。以謀

盲童體育之發達。技能之教員。本教授之良法。以助盲童智識之漸進而已。惟盲童之需人誘導。較尋常兒童爲尤要。誘導之者。貴有學問。尤貴有恆心。今略將開導盲童之法。列述於下。

(一)譬如如有聲之玩耍品。不可直接置諸兒手。宜離兒畧遠。振盪發聲。更引其手向發聲處伸進。如是不數次。則兒已無須人助。自能動作不誤矣。

(二)起坐須聽其自動。使其與健全之兒童無異。切不可因其盲不見物。遂攜之抱之。以爲愛護。例如坐椅。當兒在椅上求下時。不可卽扶之下。宜略移其身向後。然後命其手扶椅背。腹着椅身。腿向下伸。自然

緩緩腳踏實地。而無傾跌之虞。

(三)當兒童四肢漸強大時。則須教其行走。此時需保姆二人當之。一自後扶其背與臂。一自前提其腿。後者口呼一二三四……。則前者依其口令。移兒腿而前。兒必高興異常。久之。自能按序就步矣。

(四)兒于自能步行之後。往往因盲不見物。懾於舉步。其救濟法。宜由保姆先導之。以手。更逐漸脫離。使獨行。尤善之法。則保姆先導之。以手。繼之以圓棒。頻使往來室中。幾經習練。其恐懼心自去。

(五)盲童之恐懼傾跌。易致痙攣病。可用一遊戲法。以救之。此遊戲法名曰起落遊戲法。法用一大方枕。常令兒傾跌其上。使不覺痛苦。不致哭泣。行此法時。保姆須唱曰「困困跌下了」。遂緩緩將兒下放至枕。又唱曰「困困起來了」。則引之使起。此法初行時。兒或受驚致哭。久必視為遊戲而樂為之。乃暗去大枕。兒必緩緩起落如前。視為地板為大枕。不覺其異。且將

自唱曰「國國起來了。國國跌下了」教授盲童步行。最為費力需時之事。蓋暗中摸索原非易易。初無善法以使之速行也。

(六)如欲盲童筋肉日就發達。亦有一遊戲法。謂之旋轉遊戲法。用一柔軟之大被鋪地板上。置兒於中。提起被之一角。令兒緩緩旋至彼角。兒因懼傾跌。必伸手動足以爲抵抗。蓋自護力爲人所固有。此練習所以使兒童發達其自動力也。習之既久。兒自能在

地板上往復旋轉。其應用在使盲童他日長大時能與他兒共相旋轉下山也。試取一長闊各十二尺之方板。端立於廣場中。當天高氣晴之際。可使盲童爲旋轉下山之遊戲。習之久則兒童自能爲之。凡兒童一切不可使其閒暇無事。蓋閒暇無事。則種種之惡習自生。試觀漸有知覺之盲童。往往於無聊時。頻搖其首不已。又以指屢擦其眼。此其故。非有所痛苦也。蓋

以目不見物爲恨耳。
幼稚教育之施於盲童。不當自五六歲始。亦不當自二三歲始。當自始生之日或初盲之日起。至六歲止。尋常之兒童。五官健全。感化自易。於未入幼稚院之前。固無須受特別教育。盲童則自有生至長。無時不當受人注意也。其初盲童受保姆與教師之導引。寓教育於遊戲。所謂間接教育是也。此間接教育之重要。與日後在幼稚院中所受之直接教育。並無少異。蓋盲童之基本教育。不在正式幼稚院。而在預備幼

稚院也。譬如幼兒之手。軟弱無能。於食時往往不能使匙自然施用。此時若得保姆略爲之助。置匙於其右手。又握其手使之取物。使之入口。左手持碗之教法亦然。習慣成自然。迨稍長。於食時可無舉手無措之弊矣。當盲童未能步行。僅能起坐之際。宜使與他兒同在桌旁起坐。惟須用椅。由保姆二人助其上下。

以上種種法則之效果。能使盲童與不盲之童等。盥面、沐髮、刷齒。以及手足之擦洗。衣服之脫著。罔不自如。余（著者自稱）嘗於盲童教養院中見在院自小生長之盲童。有六歲者。有七歲者。有八歲者。其智識技能。不減於同歲之不盲兒童。蓋該盲童等雖缺視覺之能力。而於他種感覺。曾經磨練而特靈敏也。又盲兒須有不盲兒童爲其伴侶。蓋所以發達其思想。舒展其感情度量。并互相扶助之美德也。其最要點。在使盲童習練體育時。踴躍猛進。與不盲等步亦步。趨亦趨。其成效自易。故盲童與不盲兒童共同游戲。有益於盲兒。而無損於不盲兒童。倘無不盲兒童爲伴侶時。則教師與保姆。當雜盲童中共爲種種之游戲焉。

丹徒刁氏子字鱗游十歲賦竹馬詩云小兒騎竹作驛罇任走東西意未休我已童心無一在十年渾付水東流後十載果卒有誌其墓者以比李長吉言文章夙成古人有之然亦天所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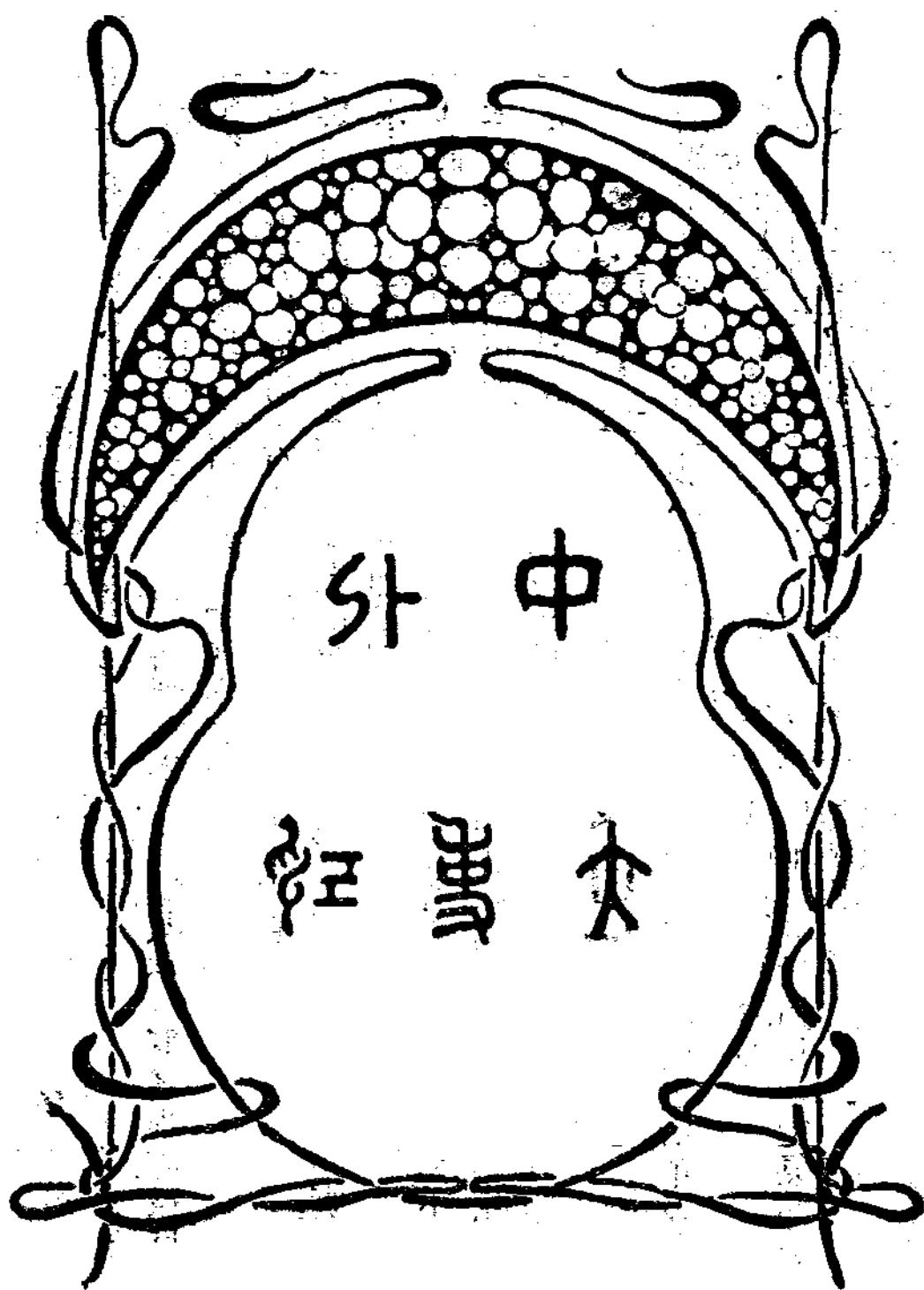
張伯治名騏丹徒人其室錢蓮因女史名守璞伉儷皆以書畫擅名論畫則伯治爲精論詩則蓮因尤健伯治宦粵西巡檢蓮因隨宦間關甘於末秩不以富貴利達薰其心不媿女士之目嘗因伯治豪飲健談爲手書櫺帖於座右云人生惟酒色機關須百鍊此身成鐵漢世上有是非門戶要三緘其口學金人

吳山尊學士嘗對客揮毫爲潤州某太守書廳事櫺帖云山色壯金銀惟以不貪爲寶蓋用金山銀山典以譽太守之廉能也一坐嘆賞請其下聯學士率爾操觚實未有腹稿窘甚幕賓郭香生明經在旁言曰想是江流環鐵戶居然衆志成城蓋以鐵甃城爲金陵石頭城門戶竟成強對學士旣服其敏且有解圍之功因以所得潤筆分贈之

郭媛鳳陽人字善理性穎悟巧慧明宣宗聞其賢徵至京師尋病卒後封國嬪其京邸病革自哀云修短有數兮不自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慚予之不孝也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

王荆公作字說一日躊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婦適侍見因請其故公曰解飛字未得婦曰鳥反爪而升也公以爲然

西神客話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東方雜誌

十二卷

第九號

出版

本誌自發刊以來。已歷十三年之久。材料豐富。議論穩健。夙承閱者推許。茲自十二卷第一號起。復擴充卷帙。改良編輯。藉副閱者盛意。要點如下。

一、增加頁數。去年每冊一百六十頁。現增至一百七十六頁。

一、延請名宿專任撰著。凡關於國家社會之重要問題。必闡明學理。羅列事實。以供閱者之致求資。世人之討論。其餘門類。略如曩例。

一本誌近年因材料增加。全體均用五號字印刷。而閱者來函。咸以字體太小。耗費目力為苦。本社同人斟酌再四。自十三卷起。將撰著譯述諸稿。改用四號字。其餘仍用五號字。一定價照前(每冊三角)一律郵費每冊(三分)增加半分。

東方雜誌社謹啓

● 第十三卷第九號要目如左

論民主立憲之政治主義不適於現今之和蘭領有東印度之沿革及其殖民政策之

變遷

附圖十三

梁任公先生之談話

附圖十四

時勢

附圖十五

大帝制運動始末記

附圖十六

日本大戰後之殖民地問題

附圖十七

日本人之領土購買政策論

附圖十八

高僧父

附圖十九

章錫琛

附圖二十

日本小鄉村適用之電氣事業

附圖二十一

許家慶

附圖二十二

賴斐爾

附圖二十三

潛水艇

附圖二十四

蔡元培

附圖二十五

陸清虔

附圖二十六

▲此外尚有譯著論說甚多。并文苑內外時報法令中國大事記外國大事記等。名目繁多。不及備載。頁中插有圖數十幅。一覽明瞭。卷首并插精圖十餘幅。美麗悅目。尤饒興趣。



憲法會議

附憲法草案

真言

憲法會議於九月五日成立。國人似尙未明其真相。不甚介意。而不知其爲千載之盛舉。爲吾國有史以來之第一大會也。

昔美國脫離英國而獨立。即召集憲法會議。以制定憲法。推開國元勳華盛頓爲議長。議員亦皆當時之俊傑。殫精竭慮。經營數閱月。始成美利堅民主合衆國之憲法。傳至今日。百數十年。上下宗之尊之如神聖。而美國以區區貧弱小國。而致有今日之富盛強大者。賴此良憲法之力爲多焉。然此憲法有一缺點。

造無窮之福。以華盛頓及當時俊彥之深謀遠慮。尙有所不及料。而卒致南北美戰之慘劇者。則制定憲法。此事業之艱難。與憲法會議責任之重大。更可見矣。

吾國憲法會議。以參衆兩院全部議員組織之。以參議院議長爲正議長。衆議院議長爲副議長。每星期開會二次。以衆議院議場爲開會之地點。故憲法會議雖其分子仍爲兩院議員。而自成一機關。與國會非一物也。其議事之手續。亦與國會不同。國會中全體議員過半數出席。即可開會。出席員過半數同意。即可通過。而憲法會議中。非有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能開會。非有出席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不能議決。其鄭重如此。

憲法會議所議之案件。即天壇憲法草案是也。民國二年。參衆兩院依法選舉憲法起草委員六十人。從事起草。經營四閱月。全案告成。提出於國會。方欲組

織憲法會議。而國會解散。事遂中止。今國會復召集。元年約法已恢復。該草案自仍有效。國會開會方一月而即能開憲法會議者。正賴此已成之草案。不然。不能若是速也。（該草案在天壇起草。故有此名）

憲法爲國家根本大法。一字一語。每能福祐萬世。凡爲國民。無論男女。不可不研究。茲錄該草案於後。以便備參考。雖正式憲法必有更改之處。而大體必與該草案相似也。然憲法殊不易明。不治政治學者。每熟讀之。而不能得其精意。故特節錄該草案總說明書中憲法之淵源。憲法之精神。及憲法之內容等三段。先讀此。而後讀該草案。則易明矣。

節錄天壇憲法草案總說明書

憲法之淵源

憲法自其不成文者言之。則國而有之之物也。時無問其爲古爲今。國無別其爲文爲野。凡一國主治者。與被治者之間。必有其大經大法焉。同視爲天經地

義而不可得與變革者。則皆憲法之謂矣。自其成文者言之。則革命之產物也。晚近以來。世界先進之國。若法蘭西。若美利堅。若西歐之諸邦。往往不惜犧牲。

無量數之生命財產。以求遂其革命之功。及其成也。所爭得者不過數十百條之憲法。迨其旋得而復失之也。則又不惜二次之犧牲。以求恢復其所固有。吾國近時之經過。正復爾爾。是以武漢革命。約法始誕。西南仗義。約法乃復。吾儕定憲之業。造端於三載。以還。憲法草案一百十三條。當時固已完全告成。徒以國內特殊勢力之存在。高掌遠蹠。震動一世。足以阻遏全國人民政治上之自由。而以一人負之而趨。以復返於君主專制之世。非經過今次之革命。吾儕定憲之業。亦未由竟然。則成文憲法爲革命之產物。徵之吾國今日之近事。而益信矣。政治革命最大之目的。約舉有二。一曰防專制之發生。二曰爭政治上之自由。吾儕既認革命爲因。定憲爲果。則憲法之精神。

與革命之目的二者之間。決不容有所歧異。而以兩相體合爲必要之條件。可無疑也。

憲法之精神

三權分立之義。所爲萬古不廢者。以其爲制。在取習慣上一機關所壟斷之政權。因其所屬。分配之於各機關。析之旣各有其分際。合之則互保其平衡。非割取而分裂之之謂也。淺識之士。每每以行政部之權力。不宜過於縮小爲言。不知憲法第一之要義。即在防止專制之發生。吾國數千年來。承專制之餘習。所謂國家機關。僅有行政一部。而憲法上所認爲國家之機關者。則有三焉。所謂行政、立法、司法是也。憲法第二之要義。即在保障人民之自由。所謂自由。亦分爲二。一曰法律上之自由。二曰政治上之自由。前者所謂。則國家主權在於國民全體。及人民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別。於法律皆爲平等是也。後者所指。則一國之政權必實際操諸代表國民之議會。內閣對於

議會負責。及人民得直接或間接行使之選舉權。以組織國家之種種機關是也。蓋使一國之憲法其實質上不足保障人民政治上之自由。則其國民所享有一切法律上之自由。皆將等諸具文。一國之政權。仍不免爲少數人所操縱。人民在政治上之勢力。既不得自由發展。則其國家亦日卽於弱亡。固事理之顯而易明者。今吾國人旣以強國爲祈嚮。而或者對於憲法保障人民政治上之自由之要義。不能無疑焉。甚矣其惑也。

憲法之內容

世界各國之憲法。其成立之歷史。與其發達之次第。旣已不同。故其憲法之內容。亦不能一致。有實質宜入憲法範圍而或付闕如者。亦有在憲法上已有其專條。而其實質乃非憲法者。蓋事實與理論之難於同符。斯爲例外。就法律界之現象觀之。往往數見不鮮。未足異也。今茲所討論。亦姑擇其犖犖大者言之。

而已。自憲法之形式上言之。則所稱爲良憲法者。其最不可缺之要件。約舉有三。一曰明析。憲法旣以統治全國。歷久常新。爲祈嚮。則其條項與文句。必力求其意義之明確。無論何時。不至有疑義之發生。而有待於解釋。此其一。一曰賅括。凡一國之政體。以及國家一切機關之職權。與其行使職權之程序。皆以憲法爲根據。故其全部憲法之範圍。應以包涵萬有。同條共貫爲指歸。此其二。一曰簡要。凡關乎國本政體。而成爲制度上之問題者。於憲法必有其明確之規定。其他涉及普通法律範圍者。則任其自爲部居。而不必一一闡入於憲法。此其三。三者之要件。具則其憲法庶幾可期於完善。此立法者所貴乎。有慘淡經營之精神也。自憲法之實質上言之。則凡所稱爲良憲法者。大抵皆爲比較之詞。不含絕對之義。何以故。蓋世界今日存在之政體。旣無其所謂最良者。憲法則載此政體者也。又安得而有其最良。雖然。苟其制

定之際。殫精極慮。詳察博稽。舉凡憲法範圍之廣狹。條文之繁簡。部分之疏密。皆經斟酌至善。參伍錯綜。一一著之於篇。是固無損其爲良憲法也。本草案根據此義。舉其實質爲憲法所不可不備者。以規定憲法之內容。別爲十一章。都一百十三條。曰國體。非僅規定國體也。且並政體而亦規定之。所以鞏固國本也。且既有此規定。則臨時約法中華民國主權在於國民全體之義。當然包涵在內。無俟更端矣。曰國土。所以明國家主權所及之區域。與民族結合之範圍也。曰國民。此章表示二義。其第一義則國民之權利。國家當然保護之。非政府（指立法司法行政而言）所得侵犯也。其第二義則國家主權當然爲人民所服從也。曰國會。曰國會委員會。曰大總統。曰國務院。曰法院。本共和政體之原則。以盡三權相對分立之妙用也。曰法律。別於根本法而別爲一系。所以鞏固法律觀念也。曰會計。所以矯正近時財政之紊亂也。

曰憲法之修正及解釋。此爲憲法通例。所以支配無窮之未來而變通盡利也。綜上列十一章而言。其規定於憲法者。皆爲實質上所不可缺少。而以關乎國本爲限。此其大較也。

天壇憲法草案之原文

中華民國憲法會議。爲發揚國光。鞏固國圉。增進社會之福利。擁護人道之尊嚴。制茲憲法。宣布全國。永矢咸遵。垂之無極。

第一章 國體

第一條 中華民國永遠爲統一民主國。

第二章 國土

第二條 中華民國國土。依其固有之疆域。國土。及其區劃。非以法律不得變更之。

第三章 國民

第三條 凡依法律所定屬中華民國國籍者。爲中華民國人民。

第四條 中華民國人民於法律上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別，均為平等。

第五條 中華民國人民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監禁、審問或處罰。人民被羈押時得依法律以保護狀請求法院提至法庭審查其理由。

第六條 中華民國人民之住居，非依法律不受侵入或搜索。

第七條 中華民國人民通信之祕密，非依法律不受侵犯。

第八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選擇住居及職業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

第九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

第十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言論、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

第十一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非

依法律不受制限。

第十二條 中華民國人民之財產所有權不受侵犯。但公益上必要之處分，依法律之所定。

第十三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訴訟於法院之權。

第十四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請願陳訴之權利。

第十五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有選舉及被選舉權。

第十六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有從事公職之權。

第十七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有納租稅之義務。

第十八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有服兵役之義務。

第十九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有受初等教育

之義務。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爲修身之大本。

第四章 國會

第二十條 中華民國之立法權由國會行之。

第二十一條 國會以參議院、衆議院構成之。

第二十二條 參議院以法定最高級地方議會及

其選舉團體選出之議員組織之。

第二十三條 衆議院以各選舉區比例人口選出之議員組織之。

第二十四條 兩院議員之選舉以法律定之。

第二十五條 無論何人不得同時爲兩院議員。

第二十六條 兩院議員不得兼任文武官吏。但國務員不在此限。

第二十七條 兩院議員之資格各院得自行審定之。

第二十八條 參議院議員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選三分之一。

第二十九條 衆議院議員任期三年。

第三十條 兩院各設議長副議長一人。由兩院議員互選之。

第三十一條 國會自行集會開會閉會。但臨時會由大總統牒集之。

第三十二條 國會常會於每年三月一日開會。

第三十三條 國會常會期爲四個月。但得延長之一時行之。

第三十四條 國會臨時會之牒集於左列情事之一時行之。一兩院議員各三分一以上之請求。

一國會委員會之請求。一政府認爲必要。

第三十五條 國會之開會閉會兩院同時行之一院停會他院同時休會。衆院解散時參院同時休會。

第三十六條 國會之議事兩院各別行之。同一議案不得同時提出於兩院。

第三十七條 兩院非各有議員總數過半數之列

席不得開議。

第三十八條 兩院之議事，以列席議員過半數之同意決之。可否同數，取決於議長。

第三十九條 國會之議定，以兩院之一致成之。

第四十條 兩院之議事，公開之。但得依政府之請求，或院議祕密之。

第四十一條 衆議院認大總統副總統有謀叛行爲時，得以議員總數三分二以上之列席，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彈劾之。

第四十二條 衆議院認國務員有違法行爲時，得以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彈劾之。

第四十三條 衆議院對於國務員，得爲不信任之決議。

第四十四條 參議院審判被彈劾之大總統副總統及國務員，前項審判，非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不得判決爲有罪或違法。判決大總統

之同意，不得判決爲有罪或違法。

第五章 國會委員會

副總統有罪時，應黜其職。其罪之處刑，由最高法院定之。判決國務員違法時，應黜其職，並得奪其公權。如有餘罪，付法院審判之。

第四十五條 兩院各得建議於政府。

第四十六條 兩院各得受理國民之請願。

第四十七條 兩院議員得提出質問書於國務員，或請求其到院質問之。

第四十八條 兩院議員於院內之言論及表決，對於院外不負責任。

第四十九條 兩院議員除現行犯外，非得各本院或國會委員會之許可，不得逮捕或監視。兩院議員因現行犯被逮捕時，政府應即將理由報告於各本院或國會委員會。

第五十條 兩院議員之歲費及其他公費，以法律定之。

第五十一條 國會委員會於每年國會常會閉會

前由兩院各於議員內選出二十名之委員組織

之。

第五十二條 國會委員之議事以委員總額三分

二以上之列席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決之。

第五十三條 國會委員會於國會閉會期內除行

使各本條所定職權外得受理請願並建議及質

問開會之始報告之。

第五十四條 國會委員會須將經過事由於國會

開會之始報告之。

第六章 大總統

第五十五條 中華民國之行政權由大總統以國

務員之贊襄行之。

第五十六條 中華民國人民完全享有公權年滿四十歲以上并住居國內滿十年以上者得被選

舉為大總統。

第五十七條 大總統由國會議員組織總統選舉

會選舉之。前項選舉以選舉人總數三分二以上

之列席用無記名投票行之得票滿投票人數

四分三者為當選但兩次投票無人當選時就第

二次得票較多者二名決選之以得票過投票人

數之半者為當選。

第五十八條 總統任期五年如再被選得連任一

次。大總統任滿前三個月國會議員須自行集

會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

第五十九條 大總統就職時須為左列之宣誓。

余誓以至誠遵守憲法執行大總統之職務謹誓。

第六十條 大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本任

大總統期滿之日止。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理之副總統同時缺位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同時國會議員於三個月內自行集會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

第六十一條 大總統應於任滿之日解職。如屆期次任大總統尚未選出，或選出後尚未就職，次任副總統亦不能代理時，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

第六十二條 副總統之選舉依選舉大總統之規定，與大總統之選舉同時行之。但副總統缺位時，應補選之。

第六十三條 大總統公布法律並監督確保其執行。

第六十四條 大總統為執行法律或依法律之委任，得發布命令。

第六十五條 大總統為維持公共治安、防禦非常災患、時機緊急不能召集國會時，經國會委員會之議決，得以國務員連帶責任，發布與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前項教令須於次期國會開會後七日內，請求追認。國會否認時，即失其效力。

第六十六條 大總統任免文武官吏。但憲法及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第六十七條 大總統為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統帥、陸海軍、陸海軍之編制，以法律定之。

第六十八條 大總統對於外國為民國之代表。第六十九條 大總統經國會之同意，得宣戰。但防禦外國攻擊時，得於宣戰後，請求國會追認。

第七十條 大總統締結條約，但媾和及關係立法事項之條約，非經國會同意，不生效力。

第七十一條 大總統依法律得宣告戒嚴。但國會或國會委員會認為無戒嚴之必要時，應即為解嚴之宣告。

第七十二條 大總統頒予榮典。

第七十三條 大總統經最高法院之同意，得宣告免刑、減刑及復權。但對於彈劾事件之判決，非經國會同意，不得為復權之宣告。

第七十四條 大總統得停止衆議院或參議院之

會議但每一會期停會不得逾二次。每次期間不得逾十日。

第七十五條 大總統經參議院列席議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得解散衆議院。但同一會期不得爲第二次之解散。大總統解散衆議院時，應卽令

行選舉於五個月內定期繼續開會。

第七十六條 大總統除叛逆罪外，非解職後不受刑事上之訴究。

第七十七條 大總統副總統之歲俸，以法律定之。

第七章 國務院

第七十八條 國務院，以國務員組織之。

第七十九條 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均爲國務員。

第八十條 國務總理之任命，須經衆議院之同意。

國務總理於國會閉會期內出缺時，大總統經國會委員會之同意，得爲署理之任命。

第八十一條 國務員贊襄大總統，對於衆議院負

責任。大總統所發命令及其他關係國務之文書，非經國務員之副署，不生效力。

第八十二條 國務員受不信任之決議時，大總統非依第七十五條之規定解散衆議院，應卽免國務員之職。

第八十三條 國務員得於兩院列席，及發言。但爲說明政府提案時，得以委員代理。前項委員由大總統任命之。

第八章 法院

第八十四條 中華民國之司法權，由法院行之。

第八十五條 法院之編制及法官之資格，以法律定之。

第八十六條 法院依法律受理民事、刑事、行政及其他一切訴訟。但憲法及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八十七條 法院之審判，公開之。但認爲妨害公

安、或有關風化者、得祕密之。

第八十八條 法官獨立審判、無論何人、不得干涉之。

第八十九條 法官在任中、非依法律、不得減俸、停職、或轉職。法官在任中、非受刑罰宣告、或懲戒處分、不得免職。但改定法院編制及法官資格時、不在此限。法官之懲戒處分、以法律定之。

第九章 法律

第九十條 兩院議員及政府、各得提出法律案。但經一院否決者、於同一會期、不得再行提出。

第九十一條 國會議定之法律案、大總統須於送達後、十五日內公布之。

第九十二條 國會議定之法律案、大總統如否認、時、得於公布期內、聲明理由、請求覆議。如兩院各有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仍執前議時、應即公布之。

未經請求覆議之法律案、逾公布期限、即成爲

法律。但公布期滿、在國會閉會或衆議院解散後者、不在此限。

第九十三條 法律、非以法律、不得變更或廢止之。

第九十四條 法律與憲法抵觸者無效。

第十章 會計

第九十五條 新課租稅、及變更稅率、以法律定之。

第九十六條 現在租稅、未經法律變更者、仍舊徵收。

第九十七條 募集國債、及締結增加國庫負擔之契約、須經國會議定。

第九十八條 國家歲出歲入、每年由政府編成預算案、於國會開會後十五日內、先提出於衆議院。

參議院對於衆議院議決之預算案修正或否決時、須求衆議院之同意。如不得同意、原議決案、即成爲預算。

第九十九條 政府因特別事業、得於預算案內、預

定年限、設繼續費。

第一百條 政府爲備預算不足、或預算所未及、得於預算案內、設預備費。預備費之支出、須於次會期請求衆議院之追認。

第一百一條 左列各款支出、非經政府同意、國會不得廢除或削減之。
一法律上屬於國家之義務者。
二履行條約所必需者。
三法律之規定所必需者。
四繼續費。

第一百二條 國會對於預算案、不得爲歲出之增加。

第一百三條 會計年度開始、預算未成立時、政府每月依前年度預算十二分之一施行。
第一百四條 為對外戰爭、或戡定內亂、不能牒集國會時、政府經國會委員會之議決、得爲財政緊急處分。但須於次期國會開會後七日內、請求衆議院追認。

第一百五條 國家歲出之支付命令、須先經審計院之核准。

第一百六條 國家歲出歲入之決算案、每年經審計院審定、由政府報告於國會。衆議院對於決算案否認時、國務員應負其責。

第一百七條 審計院以參議院選出之審計員組織之。審計員任期九年、每三年改選三分之一。審計員之選舉及職任、以法律定之。

第一百八條 審計院設院長一人、由審計員互選之。審計院院長關於決算報告、得於兩院列席及發言。

第十一章 憲法之修正及解釋

第一百九條 國會得爲修正憲法之發議。前項發議、非兩院各有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不得成立。兩院議員、非有各本院議員總額四分之一以上之連署、不得爲修正憲法之提議。

第一百十條 憲法之修正、由憲法會議行之。

第一百十三條 憲法會議、由國會議員組織之。

前項會議、非總員三分二以上之列席、不得開議。

第一百十一條 國體不得爲修正之議題。

非列席員四分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議決。

第一百十二條 憲法有疑義時、由憲法會議解釋

之。



看請

績成之科文英社學授函

本社英文科由商務印書館英文部富有教授經驗之編譯員

組織而成。并另聘專家助理。學科共分四級。每級各有八門。淺如習字。拼音。深如修詞文學。無不具備。而文法會話作文繙譯。尤為主要。自開辦後來者。

絡繹無不讚美本講義之完善。教法之精詳。茲節錄本社學員來函以供

參覽。

敬啓者。頤夏於民國二年負笈來滬。歷在私人所設英文學館研究肄習。率以
教學失當。未能獲益。及去年見貴社所訂函授章程。按部就
班。因材施教。而第三級尤與頤夏程度相當。即加入以為必有異於
大言欺人毫無實際者。果也。指示明晰。改竄精勤。而各種講
義。尤能循序漸進。引人入勝。茲僅九閱月。已終三級修
完。所有書報。皆能領解。收效之速。誠出意外。此非諸
先生之教法完善。實事求是。曷克臻此。

陝西旅滬學生汪顯虎敬上

函授章程印書社商務學科附館英文字典即設函索簡本函



國文範作

蔡氏傳

蘇州景海女學
正科畢業生 倪徵璵

蔡氏閩之漳浦人也。剛強有膂力。非瑣瑣裙釵比旁。涉詩書曉大義。夫張延祚亦以任俠好義聞。意氣殊相投。雖椎髻帕首。躬操井臼。泊如也。時朱明鼎革。清兵乘勝南下。旌旗摩星。駛驅逐電。所過如摧枯拉朽。無禦之者。及閩。閩人大震。有方祐者。遽擁兵數千。爲負嵎計。道經漳浦。與延祚有舊。因入訪。與談天下事。意不洽。語益齟齬。延祚故倔強厲聲呵之。祐怒拔劍殺延祚。氏聞之。哀慟搶地。幾不欲生。有子九齡矣。見母哭。嘵且弗止。氏轉念曰。大仇未報。稚子無依。我何。

死爲比營葬畢。謀於夫弟。擬散財募死士爲延祚復仇。夫弟止之曰。嫂一婦人。何能舉大事。且方氏勢方。熾嫂與之仇。是猶驅羊餒餓虎耳。幸毋聲。不則將赤吾族。氏忿然曰。叔自爲計良善。第恐長逝者之魂魄。齎恨無窮耳。雖然一息尚存。報仇終有日也。自是蓬首晨飛。枕函夜溼。居則忽忽若有忘。行則悶悶無所。之每聞人語。及方祐必多方刺探。之久之。悉祐移營甚近。心怦怦動。默計復仇之日至矣。時方子夜熒熒。燈昏。欲滅。氏摩挲一利匕。首。頻觀其紋。血淚涔涔。下。

而戶外聲啾啾然如泣如訴人耶鬼耶不可得而知。氏意動短衣偏袴袖刃出戶去繞小徑且近大營驀聞九歲兒嘵而踵至。賊曰若何爲者曰思母耳。氏曰噫天乎是將敗吾事脫有不慎身死奚足惜其如張氏一塊肉何乃勿促挈兒歸涕泣達旦。祐軍中無知者。氏自行刺不遂益悲憤墮胸臆時或拔刃擊牆牆壘械落聲如墮葉又或噭指出血淋漓衫袖間見聖怪不已。越一年祐窮蹙降清釋兵柄退爲編氓。

締姻於延祚族中每晤氏祐殊慚怍。氏佯慰之曰將軍統率戎行殺人以千計而獨我夫乎。氏早恕置之。將軍毋介也。祐聞之疑慮盡釋。一日祐單騎外出。將道經某地爲氏值悉握刃伏叢薄中。俄聞鸞鳴聲客傳生色多矣。

論曰壯哉蔡氏。偷易笄而冠。卽荆蠧猶拜下風。況其他碌碌者乎。惜當世無龍門史筆。不則一經煊染。刺落筆不涉平衍。洵足爲刺客傳生色。瞻廬

戒貪說

蘇州景海女學
正科畢業生 顧錦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其故君子明之而貪夫昧之。耽耽其視。逐逐其欲。但計目前之利。而不知日後之害。比比然也。爲吏而貪。則苟苴廣收。而人受其害。爲紳而貪。則武斷是尙。而人亦受其害。爲工商而貪。則何樓市。僞壟斷居奇。而購其物者。無一不受其害。其餘平民。苟有貪心。則強者盜弱者。竊智者計取愚者。哀求富者。不仁。貧者。無恥。凡其貪之所至。卽其禍之所兆。於是墨吏。劣紳。與夫奸詐之工商。紛紜雜揉。因緣爲奸。遂使禍變淳至。民不聊生。豈非若輩階之厲乎。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正謂此也。然而天理難容。人心未死。上有國法。下有清議。彼貪人者。即使得志。一時而黃梁夢短。惡貫易盈。黑籍魂歸。浮生有幾。寢假而輦帶褫之。則墨吏休矣。寢假而鄉里攻之。則劣紳敗矣。寢假而當軸諸公。蘧然夢醒。憫實業之不

振。憂社會之不良。挾其雷霆萬鈞之力。爲之痛除積弊。摧陷而廓清之。則劣工奸商。以及一切人民之蠹。誅者誅。罰者罰。向之貪得無藝。銖積寸累之造孽錢。一轉瞬而煙消霧散矣。慘矣哉。人爲之淘汰。何若是其烈耶。然則以貪禍人。實卽以貪禍己。縱使幸而漏網。而天然之淘汰。未有不及其子孫者。蓋膏粱文繡之餘。所生必無佳子弟。前人取之盡。錙銖後人用之如泥沙。天卽以其所生之人。汰其所貪之利。橫覽中外。豎觀古今。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者。此言雖近迷信。或亦貪夫之慘報歟。嗚呼。郭家金穴。鄧氏銅山。迄今尚有存焉者乎。言念及此。則貪心可以少息矣。

作戒貪說

危言悚論。如聞暮鼓晨鐘。瞻廬

春日種樹說

蘇州景海女學
正科畢業生 蔡秀珠

三春和煦之日於種樹爲宜合抱之木參天之樹其初萌也一纖微之子葉耳苟能植之以時培之以道卽能蔚成森林事業爲富國之基礎美洲之合衆國非今世最富之國乎漫游新大陸者往往累日經旬出入於綠葉扶疏之下緬尼之松密土失必下流之柏加利佛尼亞等處之豫章梗柟油然沃然接觸於眼簾飄然颯然喧鬨於耳鼓除遊伴外幾不復與他人相值偶或迷途往往有躡躅林中竟日而不得出者美國森林之盛可以概見而所以有此現象者由於人知種樹之重要而不肯辜負此春日也或謂菽粟關係民食則富國者當以藝穀爲要務種樹之舉其可視爲緩圖乎不知種樹之重要與藝穀相埒試視爾所立所坐所寢之地何一而非木乎小而爲根闌居楔大而爲舟車橋梁浮大洋之間駕空氣之中行陸地之上未有不取材於木者也供園林之點綴資水旱之防禦備家庭之衛生未有不仰給於木

者也美人知之播種於春日而養護於平時芟刈斬伐限制甚嚴如召伯之甘棠焉非特如是而已且有聖樹日之規定（即 St. Arbor Day.）是日也各校生徒必種一樹於林中而後栽者培之令其長育也吾國則不然種樹一端恒視爲賤場師之業平日不加培植而且一旦伐之則牛山之美木立見其濯濯矣固有之森林日形減少凡有大建築大工程莫不借材異地乞助他邦耗矣哀哉茫茫禹甸幾何不赤地千里也余謂救貧之策莫種樹若然欲種樹必擇三春適宜之日而尤以清明爲佳蓋清明者百卉萌青之日而萬樹轉綠之時也若能定清明爲中國聖樹之日而令全國生徒悉行種樹之典禮則國勢之盛物產之富胥於是乎基之涉筆及此不禁喟然高望已。

前半如讀新大陸遊記入後擬以清明爲中國
聖樹日大有見地贍廬

贈張浣英序

吳江私立麗則女
子中學一年級生趙仁鏡

原作留百分之六十五改百分之三十五博記
歲月如流。隙駒飛度。與君晨夕共硯席者歷載有半。
素心風雨相聚之歲月匪多而臨別依依乃不禁黯然魂銷矣。蓋君敏而好學。覃思不輟。爲同學弁冕。今以事中途輶學。君不能無怏怏也。然天下不乏無可。

贈張浣英序

吳江私立麗則女
子中學一年級生金衡

原作留百分之九十刪改百分之十博記
人生最難得者。其惟同道得朋乎。然同道得朋矣。而相處焉。不能久。則眷戀爲尤甚。予與暨陽張浣英君。同硯席。麗則女校者歷數載。其間離合者數矣。初君之離校也。方畢學於高等小學。歸任教職於其縣之長涇鄉。然君歉然不自足。去歲春。乃重來校補習。及

奈何之事。而天下終無迫人於無可奈何之境。惟在君之善自處。勿爲境所困而已。君其勉乎哉。湖山大好。長無相忘。收轉入離緒如神龍掉尾魚雁可通。毋金玉爾音。區區懷戀之意。非筆墨所可罄也。惟君有以察之。

忽判袂能不戀戀於懷耶。然吾聞暨陽濱江而處。入轉君未必不樂而莫其有爲。東南禮讓之邦。其士夫勁直重節。

以相慰情深故爾文明爲一樂亦未必不醇醇其有味也。獨如衛之離羣義婦人婉婉而多從君儻歸而展其所蘊以培植其

教爲一樂亦未必不醇醇其有味也。獨如衛之離羣索居者相思相望君其何以相慰也耶。

贈張浣英序

吳江私立麗則女
子中學一年級生 殷同薇

原作留百分之六十刪改百分之四十博記

夫人之有聚散猶花之有茂謝也。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昔人猶有睹殘紅而雨泣者。館上落花一筆然後轉入情別意思鈔勒極見匠心况吾浣英君素心晨夕一旦歧途惜別能毋悲乎以吾之

不能忘情於君知君之惓惓於吾也。一筆咽住然自古心心相印。轉強作排遣有千里而神交者臭味差池有同堂如陌路者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又何必相聚爲樂乎於君之行也遂書以與之

贈張浣英序

吳江私立麗則女
子中學一年級生 陸振權

原作留百分之八十改百分之二十博記
人生聚散無常而忻戚寓焉於尋常交誼且然况其爲同硯席者耶。溯自權入校以來與君朝斯夕斯賞

奇析疑融融洩洩不啻姊妹然向下再作一折筆文字極好徐夫以君之好我儻獲終身聚首寧不快耶顧人情孰不惡別離而卒不能不有別離之一日此轉妙在此言簡意約此予所爲淒然

於懷也。然君今教授於其鄉。轉入勸勉意思乃合古入臨別贈言之意則以君之博文約禮必能挽回習俗樹之風聲豈獨爲母校光卽同人等亦將援君以自重焉君其勉乎哉人亦有言曰天下治亂匹夫與有責吾則謂天下治亂豈惟匹夫之責風化之所以正斯民之所由作新莫非我

諸姑姊妹之所有事矣今者依依惜別在君有不能忘情於權而權固有不能恝然者筆妙如環轉入頌意蓋勉之甚也惟君敏而好學日進於無疆此一行也所以光母校之聲譽爲同人矜式者何極此則權所爲日夜馨香禱祀以祝之者也行矣勗哉

贈張生序

錢基博

贈序一類蓋由臨別之頃親故之人相與作爲文字道其惓惓之意而致諷勉乃古人臨別贈言之意也昌黎於此等文最工

長涇女子張浣英本校女生也事余學文字質中資而頗勤苦於讀撰述粗有條貫此其勤勉雖可嘉而亦未爲甚異也然以近日女學萌蘖而底於成德達材者之鮮也物以罕而見珍如生之儔亦所謂祥麟威鳳矣於私心不能無所冀也今以有不特意事中

途輶學此余所深惜也夫學匪盡人可能者也才智矣或不足於賞力有賞力者而又不知學如生者賞力匪不足才智雖不逾人人而勤能補拙庶幾如中庸所謂人一己伯人十己千者今又爲事勢所迫不得不竟所志此余之所爲深惜雖生亦不能無呼負負也雖然有惑焉自古才女子匪必盡出於閥閱而華門圭竇如採葛婦羅敷之徒所謂小家碧玉者又未必能有所師承親師取友然而篇什流傳著見才懿

者。何可。勝。道。即。以。今。日。之。女。學。生。號。稱。受。學。校。教。育。者。視。之。匪。無。以。相。勝。恐。亦。未。能。鬢。鬚。似。之。也。豈。匪。學。之。成。蓋。出。於。自。爲。者。多。而。不。必。有。相。授。受。者。耶。果。使。生。事。余。卒。所。學。其。能。有。以。愈。於。今。日。之。女。學。生。號。

本校成立第十一週紀念日頌辭

陸振權

原作留百分之六十改百分之四十博記

學校之有成立紀念日猶人之有誕辰也。以人之誕辰作繩筆可謂能近取譬人生逢誕辰必盛具召親朋一堂歡聚引觴祝難老誦萬壽無疆之什者比比皆是也卽學校成立紀念日亦何莫不宜然惟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三十四十而曰壯曰彊五十始衰至於八十九十而爲老與耄者世之大常也吾麗則女校肇始於丙午歲星十一週以人之年齡算之亦所謂十年曰幼耳十年著眼文心極細可謂獨探蘿珠非老耄比也雖然武昌張濂亭先生言之人

所以爲盛衰無不以其志若氣耳志氣頽而茶然其不能振雖若年二十三十四十不啻其老焉耳志定而氣充神王而守固雖若八十九十不啻其壯焉耳然則人之盛衰果以其壯與老乎哉權則謂茲校之盛衰亦無不視吾諸姊妹之志與氣何若耳使吾諸姊妹韙勉自將竿頭日進則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方興未有艾耳匪然者業精於勤荒於嬉居諸坐耗徒呼負負是則校齡雖幼而未老也指局勢變不敢淺

其人固尙犖然壯俊也。身則未老而其質固已敝矣。雖日祝其難老而卒不能不老。日頌其萬壽而卒不能有壽。山環水抱迴應起筆骨節靈通如常山之蛇首尾互應是之謂寫法亦徒見其爲辭費耳。於

事何補哉。茲值本校成立第十一週之紀念日。權躬。過盛會不敢爲虛美溢飾之辭。故書此以爲諸姊妹。勗亦以自勗焉。收點出作意極得體

本校成立第十一週紀念日頌辭

金 蘭

原作留百分之六十增改百分之四十博記

維丙辰春二月有二十日爲本校十一週成立之紀念日。溯其創辦之時。適在丙午之歲。越明年。衛遂肄業焉。當斯時也。同學寥寥無幾。此十一週中。校長經之營之。煞費苦衷。以迄於今日。資笈來校者。叢百四十人。以視十一年前。不啻什一倍。之然則。我校長其亦可忻然色喜。撫衷自慰矣乎。妙得委婉文字亦極純熟惟予沾漑春風化雨之潤澤者。十一載於茲。

裁培諸師之訓誨。幸獲循例昇級。以迄於今。自問故我依然居諸坐廢。有負栽成寸心。抱疚不可以言喻也。今值十一週紀念之日。躬邁盛會。莘莘同學。一堂懽笑。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春日遲遲。亦若爲之色然。顏開者。寫風光之妍媚隨手點出頃意如右軍黃庭到恰好處不愧心靈手敏意者。茲校之忻忻有新意。正如方春之草木。萌坼向榮。未有艾乎。亦於是乎兆之矣。

本校成立第十一週紀念日頌辭

錢基博

此體古所無、迨清季乃盛行、於贈序類爲近、不

得以頌論、

厥惟我麗則女校肇始於太陰歷之丙午。迄今歲丙辰歲星十有一週月紀二日算二十其成立紀念日也。博鄰縣子也。倖獲以不學無材之身覲顏臯比用達盛明與諸姑姊妹雍容揖讓祝嘏一堂驩虞如也。博念周之西都多君子而詩人則思詠其女子焉。於既醉之七章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八章曰其僕維何釐爾女士說者謂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蓋君子之所以萬年也。今之女學生號稱受學校教育者。世亦謂之女士如諸姑姊妹是也。雖然士豈易言也哉。孔子曰推十合一曰士許淡長爲詰其義曰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十從一易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由一而推之十地道之所以有終也。由十而增之一天道之所以更始也。而士者推十合一則道之所爲成始而成終也。故

本校成立第十一週紀念日頌辭十
曰通天地人三才謂之儒。又曰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儒則士之異稱也。士之從一者何也。曰惟初大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是故不明道之大原洞徹太極無極之旨者不足以言。士然則士之從十者何也。曰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一爲南北則四方中何也。曰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一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具矣。是卽一物不知爲儒者恥之說也。然則宇宙之廣萬彙之衆莫匪士之所有事匪是者不足以言。宇宙故曰士不易也。茲校肇啓丙午迄今歲十一以數言之則由十而增之一天道之所以更始也。設推十而合之一孔子則謂之士博故爲釋士之義以諗我諸姑姊妹諸姑姊妹而居士之名乎。莊叟云名者實也。諸姑姊妹亦必自恥之。恥之斯勉之矣。則證之詩人明之義雖校之於萬斯年景命之有僕何莫匪係於我諸姑姊妹之勉爲士也哉。

讀司馬相如上諫獵書書後

廣州立本女子師範學校師範生 馮本生

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故諫之道。非直言。強諫之所能也。惟順言正議以導之。然後能使君必納。故汲黯之戆不如右尹子華之婉。朱雲之折檻不如左師觸鬪之諷。三老之悟武帝不如田千秋之一言。五王之復唐不如王方慶之一對。故古之明臣哲士不徒能諫君之過亦必能格君之非。使徒直言以諫。唾罵於君前不能裨補闕漏。益且逢其君之怒。此未能盡諫之道也。善乎司馬相如之諫武帝。猶乎其言溫而不猛。不以從獸荒禽之語。瀆武帝之聽。故能使武帝樂其言而納之。宜乎武帝之心悅而。

誠服也。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明主固知之矣。况乎武帝英斷之主哉。故相如之諫先以犯車清塵人不暇施巧之禍。戒之次以避危無形以導之出乎忠愛之心。其言深切著明可使人信可使人樂。故能回武帝射獵之轅。使其頓然而反。故爲武帝所嘉納也。苟以荒時廢事爲諫。如周昌比漢高於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雖不加罪然不能止武帝之轅矣。况納之乎。嗟嗟。世之以直諫而受禍者不可勝數。無裨於國有害於身。其亦未奉教於相如矣。可慨也夫。於相如進諫心事能闡發得出具見讀書有得至其文筆條暢詞亦腴潤。

讀太史公刺客列傳書後

廣州立本女子師範學校師範生 王文寧

曩讀史記刺客列傳。嘗然而思瞿然而起。驚愕失措。心駭詫之。以謂刺客之流。威刲人主。戮辱卿士。尙武犯禁。不軌正義。儒者弗道也。司馬公曷爲表章之哉。及覩刺客之行事。然後嘆其報主之熱誠。特立之性質。誠足以振懦而起頑也。曹沫。荆軻。諸傑生當春秋戰國之時代。大國恃壓力陵轢小國。貴族恃強權。阜隸世家之數子。獨能忠主復仇。赴難拯厄。梗骨剛腸。勵世摩俗。或斷金漱隘。刎頸苦蓋。或要離焚妻。荆卿挺族。雖九重懸遠。百雉嚴絕。瀝血抽誠。披胸露款丹。

心莫亮白。奴先指赴。焦爛於湯火。甘殞逝於旦瞬。瞰者怵目。聞者悼心。自非具愛國之精神。脫奴隸之根性。烏能喪七尺之軀徇一顧之感乎。以視後世之人。爲外敵所欺侮。異種所輓縛。猶低首下心。傀儡化也。依阿濁世。不思振奮者。何啻涇渭殊派。薰蕕異味也哉。

力揚刺客之好處。純爲勵世摩俗。起見此作一出真可以立懦起頑。

朱浮言長吏宜久任論

廣州立本女子師範學校師範生 羅雪澄

自封建之制廢而守令久任之典不復見於後世。爲長吏者朝進而暮退。以爲杜其專權。使不至爲國之害。殊不知國事之廢弛自此始矣。夫長吏者所以佐天子治民者也。其於人情風俗必能洞然悉之。然後

可以爲民興利除害。故長吏者貴宜久任者也。降及後世。政事日繁。而爲長吏者又不能久任其職。遂至國事日非。民生日因此在承平。猶且不可。而况於天子初定之日乎。漢光武時初定天下。承影敝之後。自

以休養爲先。拊循爲急。故朱浮乃上書言長吏宜久任。以拊循其民。光武采其言行之君子。於此未嘗不嘉浮之明。於治體而益嘆。光武之治有由來矣。夫長吏之患。患乎不能久任。而非患乎久任也。蓋天下之事。各有不同。風俗人情亦各有異。或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故非久任。不能使其於風俗人情之利病。

一一而知。故欲休養乎民者。必宜於此。加之意也。彼光武之時。民疲於新莽之亂。非久任長吏。以治之。則其民更難有休養之日矣。光武之所以至治者。亦賴此也。吾觀後世之任長吏者。亦大異於是矣。初登堂。

以治民風俗。未知也。人情未習也。乃竟妄斷獨行。不以民生爲念。及其知之。旣審而或以陞轉聞。或以貶黜見而新長吏又至矣。其妄斷獨行。亦猶是也。卒致民生困蹙。盜賊滋熾。而國事遂不可問。噫。其亦未奉教於朱浮之言也。故吾謂朱浮之言明於治體。而光武之治亦未嘗非浮有以致之也。

吏治之隆。首推兩漢。固由人才之盛。亦未嘗非久任之功。作者本此立論。發揮透闢。氣盛言宜。足見

揣摩有得

霍光不學無術論

廣州立本女子師範學校師範生 王文寧

嗚呼。自古奸雄擅權僭竊朝綱者。莫不挾持盡忠爲國之名。而陰售其要君妄作之事。是故其治也。則爲忠臣。其亂也。則爲奸賊。其心之險詐。有不可得而言。

者。其故何哉。惟不學之故也。惟善學者能開誠心報公道。具知人之明。有知幾之見。不使有篡逆之罪。加之我。而又善保其身。後此固非不學者之所能也。吾

讀史至漢武帝之世。見霍光輔幼主嗣位。而又能安天下。未嘗不嘆其能受託孤之重任也。及讀至迎昌邑王而又廢之。而後知其初之所以能輔昭帝者。以在位日淺也。既迎昌邑王而又廢之。知其無知人之明也。及又觀其妻之邪謀。立女爲后。與乎身後受滅。以增傾覆之禍。然後知其奸賊險詐之心。貪乎祿而不能有知。幾之見也。夫旣無知人之明。而又無見幾之智。宜乎班史謂其不學無術者也。夫以霍光之輔昭帝。其在位之日淺。固無論矣。卽以昌邑王論之。昌邑王之荒怠。朝中文武盡皆知之。以霍光爲朝中重臣。竟不能知耶。不知其荒怠。而迎立之。是不智也。旣知而又立之。是欺昭帝而負武帝之託也。且以臣廢君。其罪有不容誅者。一舉二失。此迎昌邑之失也。若其妻之邪謀。立女爲后。是懼禍之及。而欺其君光。又

縱而庇之。功成不能退。以至身後受滅。此貪祿特寵之失也。凡若此者。皆不學之故矣。然吾謂霍光之罪尤爲甚者。以臣廢君。是董卓廢立之爲矣。妻之邪謀。立女爲后。是與曹操之弑許后。立其女等矣。故霍光者。實董卓曹操之輩。然其所以未至董卓曹操之甚者。以人心未歸之故也。是故其治也。則爲忠臣。其亂也。則爲奸賊。噫。霍光者。其真不知學者矣。使霍光當日旣迎昌邑王。立之。則必如伊尹之教。太甲使歸之。於正知其妻之奸謀。則必如日磾之殺弄兒。功成身退。則必如張良之歸隱。上旣不受廢立之惡名。下亦可以開誠心報公道。而又可以保其子孫。何爲計不出此哉。故史謂不學無術。洵不謬也。

以曹操董卓責備子孟。其深文苛論。咄咄逼人。觀於此。益信文人之筆。洵爲可畏。



(印) (影)

史四版殿

預約期
書截及時
止約出

陽曆年底

惠諸君為幸
速希從願

預約

(每部七元)

中國上等紙印賽

史記漢書後漢書
二國志

共五冊一千頁

一、內地欲購預約券者可將預約價寄交本公司或分館收到後將預約券掛號由郵局寄奉。

二、郵局信局不能匯款之處可用郵票代錢

以九五折計算例如預約一部應寄一角之郵票七十三枚一分之郵票五枚分二次交者聽。

三、出書後由上海寄奉者每部之郵費如下

二十一行省一元 蒙古新疆西藏郵會各國三元六角 香港青島威海衛日本

一元二角 澳門二元四角 各省分館及分售處郵費由各該處自行酌定

四、輪船火車不通之處如在民國六年陽曆正月以內廣西雲南貴州四川陝西山西甘肅新疆及國外各地如在六年陽曆二月內將書價郵費全數交付郵局寄遞上海本公司者(以郵局圖記爲憑)亦照預約辦理但與分館無涉。

預約簡章



林烈女傳

李宗傳

林烈女者。平湖城南門外小家女也。年二十嫁顧三子。顧大。顧三亦平湖人。以傭販徙居乍浦之湯山。其妻顧嫗。故倡也。先與參府吏人某私。生子。因冒姓曰顧。大比長爲娶婦。卽烈女也。烈女有兄二。一以鬻薪。一以刺船爲業。常寄外。烈女獨與母居。母聽媒妁言。以女許顧。不知其爲倡也。烈女入門。見與顧嫗往來者不類。問之。則曰某某姻親也。某某累世好也。吏人日夕來。尤譖謔無忌。烈女心知之。而未敢言。一日。更人至。嫗嗾烈女曰。此而翁密友。恩逾骨肉。爾毋嫌。其以茶獻。烈女不得已。強獻茶。俯首跼蹐。若無地。自復予杖。又斬之食。不令飽。如是者年餘。烈女奄奄一

息矣。嘉慶九年正月，吏人偕諸惡少入顧嫗家治酒。穀爲長夜飲，酣嬉淋漓。烈女恐其乘醉逼已也，復竊出赴海。海距室稍遠，不能一蹴至。烈女疊受捶楚，且久饑氣衰力竭，方蹶躋前行，適有醉歸者見其情異，苦詰之。而顧嫗與客醉後覓女不得，度其必赴海，命顧大亟追之。至是見烈女又執之歸。因是愈欲殺烈女，以杖笞未足，取器沉重者力擊之。烈女腰脅俱折，已復加炮烙。下體焦爛，二十九日烈女死。鄰里切齒恨，終畏吏人不敢置喙。有同烈女兄刺舟者不平，鳴諸官。合邑哀憤，吏人懼，與顧嫗謀速殯掩其傷，罪當未減。邑令路君聞之，卽啓棺驗，自腰以上死傷二路。君曰：「可矣。」下顧大於獄擬罪絞。先是烈女死時，里人知其事由某吏，又聞其急殮掩傷，愈憤，欲執吏人與嫗送諸官，吏故猾，乘間逸去。嫗亦走匿，乃繫顧大於柱礎，兼毀其屋。久之，嫗從山谷中出，羣兒見之，持竹杖追逐，鞭撻無算。一時觀者稱快。然其後顧大瘐死。

獄遂熄。吏人及嫗竟無罪。後十年，余攝平湖篆，聞烈女事，訪詢士夫及土人之可信者，辭皆無異。取其案牘閱之事已久，欲平反不得，欲爲請旌，旋以去任，未果。心以爲疚。邑諸生陳謨爲烈女傳，余益以所聞備細書之。昔歸熙甫於安亭，張貞女死既樂其事，又書其獄，又紀其神異，不啻三致意焉。良以禮教衰，廉恥日薄，窮欲滅理者所在皆是。一女子抗節守貞，甘受荼毒，至死而不變，此君子之所樂道也。然張女死，其族有明義者，必欲白其冤，而烈女之冤幾沒。張女死，終罪起事者與其姑，而烈女主謀之人卒倖脫。張女死，有小女奴明證其事，而烈女無一人爲言。張女死，火反風旱，大雨百鬼暴姑戶，空中聞鼓樂聲，火從祠柱出，而烈女死後，聞無聞。豈人心異而鬼神亦不古若耶？抑烈女自安義命，不欲以奇蹟著人間耶？張女，汪婦也。熙甫書曰：「張貞女爲貞女，絕汪也。」余爲烈女絕，顧故亦曰：「林烈女云，旣詳其事，重悲烈女之志，復

爲楚聲以弔之其辭曰

悲賢媛之連蹇兮植孤根於下里誰使鳩爲媒兮委芳蘭於泥溼處溷濁而思潔兮夫固戾情而拂旨睇閨闥之暗汝兮實覩魂而懷羞不吾慚其亦已兮反齋怒以余尤詫老魅之狡猾兮狐覲顏而獻媚引獵犬之成羣兮布黃金以爲餌奮不顧而葆貞兮懾吞聲而忍淚母目擊以神傷兮兄聞風而氣沮欲引決以自裁兮嗟未得夫死所望大海以奔赴兮潔吾身以弃捐悼鄰女之夢夢兮挽殘喘以遷延死未成而益悲兮計以深而轉毒繼鉗錘以焚炙兮哀不勝其慘酷惟鐵石之性成兮任糜軀而不改也故雖氣絕目瞑兮炯英靈其如在也亂曰

氣凌五嶽兮涌江河光爭二曜兮揖羲娥玉可碎兮潔不磨骨可折兮心不阿埋正氣於泉壤兮鬱高塚之嵯峨孰百年而不死兮彼粉白黛綠烟消燼滅者其如何余固可以不哀兮羌不知涕泗之滂沱重爲招其魂曰彼儻僂兮何人斯禽居獸處兮惛不知鴟梟啄鼠兮甘如飴鳳凰過兮嚇之霜烈烈兮蕙艸萎芳馨狼藉兮惜者誰握憲典兮繫士師胡不信讞兮成獄辭國之法兮民之彝居厥位兮毋乃尸乍浦之滸兮黑雲垂湯山之麓兮寒飆吹白日杳冥兮號虎貔瘞貞烈兮山之帽魂兮魂兮我心悲魂兮魂兮毋仳離海潮湧洞兮蟠蛟螭魚龍叫嘯兮腥揚鬢木石之怪兮魍魎兮山鬼逐隊兮驅文狸魂不可與爲游處兮恐異族之來欺魂其守此墓土兮產赤箭而茁靈芝芙蓉可爲屋兮薜荔可攀爲帷衣荷芰兮珮江蘿木蘭露飲兮秋鞠療饑白鶴矯翼兮青松枝猗容與兮無不宜帝遣巫陽兮迓貞姬前素娥兮後靈妃玉琴寶瑟兮橫參差雲霓曉謁兮揚旌旗斑龍馭兮彩鳳隨葬之上征兮心悅怡九關闖闔兮高巒巖青琳之宇兮明采恩瓊華瑤艸兮羅堦墀靜室夐處兮無人

闕招織女兮。製錦聽龍女兮。歛旒挹沆瀣兮。沐華滋理雲。被兮整容儀。東擊搏桑兮爲衣。櫛西注弱水兮。

鵝籠夫人傳

周容

鵝籠夫人者。毘陵某氏女也。幼時父知女必貴。慎卜增得鵝籠文。卽增之母曰。家云何。開口即問家之貧富。寫出婦人常態。曰。吾恃其文爲家也。家累貧。數年猶不能展一禮。以上述夫人之父賞家常境。事却只以數語了之。絕不累贅。妹許某家。故豪遽行聘。僮僕高帽束條者將百人。筐篚百里許。媒簪花曳綵。默部署。默字好。不默不足以見體制。次第充庭所。錦繡縠珠釧金碧。光照屋梁。門外雕鞍駿騎。起驕嘶聲。媒人嚴肅不敢作聲。而門外駿馬乃故作驕嘶。以鳴得意。殊之靜。馬之動。皆所以博主人歡也。是文章加一倍寫法。宗戚壓肩視。或問迺姊家何似矣。與家云何句呼應。寫盡世俗恆態。媳婢共圍其妹。歡笑吃吃。夫人靜坐。治鍼黹無少異容。自妹許某句至此爲第二段。極寫其妹之得意。以跌出下文。夫人之榮寵。文乃愈覺有聲有色。將欲揚之。必故抑之。是行文一定之法。否則便落平衍。一日母出。妹所聘幣裁爲妹服。忽懼

曰。爾姊勿復望此也。身屬布矣。夫人聞之。卽屏去絲帛。內外惟布。再寫夫人母之勢利。以形容夫人之貞淑。是文章對面寫法。再數年。鵝籠益落魄。夫人妹已結鴛鴦枕。大鼓吹簇鳳輿出閣去。夫人治鍼黹無少異容。自一日母出妹所聘幣句至此爲第三段。行文至此。如黃河之水。追壓極矣。以下便將決隄而出。一瀉千里。壬子秋。鵝籠歲二十四。舉於鄉。夫人母謂已出意外。人聞鄉里牧豬見泥金報捷。自有種將信將疑景象。卽鵝籠亦急告娶。故作一頓。夫人謂母曰。總遲矣。著此一句。非寫夫人之貞氣。愈以見夫人之抱負耳。於是鵝籠愧而赴京中。兩榜俱第一人。名闕天下。南京兆聞狀元貧移公帑。金代行聘。聞中著此一句。可見明季官嬪之壞。官吏奔走執事。宗戚媳婢間。視妹時加甚。夫人仍靜坐治鍼黹無少異容。自于壬子秋句至此爲第四段。三用夫人靜坐治鍼黹無少異容句。不惟語氣倍覺生動。文章亦有脈絡。此文注宜細玩處。已而鵝籠奉特恩賜。

歸。夫人以命服娶。生榮、夫人撫按使者已下及郡守俱集驛庭候。夫人生榮、鵝籠親迎自毘陵抵鵝籠家絳紗並兩岸數十里。夫人、生榮、縣令角帶出郊伏道左。夫人、生榮、女子顯榮聞見未有也。十年爲相夫人常以禮規放佚故鵝籠當時猶用寡過。自己而鵝籠奉特恩賜歸句至此爲第五段連寫鵝籠當上接以禮規放佚一句夫人之賢乃突然躍出。

壬申夫人卒於京邸朝廷賜祭者七。

死哀、夫人遣官

謹喪歸。夫人飭有司營葬。死哀、紼引日公卿勳貴奠幄鱗次東郊如雲水陸南經二十餘里几筵相接。夫人死哀、卒時謂鵝籠曰地高墜重公可休矣妾不自知何故以今日死爲幸。

自壬申夫人卒於京邸句至此爲第六段文法同上見傳夫人之死非安富尊榮而死乃憂危傷而死臨死教言一字一淚其如鵝籠不悟何食肉者鄙聞暮鼓晨鐘愈歎然思臥轉向銷金帳裏淺斟低唱消遣睡寢去耳

間歲鵝籠告

回里久之復夤緣再相縱淫恣亂政賜死。

贊曰余至燕聞鵝籠小帽青衫死古廟中刑部錦衣諸官鑰門復命去尸掛三日旨下始殮牛車載柳棺出柳無一視者未死時京師盛傳十子謠十子者如葉子附子類葉子戲初起鵝籠篤好之偕客鬥恒通

曙直宿內閣輒攜女子男妝入余友徐心水時爲侍御嘗語余曰鵝籠嘗瞰附子對客不去口故面如紅玉其賄也厭銀矣以金厭矣以珠俗稱金珠俱親之以子故與在十子餘子余偶忘焉鵝籠再相如此知夫人卒時所言固已窺其微也。遙應上文一筆不漏嗚呼夫人之得罪於國也固先得罪於婦矣。

〔總評〕此文傳夫人而夫人之賢淑却只以靜坐治鍼黹無少異容三句淡淡寫出其餘純從夫人之左右前後陪襯出來而夫人之賢淑自見先生之論文曰文無他謬巧惟於題之前後左右取其光彩以相激射又曰文之道在離離者如月在水捉月於水而不得月如風御香覓香於風而不得香此文正自寫其心得處鈍根人讀此可以澈悟不少。

〔注〕鵝籠宜興周延儒。

周容字茂三別號鄧山明遺民董次公謂其詩

一。畫。二。書。三。文。四。錢。牧。齋。稱。其。詩。如。獨。鳥。呼。春。
九。鍾。鳴。霜。

精神。引。伸。其。趣。味。以。供。女。學。生。國。文。自。修。之。用。
此。篇。特。示。其。初。例。力。薄。任。重。不。知。能。斬。至。於。成。
書。否。又。不。知。閱。報。諸。君。亦。歡。迎。此。種。編。例。否。祈。
有。以。賜。教。也。西。神。

文論詩賦并將每書大意摘出闡發其

爲之評註





小說 梅村俠女

瞻廬

老屋三椽。繞以枳棘之籬。籬以內拓地數笏。遍栽秋菊。菊已放苞矣。以失於灌溉。故瓣萼枯槁。枝條瘦弱。有憔悴可憐之色。籬畔立一女郎。年可十五許。眉目姣好。而膚色則如傅黃蠟。病態慚慚。骨見衣表。向花癡立。如泣如訴。其人固以花爲命者。而今則與花同。活汝儂。固知之。顧自今以後。汝卽欲沾染此涓漒淚液。亦屬渺不可得。汝命未絕時。而溉汝者。早辭此人。世而去矣。女郎對花灑淚。絮泣不休。忽有一中年男子。氣咻咻然。自外入。語女郎曰。阿霞。汝父今日東西。矯不羣者。乎。何以灌漒。一失其時。卽奄奄不復有生氣。朱顏不再。黃馘堪悲。花乎。汝其儂之。小影乎。語已。淚簌簌下。

既而以指黏淚。彈染花間。曰。花乎。此爲儂最後施汝之灌溉矣。向也溉汝以水。今也溉汝以淚。淚不足以活汝儂。固知之。顧自今以後。汝卽欲沾染此涓漒淚液。亦屬渺不可得。汝命未絕時。而溉汝者。早辭此人。世而去矣。女郎對花灑淚。絮泣不休。忽有一中年男子。氣咻咻然。自外入。語女郎曰。阿霞。汝父今日東西奔走。饑腸轆轤作雷鳴。令人不可片刻耐。茲歸就食矣。阿霞。汝治炊也。未霞曰。有餧粥一器在。兒留以待阿父者。父曰。阿霞。汝進食也。未霞悽然曰。父不歸兒。

何敢食。今且與父分食之。父啜其糜兒止須飲其瀝耳。父曰：慘哉吾阿霞也。

此可憐之父女入室就食。饘粥一器。須臾而盡。父曰：甕中贊米幾許矣。霞曰：殆不及二斗。以之煮飯。止堪供七日食。惟淪爲薄糜。或可延父女半月之命。父曰：如兒言。吾父女之生命亦至危迫矣。雖然。村人之盜無餘粟者。欲延旦夕之命。而不可得。尙敢望半月耶。噫阿霞。誠不料旱魃作威。竟釀此絕大之慘變也。霞曰：然則全村之人。其將坐以待斃耶。以兒思之。未嘗無救饑策。或向鄰縣購米。或向固戶告糴。兩者舉其一。即可挽回浩劫。何村人計不及此。父曰：兒所設策。此間固計議及之。其如失望何。霞曰：請父語兒以失望之由。父曰：吾腹雖果。而體猶倦甚。稍回復吾精神。當爲兒詳言之也。

於是凝神者片晌。肢體乃稍稍適。因曰：兒乎。吾所以枵腹奔走。與村中父老相聚議者。正爲救饑計也。村

人以絕糧在即。不得不仰給外來之米。以資挹注。前月曾醵巨資。買舟至九江。購米。顧望眼欲穿。而購米之船久不返。蓋此次贛省旱災。不僅限於梅村一隅。地鄰近城鎮。莫不然。風聞購米之船已爲鄰縣饑民中途邀襲。此耗雖未證實。而衆口一詞。各村已喧傳。殆徧兒乎。米船果被襲者。則不出三日。道旁餓死人。將充滿溢谷矣。語次。唏噓不已。霞曰：第一策失敗。矣。然則第二策又何如者。

父聞而歎曰：兒言向固戶告糴耶。噫。此間固戶豈復有絲毫人心者。東村甲乙兩固戶。各儲米百石以上。出其所蓄。已足延村人累月之殘喘。顧屢向告糴。而出其固戶之意旨。爲斷若大固戶。猶豫無發粟意。則小固戶萬萬無自專之理。霞驚詢曰：大固戶誰耶。父曰：耶。卽向者圖喫天鵝肉之癩蝦蟆耳。霞曰：豈黃積封其人耶。父曰：然。霞曰：何物偷奴。忍使千百哀鴻輾轉。

呼號而不之顧。其存心亦太酷矣。父曰：「彼富人之用心詐逾鬼蜮。毒過蛇蝎。烏可以常情論之。吾今揭示其隱謀。兒其聽。」霞曰：「諾。」

父續言曰：「積封之所以斬不發粟者。彼特謂時機未至耳。此間因乏糧故。誠有朝不保暮之象。顧村人一線生機。猶懸懸而未絕者。則以購米之船。或者無恙。歸來耳。揣積封之用意。非俟村人山窮水盡時。必不肯輕於發粟。設購米之船。竟不返。則村人饑不得食。危象立見。析骸易子。以肉糜爲食料。無一非意計中事。而積封之時機至矣。纍纍廩粟。何慮不得善價。望斷由我。莫敢誰何。卽以兼金易升米。亦必趨之若驚。積封獲利之厚。非可操券待乎。」霞作恨恨聲曰：「天乎。彼儉竟以村人之死爲己利。良心斲喪盡矣。」父曰：「村人之死固不足邀。彼儉猶未能忘情於汝。吾適自東村來。遇彼儉於道中。彼儉睨我而笑曰：「朱簡卿君別來數日。何消瘦至是。吾知其隱含諷意。」

因曰：「鄙人生平不受嗟來食。那得不瘦？」彼儉曰：「簡卿汝太自苦矣。此間災象已成。不出旬日。人人有斷炊之厄。吾誠憐憫汝。思一援手。汝何倔強乃爾？」吾詫曰：「鄙人實不甘受人憐憫。彼儉笑曰：「簡卿。汝不爲一身計。獨不爲膝下人計耶？」娟娟此豸坐視其槁死蓬戶之下。汝心亦太忍矣。吾曩欲量珠爲聘。汝執拗不肯。從命。今當生死關頭。奈何尙不知變計？簡卿乎！汝倘幡然變計者。則此蓬門垂萎之花。立可移植金谷。汝一生喫著不盡。尙慮枵腹耶？吾憤甚。遽唾其面曰：「惡是。何言吾女雖陋。萬不能列汝姬妾。行汝休矣。」乃公然死于汝底事耶？」霞聞父言。俛首不語。若有所思索者。旋曰：「阿父疲於奔走矣。今夕當早寢。多言殊勞神也。」

一日清晨。擁米居奇之黃積封。方坐廳事。語其莊客趙三曰：「村中購米船。頃有歸來消息否？」趙三足恭對曰：「僕前日承積翁命。散播流言。謂米船有被襲之耗。

此特一時權宜藉以塞民心耳。今村中炊煙將絕而米船杳杳無返期。爾時謠傳之詞此際倏成事實。村民之命絕。積翁之運亨矣。敬以此爲積翁賀。積封撫其焦黃之短髭。格格笑曰。趙三吾平時積粟不積錢。正爲今日地耳。千倉萬箱。至今日而盡出之已足。獲倍稱之。顧吾意殊未饜。足必使一般人民備受槁餓之苦痛。而吾之廩米乃益增其價值。故糶粟之期至早。尚在旬日以後。汝以此計爲何如。趙三作媚態曰。積翁此策諸葛不啻也。語次忽見傭工小張自外至附耳與積封語。積封愕然曰。朱倩霞耶。彼來謁我。何事者。因作沈吟狀。旋曰。彼來亦大佳。汝第導入書室。言吾將出見小張。應命去積封迴面語趙三曰。小妮子不能捱餓矣。清晨至此。作麼生得毋向我乞恩耶。汝其少待。吾將面此。妮子去趙三茫然甫啓齒。欲動問而積封已起自座中。勿促入書室。不復返顧。積封且行且思。謂阿霞。小妮子平日眼高於頂。鄙我。

爲守財虜不肯稍低顏色。何意饑來驅人。乃亦俛首入我門下。我此番見妮子。當力持驕矜態度。不輕允其請求。俾知守財虜非易與者。思至此。則趾高氣揚。作睥睨一世之概。乃足跡甫及書室。經彼姝美目。盼而百鍊之鋼已化爲繞指柔矣。維時倩霞刷鵝鷺點螺黛。薄施脂粉。楚楚動人。徐行至積封前。嬈聲細語。囁嚅曰。先生別來無恙。此六字出於檀口中。直令積封一驚。聞之一字。足抵一個銷魂使者跋扈之氣。立化爲順囁嚅而言曰。賤子幾生修到。乃邀姑娘注念。霞以一笑報之。積封魂魄幾被奪去。亟命霞坐略作寒暄。以語語多舛。迄不合程序。旋自覺其謬。乃強加鎮攝。而以霞之來。意致詢。霞曰。先生試測度之。儂果何由而登門耶。

積封自思。霞之謁我。必由饑不能耐所致。本無所用其測度。顧此何等語。偷質直言之。不幾唐突美人耶。因目灼灼視霞。竟不能措一辭。以答霞曰。先生何事。

沈吟者。積封曰。甚風吹。姑娘到此。賤子思索殆徧。殊不得端。倪霞曰。昨阿父道遇先生。先生幸垂青眼。眷念及儂。顧阿父心緒惡劣。語多失檢。或不免拂先生意。積封曰。簡翁有執拗癖。賤子知之有素。殊不以此爲芥蒂。霞曰。謝先生海量。顧阿父雖與先生齟齬。比返家後亦自悔。不迭。儂尤識先生用意。先生愷悌君子也。紓尊降貴。垂顧於蓬門之弱質。將欲拔之九淵。此數語直覺心甜。骨醉不可名狀。笑曰。果爾。姑娘殆此心許我耶。霞攢眉曰。儂命蹇。縱欲侍巾櫛。而時會厄之下。升之九天之上。先生誠儂之第一知己。積封聞此。數語直覺心甜。骨醉不可名狀。笑曰。果爾。姑娘殆此心許我耶。霞攢眉曰。儂命蹇。縱欲侍巾櫛。而時會厄之下。升之九天之上。先生誠儂之第一知己。積封聞

好言慰之。曰。姑娘勿爾。胸中蓄何苦痛。儘可向賤子訴之。賤子雖不才。或可爲姑娘助一臂。霞乃止哭。淒聲言曰。此事恐先生亦不易爲力。積封曰。第言之。霞曰。阿父曩負估客金。今忽來索。逋急如星火。阿父遭此奇荒。救死且不贍。何能清理宿逋。而估客勢洶。吼聲如豹。謂不得金。當捉將官裏去。阿父窘極。幾自裁。儂爲阿父緩頰。請寬以期限。估客曰。屆期不償。金將奈何。儂曰。苟不能償金者。儂願隨客去。屈身爲婢。子執箕帚以從事。估客聞儂言。欣然而去。顧期限日迫。而阿父實不名一錢。儂欲援阿父命。舍鬻身爲婢。外竟無他策。途窮日暮。終不免與故鄉長別耳。言已。復哭。積封止之。曰。姑娘請語我。以所負之額。霞曰。爲錢五百緡。積封大笑曰。五百緡耶。此箇箇者。值得。生。儂今有遠行。與先生長別矣。儂此來。一以明心。一以告別。先生。毋以薄命人爲念。於是隱几大哭。此嗚嗚咽咽之辭。積封聞之。方寸間。棼如亂絲。亟以

感顧限期不出七日奈何積封默念七日内籌錢五百緡勢必從速糶粟乃克有濟顧吾本以廩米居奇今若急而求售其何能獲善價因沈吟不自決霞因積封無語遽掩面大慟曰天乎慷慨好施如先生且不能爲儂援手其他更有何望已矣已矣儂命絕矣手遮其前曰姑娘坐何至於此賤子當從長計議霞泣曰儂命在旦夕無從容坐談之餘暇先生幸毋阻儂儂從此逝矣

美人金錢兩問題交戰於積封方寸間愛美人歟愛金錢歟免起鶻落一時竟絕少主張繼念美人稍縱卽逝而金錢之計畫則此後尙有餘望於是大聲言曰姑娘吾計決矣此七日間定以五百緡爲姑娘解紛顧事成而後姑娘作何酬報願以一言爲息壤霞遽伏地謝曰先生大德沒齒不忘此後儂之生命既出於先生之賜則自頂至踵絲毫皆非儂所有而爲

先生所有抱衾裯乎執炊爨乎悉惟先生之命是聽儂實不敢自主積封大樂亟扶霞起曰姑娘能如是因曰先生慮償債後儂將悔約耶噫先生耿耿此心賤子尙復何求顧：語尙未竟而霞已揣得其用意直可質諸神明布諸公衆積封曰賤子曷敢疑姑娘特恐卿父聞之不免力持異議耳霞曰先生脫阿父於厄感德且不遑矧敢梗議耶因與積封約謂第七日之清晨須持錢五百緡赴村中土地祠當衆交納儂可立隨先生去神明鑒於上公衆監於旁當不慮儂悔約積封應之如響霞遂言別積封尙欲挽之使坐霞曰聚首日正長今當早歸以報老父言已冉冉出門去比至戶限猶回首一笑頻頻以妙眸送睞而積封之心旌動搖不待言矣

越翼日黃氏糶粟之舉喧布於全村持筐挾筭而至者蠭屯麌集擾攘者竟日而村中小園戶見積封已開倉發糶則亦紛紛設市不敢閉籬向日徧走東西

村不能得一粒粟。今則隨地可以購取而米價亦日趨於平。一般居民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今而後災不爲害矣！」顧壘斷居奇之固戶何以忽現婆心。有此救濟，衆生之舉動則百思而不得其解。而村中秀才朱簡卿又稍稍語衆曰：「生死而肉白骨，繫誰之力？」歟。噫微神明不及此矣。某日之晨，諸父老其相會於土地祠，以議酬神之方法。衆應之曰：「諾。」

無何七日之期至矣。積封整衣冠，飾容貌，遣童僕荷錢五百緡至祠而已。亦踵至至則村中父老列坐其間者無慮數十人。私自怪詫，謂證婚者何用多人耶？既面簡卿，遽詢曰：「倩霞至此乎？」簡卿曰：「妮子頃已至。」顧匿居室內，殊腼腆。向人積封，因呼童僕將纍纍阿堵物陳列其前，欲以此爲交換品。簡卿曰：「汝毋急遽。當以父老一言爲斷。」積封聞言，面露驚訝狀。而簡卿已大聲語衆曰：「父老乎生死而肉白骨，繫誰之力？」歟。衆曰：「惟神是賴。」簡卿曰：「歸功於神固也。雖然，固戶之上實式憑之先生尙曉曉耶？」積封聞之，氣結良久。乃

發粟神果諄諄然命之歟。衆曰：「不知也。」簡卿曰：「父老既未悉底蘊，吾當言其略。此次轉移厄運，其功出於一女子。女子非他弱息阿霞也。阿霞見村人轉眼爲餓莩，意良不忍。決計犧牲一己以解全村之厄。彼固戶者素豔阿霞，貌思納爲妾。以吾弗之允，遂止。阿霞因設計以甘言誘固戶，謂備錢五百緡，其事立譖。固戶積粟不積錢，恐失阿霞，亟貶價以售米而全村之厄。一日盡解。今固戶持錢來索霞矣。錢果當接受耶？阿霞果當嫁固戶耶？請父老無偏無黨，一言以決之。衆同聲曰：「霞姑以一身救全村，吾輩亦當以羣力援。霞姑錢不當受。霞姑亦不當嫁固戶。有弗從者，吾輩必鳴鼓以攻之。」時阿霞已冉冉自室中出，積封憤不可遏，力斥其負約。霞曰：「先生其毋怒。前日不小小施詭，意旨爲斷公衆言錢不當受。儂今日之去留全以公衆之意。」謗村人又安有生理耶？儂今日之去留全以公衆之上實式憑之先生尙曉曉耶？積封聞之，氣結良久。乃

曰汝不願嫁我我亦何能強汝必嫁顧廩中之粟因汝故而貶價脫售汝能使已糴之粟悉數返於吾倉則去留聽汝自主衆聞之作不平嗚曰偷父無禮哉米已糴尙能返耶積封亦反脣以稽不肯稍下當相持間而門外邪許聲大作有人坌息來告曰購米船滿載而返頃已荷米上岸矣衆大喜呼曰偷父勿狡

展此間不患乏食悉數返汝米汝尙何言積封面失色遽呼童僕荷錢五百緡倉黃遁去倩霞自此持不嫁主義以北宮嬰兒子終其身曰吾若嫁益無以服積封心也灌園澆花以娛老子而籬畔垂萎之菊經此一番灌溉亦勃勃有生氣不復作憔悴可憐之色矣

蘭質蕙心

君 肥

金陵擅六朝山水之勝名媛閨秀代出其間古所謂江南佳麗地此其一也濱江一帶爲商埠邪許之聲竟日不絕其在有清末造繁盛亞於滬江下關一隅尤爲百物所薈萃誠奧區也晝則車水馬龍遊人蟻集士女雜遝如荼如雲夜則霜燈萬盤銀輝璀璨商店鱗次櫛比繽紛五色咸炫耀於電光之中其間有典肆一家據下關之東規模備極宏敞此典肆主人

不問而知爲巨商距典肆可半里而遙爲此巨商之住宅雕梁畫棟大厦連雲其外觀壯麗足顯此主人之身分惟去市稍遠而微覺荒僻此住宅之寂寞比之身分惟去市稍遠而微覺荒僻此住宅之寂寞比以市場之喧囂如由盛夏而驟入隆冬氣候迥異然此清靜無擾實於居家者爲宜肆主卜築是間殆有習靜之意也顧肆主方在盛年又擁巨金胡爲屏絕好厭人世之繁華靡麗自趨於沉寥之鄉其蹤迹殊

近詭異且日常深居簡出罕與世人相酬醉不特歌樓酒市爲肆主所絕迹卽宴會之場肆主亦從未身與其列惟伏居家中坐擁豔妻以享家庭之福僕人咸竊私議謂肆主無丈夫氣積久亦習焉安之典中各事肆主雖常過問而實權一操之主婦此主婦有經商之才良足勝任經理典肆者但供外界之交際而已肆主至典肆中歲以數次至則必與主婦偕夥友見肆主之貌罔不驚異謂彼丰姿絕世直不啻一絕色之美人主婦姿容甚麗而英氣見於眉稜蓋嫋娜而剛健者惟雙蛾深鎖鎮日鬱鬱無歡容似含有悲苦之事不可告人雖身居華屋而食苦每類於蓬門肆主惟曲意慰藉之從未嘗一盤詰也

一日肆主偕主婦自典肆還行至中途有一少年過其前髮蓬蓬鬚鬚鵝衣鵝面足上履破碎作蝴蝶飛而面部文秀之氣仍不少掩卽舉止亦不類寒乞兒主歸督見大有所感觸顏色斗變急以袖障面而過少年亦忸怩避之無何主婦抵家商之肆主使人召此少年至肆主出而見之曰君何一寒至此乎君亦富家子弟平日養尊處優饗肥甘衣輕煖享用之侈埒於王公徒以不自檢束好作狹邪遊致使傾家蕩產貧無立錐君猶不知悔悟復縱情於賭屢博屢負至鬻其妻子以償觀君今日之形狀將成餓莩君其尙堪回首乎少年聞言垂首下視愧赧幾無地自容久之悲從中來泣不可仰肆主覩其狀亦變爲慘之容淚溢於眶幾欲奔出顧懼爲少年所覺立遏其悲顏色復沉靜慨然問此少年曰君已知悔乎少年嗚咽其詞曰吾悔已無及吾何顏復立於人世惟以一死爲得也肆主曰君旣知悔典肆中不少啖飯惟地較勝於躡躅街頭但吾今未深悉君不能畀君以職守一兩月後君果能眞實悔過必有以位置君也少年收淚謝之

夫肆主富人也肆主之婦又深閨之少婦也此少年

非肆主之親族肆主何以識之。主婦又何以識之。少年目前之境况幾同於乞丐。人方遠避之不暇而主婦獨殷勤垂注。則此少年與主婦必別有關係可知。主婦恤此少年商之肆主。肆主竟能徇主婦之意。而使少年得一棲身處。則此少年與肆主必因主婦而別有關係。又可知少年居於典肆。雖無所事而肆主待之獨優。贈以新衣饋以佳肴。居以潔淨之室。惟與少年訂約。不得出典肆一步。少年亦竟能遵守其約。終日悔過自怨。自艾區區一典肆。不曾爲太甲之桐宮。肆主察知其狀。乃屬肆之經理者量材錄用。少年任事數月。迄無廢弛。經理者深嘉其勤。爲之延譽。於肆主肆主復屬經理者。加以重任。少年乃克稱厥職。肆主大喜。未及三載。此落拓無聊之少年。遂握典肆之全權矣。當少年窮迫之時。得主婦一言。而肆主乃關切若是。雖家人骨肉之親。無以過也。顧少年爲肆主。所矜恤有逾恒量。夥友胸中頗不平。謂吾輩終日。

吾書今不暇更敍其後。而當先詳此少年之身世矣。少年姓李。名永康。籍隸皖省。先世經商。積資數十萬。自祖父僑寓金陵。遂家焉。父席累世之遺業。守而勿墜。益豐其財。置田產無算。永康生六歲而父死。由寡母撫養。延師課讀。幼絕慧。讀書能過目成誦。丰姿秀

碌。碌。曾。不。得。邀。肆。主。之。一。盼。獨。此。乞。徒。竟。能。以。食。客。享。非。分。之。福。公。道。何。在。久。之。知。此。意。出。自。主。婦。愈。滋。疑。忌。顧。不。敢。加。以。蜚。語。蓋。主。婦。平。日。有。幹。才。御。衆。嚴。肅。而。寬。厚。固。爲。夥。友。所。敬。服。迨。少。年。服。務。肆。中。備。極。勤。謹。終。始。如。一。夥。友。亦。翕。然。稱。許。謂。肆。主。之。界。以。重。權。於。理。滋。當。在。勢。少。年。受。肆。主。之。惠。由。困。而。亨。身。安。心。泰。宜。如。何。感。激。涕。零。益。思。圖。報。更。無。不。滿。意。之。事。擾。其。心。胸。顧。少。年。痛。定。思。痛。轉。以。安。樂。而。動。其。悲。哀。豈。少。年。反。恩。爲。仇。有。怨。於。肆。主。與。抑。少。年。觸。景。傷。懷。別。有。難。言。之。隱。痛。與。此。中。底。蘊。非。局。外。者。所。能。洞。悉。也。

逸皎皎如玉樹臨風。衛玠璧人足相頡頏。顧性慧而質不馴。寡母憫其少孤。恒溺愛之。師將徇其意。不肯以嚴切失居停之歡。故永康雖讀書數年。卒以一暴十寒。無所成就。年十七。粗知文墨。遽罷學。斯時永康如脫韁之馬。不可羈勒。日與無賴子爭逐。放鵠呼鷹。鬪雞走狗。寢成一儇薄少年。觀其外表。固翩翩公子也。母恃其家財之富。爲之求婚。嘗炫於人曰。吾兒貌既秀美。才亦不惡。必得一才貌雙絕女。以爲配偶。庶幾佳兒佳婦。足承受萬貫家財耳。此語一出。執柯者踵相接。母皆無所許可。聞姚氏蘭姑之名。獨心慕之。永康亦自負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其他皆庸脂俗粉。非吾匹也。

蘭姑者。上元縣姚令之女也。姚爲皖省名孝廉。以大挑知縣。需次江寧。爲上游器重。歷署要缺。有能吏名。最後得上元缺。姚令本皖省富室。益以宦橐所入。家產愈豐。愛金陵山水之秀。廣置田園。以營菟裘。有終

老是鄉之意。妻吳氏。生二子。長曰伯璜。次曰仲璧。姚令設典肆於漢皋。以二子經理之。惟一女在側。卽蘭姑。夫婦愛之如掌珠。蘭姑性機警。幼從父學天資穎悟。過於兩兄。迨長。負殊色。通經史詞章之學。尤長於經濟。姚令每辦要差。蘭姑持籌握算。措置裕如。居恒謂姚令曰。使兒身作男子。必能爲國家理財桑弘羊。劉晏輩不足道也。姚令笑而領之。嘗指蘭姑謂妻曰。此吾家女陶朱也。才名豔名。一時傳播。未幾。姚令罷官。乃挈其妻女。居於金陵之西鄉。

陳明經佩衡。爲西鄉之老儒。以課徒自給。家况清苦。爲人耿介有節操。姚之宅與陳比隣。聞其賢而訪焉。接談之下。投契甚深。詩酒往還。殆無虛日。姚以佩衡之貧也。時資助之。眷屬不時來往。兩家情誼益親密。佩衡有女。名瑤華。與蘭姑年事相若。而才貌亦在伯仲之間。惟蘭姑芳名已播。遐邇而瑤華則匿跡深閨。萎蕤自守。猶爲空谷之幽蘭。未作出牆之紅杏。人罕。

知之兩人之身世既異賦性亦截然不同蘭姑伉爽如男子而瑤華則一婉變之姝也然彼此親愛之情有逾手足蘭姑之母復認瑤華爲義女順蘭姑乳名

之次序稱以蕙姑吾書至此亦以蕙姑稱之矣未幾

姚令得中風病數日而卒伯璜仲璧自漢皋得電歸經理喪葬旣畢之後璜出而璧留蘭姑依母兄以居靜坐深閨無可遣悶鎮日與蕙姑爲伴晨夕相共形影不離往往食則同席寢則同牀時蕙姑之父多病醫藥之費均出於姚蕙姑感激之誠形於辭色蘭姑常至蕙姑家助侍湯藥以分其勞時晏不及歸則與蕙姑同宿每宿必密語深談通宵不寐一夕蕙姑謂蘭姑曰老父病中諸多累姊妹雖粉骨碎身不足以報大德語次淚如湧泉足表示其言之誠懇蘭姑曰吾兩人情好若此何分爾我但恐不能永聚首耳蕙姑曰吾願爲婢以追隨姊之左右蘭姑曰妹言過矣吾姊妹不忍分離竊願效蛾皇女英故事共事一

夫妹意何如蕙姑躍然坐起曰姊有斯意妹焉弗承偷渝斯盟有如白水語已遂寢讀吾書者知之此兩人一夕之言遂造成異日之佳話矣

未幾李之母聞蘭姑賢遣媒求婚蘭姑之母固熟知李之家世者心炫其富將許婚詢之仲璧仲璧曰李氏亦吾鄉望族聞其子頗文秀門戶相當此婚可許也惟婚姻爲終身大事仍須決之於妹母乃私詢蘭姑蘭姑默然母固詰之蘭姑低頸謂母曰富家子恐多佻撻不可不慎母曰李氏子美秀而文有福相此汝兄所知者卽令稍有放縱其家產豐厚終不失爲富商蘭姑不忍違母意謂此事有母兄作主兒敢弗從語已微吁其氣亦似後來之種種境況已發現於目前者婚議旣定而蘭姑遂爲李氏婦

之婚。迫於母命。無從容商榷之餘地。設爲蕙姑所不願。毀消前約。亦自易易私室之盟。言究非公堂之鐵案。踐約與否。其權仍操於蕙姑。斯時蕙姑之心理。固如是也。况蕙姑議婚李氏之時。正蕙姑父病垂危之日。彼之方寸已亂。又何暇計及他事。告之轉足以傷其心。計惟姑允此婚。順從母意。而蕙姑事則徐俟其後耳。

越數月而蕙姑嫁矣。以蕙姑之才與貌而偶永康。復何嘗議。永康固深爲敬愛。而李母亦甚喜蕙姑之賢。蘭姑是時未知永康之深淺。覺其儀容俊美。性格溫存。夫婿不類輕薄兒。芳心或亦私慰。顧永康之淫佚放蕩。已成第二天性。始雖稍爲斂戢。久則服其故常。蘭姑冷眼觀之。知永康之諸般惡習。釀於老母心憂之。而無如何。且李之家政不修。在在俱有可危之象。身爲新婦。不欲干涉其事。惟自盡婦職而已。久之。李母知蕙姑之能。屬以家政財權悉操其掌握。蕙姑乃

竭盡心力。一一清理田畝若干。房屋若干。地基若干。存款若干。凡動產與不動產。核其總數。不下數十萬之多。蘭姑胥列諸清冊。布置井然。非復從前之紊亂矣。無奈永康之豪奢日甚。一日淫朋狎客。嘯類呼羣。就食於門者日數十人。區區一永康。不曾孟嘗之有。食客矣。李母至是乃大悔。數加訓責。終不悛。李母發憤成疾。不久遂死。李母死後。而永康之狂蕩愈甚。其勢如舟行大海。風利不得泊。蘭姑一荏弱女子。詎有操舟跨海之能。此時惟望洋興歎耳。姚母聞之恚甚。召蘭姑而責之曰。汝平日之才智。何在夫婿狂縱。若此。汝何不一諫阻。一二年後家產盡矣。蘭姑垂淚謂召。汝何不一諫阻。一二年後家產盡矣。蘭姑垂淚謂母曰。兒諫之屢矣。諫而不聽。是不可諫也。不可諫而強諫。轉足以傷夫婦之情。而於兒事。更多窒礙。渠沉迷已深。非立時所能醒悟。計惟用破釜沉舟之法。或可挽回兒之不拂其意者。蓋別有計較。非袖手作壁上觀也。財政歸兒管轄。兒心中固有分寸。此非其時。

第獨力不能成事更需有人助我耳姚母曰汝好自爲之蘭姑退乃訪蕙姑

斯時蕙姑之父已死母又老邁既無叔伯終鮮兄弟蕙姑惟奉母守制以度清閒之歲月而已蘭姑嫁後私詢蕙姑之意旨知其堅守前約卽亦不深阻惟相約固守祕密以待時機雖永康與蘭姑結婚已久不獨未覩蕙姑之面且並不知有蕙姑之名其實蕙姑心中固早認永康爲未婚之夫故永康一舉一動蕙姑得蘭姑報告靡不盡知而永康則猶在黑幕之中

是日蘭姑見母後乃訪蕙姑而告以母言蕙姑曰姊將若之何蘭姑曰吾今此來蓋將求助於妹欲妹爲奇女子也蕙姑詰其故蘭姑乃與蕙姑耳語密議久

姑或問其用途惟詭辭以對在勢蘭姑無禁止之權力亦遂聽之焚林而獵竭澤而漁一二年間動產空矣若房契若田契若地契悉存於蘭姑之所永康至是勢不得不商之於蘭姑蘭姑乘機規勸冀其有悔悟之一時詎永康口雖應諾轉瞬已不知所往探聽蹤迹蓋已追歡於曲巷中矣其纏頭之費皆以重息取得者蘭姑太息曰是終不可勸也急歸母家告以故懇次兄仲璧爲助得許可乃復訪蕙姑決行前議叮嚀再四而返

越二日永康歸矣歸時焦迫萬狀神志不寧憂鬱之餘時發永歎蘭姑曰君何鬱鬱若是永康色頰欲語不語者再蘭姑挑之曰豈以橐金垂盡耶永康赦顏曰卿慧人也蘭姑曰財產皆君家所有妾何敢吝第李之家財數十萬不動產居十分之七動產居十分之三永康惟知浪用至於存蓄多寡從未計及用款悉由外自取多者以千計少者以百計到手輒盡蘭

親必能助我臂力。永康拊掌曰：卿言是也。此事全權悉授諸卿，更求以從速爲得否？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蘭姑曰：妾請以今日歸寧，一兩日間必能報命。君耳聽好消息耳。蘭姑去三日，自母家回，永康迎而問之曰：所事若何？蘭姑曰：諾矣。茲事甚巧，適有富商陳姓自漢皋來，身挾重資，擬於本城設典肆，謀諸仲兄，即下榻於其家。妾以所事告仲兄，仲兄轉商於彼，已得認可，約以明日蒞我家，商量此事。君可當面一接洽也。

翌日，陳姓富商偕仲璧至，鮮衣俊僕，丰度翩翩。一面如冠玉之美少年也。永康氣爲之奪，自慚形穢，勉強作寒暄數語，旋即默然。經仲璧先提其事，始引動兩人之詞鋒。來客言辭單簡，年少材練，惟承認以契作押，息重而期短，逾期者倍成否。一言而決，語畢立俟。報章永康攝於富商之驕，燄言辭木鈍，呐然不能出諸口。又以需款甚殷，無敢異議，乃立遵其言，訂約。

交易既畢，來客復謂永康曰：君性甚豪爽，後此更有

所需，吾囊橐甚充，可賡續紓君困也。永康唯唯。仲璧遂與來客向永康作別而去。顧區區押款能得幾何？

以永康之揮霍大手筆，詎能持久？如赤地涸以杯水，立見其涸也。無已，惟仍倩仲璧居間說合，押以他契，無如押品愈多而利息愈重，期限亦愈短。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押款愈勤，用途愈速。仲璧惡其浪費，置不復問。永康乃逕向陳姓之富商抵押，富商貪其厚利，亦不復拒。惟手段辣而條例苛，更甚於前。押品代價始猶得十之四五，繼僅得十之二三。兩年以後，家產乃一空如洗。斯時，陳姓富商已爲典肆之主人，永康以抵押各契斷賣於富商，復得萬金。蘭姑至是復勸曰：君從此謹守，尚不失爲小康也。永康惟漫聽而漫應之，顧念偌大家產，斷送殆盡，中心不能無悔。乃一念將登覺岸，一念又轉入迷途。昔則溺志於嫖，今則變計爲賭，謂嫖實有害而無利，易嫖而賭，利害各

半設賭而勝者歷年損失之家產猶可一朝而恢復也嗚呼此亦永康之妄想也已

萬金鉅數也永康苟能從蘭姑之言競競自守往者不諫來者可追此萬金之儲蓄儘可豐衣足食享家人團聚之樂而無意外憂亡羊補牢未爲晚也乃於智窮力竭之時爲倒行逆施之舉挾此萬金爲孤注永康流涕被面長跪於蘭姑之前曰生我惟卿殺我惟卿蘭姑已知其意謂永康曰吾何能救君者無已永康流涕被面長跪於蘭姑之前曰生我惟卿殺我惟卿我耳永康不語蘭姑扶之起曰君旣棄妾妾亦將奈何永康但計利而不計害宜其投身於頽運之中也會不幾時萬金已罄而賭興猶酣博貲無所取償始則典其衣飾繼則鬻其家具終則售其所居之宅悲哉永康昔作富家翁今爲窶人子矣是時蘭姑之母已隨仲璧至漢皋西鄉田宅轉售於人永康旣無告貸之門蘭姑復無投奔之地惟居一小屋中牛衣對泣相顧淒然夫婦正悵惘間忽聞叩門聲甚厲拔關啓視蓋同局賭友爲索逋來也永康大懼苦苦向來人緩頰始約期而去去後永康神色頽喪如死

囚之將受極刑蘭姑意良不忍婉言慰之永康曰偷得二百金此圖可解否則吾不堪其窘辱惟一死耳蘭姑曰室如懸磬安所得如此巨金妾亦無援君之術一身以外更無餘物苟有可以助君者妾亦何恤惟卿蘭姑已知其意謂永康曰吾何能救君者無已惟卿我耳永康不語蘭姑扶之起曰君旣棄妾妾亦不更戀君第選擇之權必操之於妾也永康曰諾未幾蘭姑遂別嫁

讀者諸君抑記有典肆之主婦乎典肆之主婦何人卽蘭姑也永康自蘭姑嫁後餘貲無幾不久又盡衣裳襪襪菜色堪憐將爲鄭元和矣不意徘徊歧路間肆主竟好行其德而納之門下解衣推食數年間俾衣冠 啓視蓋同局賭友爲索逋來也永康大懼苦苦向來人緩頰始約期而去去後永康神色頽喪如死

卽爲昔日之荆妻。撫今思昔。殊難爲懷。能無動悲感之情乎。

永康自握權典肆後。力圖報稱人無閒言。典事亦蒸蒸日上。累年核帳。獲利不貲。肆主旣感其任事之勤。復嘉其悔過之速。乃延永康至住宅。置酒慰勞。以酬其庸肆中夥友。咸豔羨不置。卽永康亦私衷自喜。蓋以肆主之逾格相待。此爲破題兒。第一遭也。顧一念以前情。則又愀然不樂。喜憂交集。左右不知所可。心與口商者久之。以爲主人情重不可却也。乃決計赴召。已而至肆主之宅。則見張燈置酒。如迎大賓。永康覩其情狀似不類尋常。宴飲者咄咄怪事。不可思議。迨入其室。而不見肆主。乃反見主婦之出。迓此主婦。身處嫌疑。胡竟坦然露面。咄咄怪事。乃愈不可思議。永康足將進。而趨口欲言。而囁嚅胸。忐忑不寧。局促神情。不可名狀。正惝恍間。忽聞主婦發言曰。君毋憂。疑君卽是間之主人。曩之肆主。乃爲君代權職守者。

今退位矣。永康聞主婦之言。愈大惑不解。所謂迷離撲朔。如墮入五里霧中。有頃。聞環佩之聲。自遠而近。一件娘擁新人。自屏後出。珠冠項巾象服。環帶蘭姑笑。謂永康曰。此肆主也。永康視之。弁而釵矣。蘭姑曰。君母惑此喬妝爲肆主者。非他人。乃吾之義妹蕙姑也。昔與吾相約共事。一夫。今乃其時矣。妾無狀。欲爲君保守家財。乃幻出種種變相處。君於黑幕中。直至今日。始揭破此一重疑障。自今日始。君其承受。此家產。保守勿失。妾當與蕙妹退處深閨。同享安閒歲月矣。永康喜極轉泣。嗚咽謂蘭姑曰。卿眞李氏之功臣也。蘭姑曰。蕙妹爲君之恩人。君其趁此良宵。速締良緣。以酬大德。永康自是身擁雙麗。仍作富翁。

君肥曰。吾聞蘭姑之事。歎其過人之才智。爲不易得也。一以保夫家之產。一以全己身之節。出奇制勝。圖窮而七首見。蘭姑有焉。使巾幘之中。人人能爲蘭姑。又何有仳離之歎乎。蕙姑能變服爲男。助蘭姑以成

其功又不可謂非奇女子也。吾特著此篇以告天下……女子之遇人不淑者。

玉京餘韻（續）

華潛鱗女史著

第四章

義屢致書其姊。請返明珠夫人拒之。明年丁巳魏守奉檄鄰郡。向春之末薛氏歸寧父母。宜賓盛設畫舫。奉其母爲明湖之游。明珠從之。姪疾未往也。明珠生長冀北。未嘗見異省風物。至是如小鳥之翶翔遙矚東岳。俯瞰清流。指顧笑語。遂忘所以。方與宜賓憑舷而言。忽有款乃雙橈溯流而下。與宜賓之舟銜尾而行。明珠偶流盼之。舟中之人西庭鄭掾也。明珠惡之。置酒不酌。悄焉而坐。夫人不覺。命索楮筆。使宜賓與明珠各爲一詩。以紀此遊。明珠曰。兒不嫋吟事。且斯時彌覺抑塞。殆將量矣。宜賓察其顏色慘沮。驚曰。妹病耶。明珠曰。否。夫人曰。北人不慣乘舟。登岸卽愈也。

須臾維舟歷亭。宜賓挽明珠先登。夫人亦拾級而上。入亭小憩。明珠不見鄭掾。意乃漸蘇。宜賓思所以悅女。擷得蕙蘭一枝。馳致之。明珠玩之。微有喜色。宜賓乃爲佩之。興闌還舟。明珠復驚。時左右顧。不見鄭掾之舟。其心少安。歸後。遂釋然矣。時則落花飛絮。黃鳥交鳴。宜賓惆悵芳華。因時多病。復以攝靜入園。魏守與薛皆歸。四月既望。皓魄漸蝕。明珠得南華齊物篇。讀之。媼倦先寐。樓中一燈熒然。樓外桂樹瀉影。明珠忽有一人。植立其前。虬髯豹頭。長且及丈。知爲豪客也。卽亦不懼。問汝夜深到此何爲。虬髯曰。卿非明珠蟲女乎。明珠曰。然。虬髯曰。女郎尙憶西庭鄭孝廉否。

爲汝憔悴欲死矣。乃出一書授明珠曰。吾黃衫崑崙之流也。專抱人間不平事。卿閱此書。吾當使卿見鄭郎也。明珠毅然曰。客以俠者自命。亦知鄭掾爲何如人乎。容盡吾言。生殺唯命。寧能使匪人肆口汚我。吾秉禮守閨。初未知有鄭掾。及遭家難。與保氏避地荒祠。值鄭於西庭。奸人欺我老弱。以計誘之。其計不售。復僞造家書。希圖中途相刦。吾儕幾墮術中。幸值戚謙於楊村執之以送囹圄。吾乃得免。及今思之。恨不可告人也。閱三日。魏守獨坐堂上。忽有大聲發於堂下者。左右趨視之。則一人自空中下墜。腦迸血流。已不可救。撫之懾懾。僅有氣在。須臾卽死。而面目皆破。浸血汨中。不可復辨也。遍燭牆頭。有字一行。字大如鉢。曰。此前晚殺人之匪也。急召捕者四出勘之。了無他異。不知何人所爲。明日詳上官而懸其獄。閩省以爲奇聞。無能推究之者。而魏氏諸僕有嘗從宜賓之燕逆明珠者。竊竊私議。謂盜之面目雖壞。然彷彿可辨。絕似楊村之稔秧者也。媼聞之。密告明珠。夫人薛氏皆有所聞。明珠益不自安。夫人喪子無好懷。終日悲哽。形同木偶。一家皆呈慘沮之象。明珠懷疚人前。居恆忽忽。媼諫之曰。郎君慘死。兄弟之親哀之固宜。會再相見。一躍登牆。遂不復見。明珠拾鄭掾書就燭。

跋焚之凝神待旦。飄飄如墜夢中也。平明聞中庭嚎哭之聲。舉家驚起。明珠呼媼奔視之。則盜殺宜賓矣。魏守遣役速捕盜。而盜逸已久。夫人薛氏皆痛不欲生。乃以桐棺殮宜賓。懸賞購盜。明珠固知之。飲痛不敢告人也。閱三日。魏守獨坐堂上。忽有大聲發於堂下者。左右趨視之。則一人自空中下墜。腦迸血流。已不可救。撫之懾懾。僅有氣在。須臾卽死。而面目皆破。浸血汨中。不可復辨也。遍燭牆頭。有字一行。字大如鉢。曰。此前晚殺人之匪也。急召捕者四出勘之。了無他異。不知何人所爲。明日詳上官而懸其獄。閩省以爲奇聞。無能推究之者。而魏氏諸僕有嘗從宜賓之燕逆明珠者。竊竊私議。謂盜之面目雖壞。然彷彿可辨。絕似楊村之稔秧者也。媼聞之。密告明珠。夫人薛氏皆有所聞。明珠益不自安。夫人喪子無好懷。終日悲哽。形同木偶。一家皆呈慘沮之象。明珠懷疚人前。居恆忽忽。媼諫之曰。郎君慘死。兄弟之親哀之固宜。會再相見。一躍登牆。遂不復見。明珠拾鄭掾書就燭。

然非同懷。屬在異姓。姑娘當知遠嫌。悠悠之口可畏也。且二老孀嫂。其痛深矣。可以解之者惟汝。汝而感。誰爲解人。明珠盡以曩者所見告之。曰吾誠姑母之大罪人也。自盜刺宜賓事發之夜。與姑共宿。無斯須之隙。可以語汝。故隱祕至於今日耳。媼曰。姑娘性若孩提。吾有所懷。不敢輒道。姑娘姿秉超人。本當善自韜晦。不可輕以顏色假人。兩番棒喝。亦知所以警。乎明珠諱之。益自愧恨。從此不復爲女紅。日以丹砂寫楞嚴法華之經。夕則焚之。年餘宜賓已安穸窀矣。會明珠嫡母之舅祁公。自隴右來。道出歷城。將歸江南。聞明珠在守所。迎之館驛。以見始氏。祁公有幼女曰景蕙。少明珠一歲。貌僅中人。亦庶出也。其母爲夫人所逐。景蕙遂從嫡母。不憶身爲誰出也。一見明珠。互相愛悅。請於父母。必欲明珠同歸。祁公請於魏夫人。魏夫人固知薛氏讎明珠深矣。遂許之。明珠痛哭辭魏夫人。遂從舅氏南去。

六朝本佳麗地。祁氏尤鉅富。其諸郎皆宦達。挈妻孥仕於四方。隴西其長子所也。祁公退隱於長千里。築別墅居之。北鄰雨花臺。晴風麗日。輒從二女出遊。渴則煮茗於永寧泉上。二女拾五色石裹之而歸。習以爲常。祁公以明珠慧。輒使應對賓客。以爲炫耀矜寵過於居魏氏矣。祁公嘗欲爲明珠論婚劉氏。劉當道顯宦也。命媼密以其意諭明珠。明珠曰。頻年居驚風駭浪中。魂魄未定。吾實不願聞之。媼善覆舅氏。勿更提也。媼以實報。祁公不復相強。以劉子之美而善屬文。遂以景蕙字之。

明珠嘗以宋人詞書小屏四幀。祁公大嘆賞。裝以古錦懸之齋中。客來則誇示之。復召明珠出見。明年戊午。明珠居江南一歲矣。祁公齋中時有一貴客來。美目長鬢。面如冠玉。祁公命明珠以將軍呼之。詢僕人。則曰新任將軍岑氏也。有無量菴尼如空者。出入祁氏。夫人景蕙皆樂與之言。明珠素不好方外。自錦秋

墩之遇老尼。遂一變初衷。凡男女之髡者。皆引與爲友。嘗召如空談禪理。如空乃以所聞之奇聞逸事貢之。二女聞之。娓娓不倦。如空排日來。所言漸及人家。惟薄媼斥之去。戒明珠遠之一日者。如空爲景蕙覓一小婢來。頗頗美麗。大家閨秀所不迨也。夫人景蕙。皆大喜。名之曰侍茗。蕙固有一婢曰司鉏。面圓而凹。其貌甚陋。而妖嬈可厭。長景蕙三歲。已標梅矣。景蕙所居紅樓九楹。綺疏珠箔。陳設綺麗。分其半以居明珠。樓中給役者。婢媼四人。其一即棠媼也。

侍茗敏慧而勤。二媼皆譽之。又工詔媚。尤忠於明珠。爭代棠媼執役。明眸善睐。見明珠輒慈慈而笑。景蕙嘗嘲明珠曰。此婢好笑。而不聞其聲。何酷肖吾姊也。景蕙以司鉏侍寢。侍茗則臥於西廂。景蕙臥後。侍茗輒循行廊廡。倚欄而思。一夕明珠焚經。火焰外熾。驚惶呼媼。媼酣臥不醒。茗排闌以水潑之。及媼醒。火已熄矣。茗以箕帚掃除灰燼。撫明珠之肩慰之。明珠有

愧色。棠媼囑其勿洩。茗喏喏徘徊不卽去。媼謝其勞而遣之。乃去。明日祁公以冰雪長箋一卷付明珠。使爲楷書橫卷一幅。曰此新將軍所求也。將軍見汝書。傾倒無似。汝當用心書之。明珠攜歸。展卷而書。自顧爲人作書。此爲破題第一。兢兢業業用心。孔殷書甫及半。夫人命召午餐。明珠投筆。視所書甚不愜意。乃與景蕙下樓去。及返案上之箋。已琳琅滿紙。題跋完好。所書固勝明珠數倍也。明珠景蕙相顧錯謬。疑是狐仙所爲。侍茗旁立而笑。明珠詰之。侍茗驚謝曰。婢子一時技癢。竟以狗尾續貂。幸姑娘恕之。明珠曰。汝有此書法。吾自愧勿如矣。景蕙曰。吾視此女才色並絕。必非婁人子。願以先世告吾曹。侍茗掩面而泣曰。吾本宦者之裔。父母早故。象於叔母。叔母不能容。乃鬻吾爲婢也。言未畢。而明珠哭矣。媼亦旁立而哭。自此明珠景蕙並重。之司鉏大忌。積不相能。未幾明珠感疾。日夜呻楚。不能進湯藥。祁公夫婦皆憂之。景蕙

命侍茗料量湯藥以代棠媼。凡十餘日。疾不少減。侍者皆疲。惟侍茗卜晝卜夜。未嘗少懈。夜半爲明珠撫胸臆。明珠微吁。茗曰。姑娘憂思若是。能不病乎。雖然。春色惱人。芳華不再。慧心如姑娘。寧能無動於中。婢子雖初至。然蒙姑娘加以青眼。知己之感。常懷犬馬之心。苟以所懷相示。婢子能爲姑娘却疾也。明珠曰。吾之意境。異於爾汝之所憂。吾之所鄙也。曩以身世相似。而重汝。詎知汝亦娣似司鈿者也。茗視明珠雙頰微赤。冶態橫生。知其飾詞也。益進而導之曰。姑娘心事。無可諱者。夫以姑娘之絕代容華。而怙恃並失。心之憂矣。不可告人。如吾夫人。終日料量縫綵。爲己女製嫁衣。誰復一念姑娘耶。明珠怒甚。曰。汝痴矣。乃呼蕙妹。海棠媼。司鈿自外室聞聲來。問姑娘何需明珠。速以侍茗還汝姑娘。吾不欲見之也。司鈿從之。竟牽侍茗至景蕙所。塞幃告之。張大其詞。謂侍茗忤明珠。明珠因怒加疾矣。景蕙責而留之。命司鈿往侍。

病者。明日明珠疾果大劇。婢媼告夫人夜來事。召侍茗痛責之。侍茗悔泣。焚香告天。請以身代。閱旬日。明珠疾少已。而侍茗病矣。清瘦至不可識。以小榻臥景蕙之側。司鈿憐之。日坐榻前。撫之。親哺湯藥。如慈母之喚其子也。明珠漸起。至景蕙所。見侍茗病狀。問之。景蕙曰。是婢至忠。憇其病。乃以護持姊病而致也。司鈿曰。姑娘視之。乃捲侍茗之袖。出創痕示明珠。創鉅經寸。以帛裹之。侍茗蹙額而掩。明珠驚視之。司鈿曰。姑娘之疾。何由而癢。是兒之心。蓋亦苦矣。明珠黯然曰。曩以病中善怒。誤責汝矣。司鈿曰。姑娘將何以酬之。以嘉其愚誠。景蕙曰。渠旣忠於吾姊。吾將以之贈姊矣。明珠曰。渠願從我者。他日脫離塵網。得名山歸隱時。當與之偕。侍茗喜曰。姑娘願與我偕隱耶。海枯石爛。當永矢以從姑娘。景蕙司鈿皆笑。明珠曰。汝不嘗傷時感慕。懷標梅之感乎。從我果出汝願否。侍茗穀然俯首拈帶。景蕙曰。人掬丹誠以事姊。姊乃以戲

言謔之不將使爲善者奪魄耶。相與一笑而罷。

(未完)

慕凡女兒傳 卷下 (續)

胡奇塵

第十七章 止謗

話說慕凡剛剛回復了陳全的信，便又接到沈彤的信。他心裏却猜不出沈彤這信到底是找我到他那邊去的麼？或是託我謀事的？誰知啓開封來却沒一句提及他慈善會的事？除了幾句寒暄話外，便說他在上海聽見家鄉來的人說慕凡要和秦影梅女士的兒子秦樹人結婚。他特地寫信來道賀的。慕凡看了不知這話從那裏說起。自道秦樹人歷年在上海就學畢業之後也在那邊當教習，雖然回來過幾次，却也爲日不多。我並沒同他說過一句話，怎麼便要和他結婚？這分明是誤會了。便立時回他一信申明沒有這事。信去之後，他也把這事丟開了，不放在心。

人家裏吃早飯，只見學堂裏的役人送了一封信來。慕凡接著看時，又是沈彤的信。信裏說：「結婚的事既然沒有的，便分明是人家造的謠言了。」不知慕凡可有甚麼事得罪了人？所以人家造出這種謠言來誣陷他。請慕凡仔細調查定要查出造謠的人來向他交涉。慕凡看了仔細一想，便疑惑這造謠的不是別人，便是沈彤。沈彤屢次約我不去，他心裏老大不歡喜。他這人的性子我是知道的，這種不道德的事他一定肯做。他既然如此，我却拿甚麼法子對付他呢？想著丢了筷子，暗暗的在那裏出神。清輝夫人和陳哲看了都有些奇怪，便問道：「慕凡，你爲何這樣？」這信是

何人來的信裏說些甚麼。慕凡聞言無語。停了一回。纔將衣袋裏前天沈彤來的信和今天沈彤的信一并遞給清輝夫人看。說道：姑母你看這話從那裏說起？清輝夫人看了微微的笑道：慕凡真有這事麼？清輝夫人一面說一面將信遞給陳哲看。陳哲剛來接著。早被慕凡一把搶去。這時慕凡面上也已漲得紅。陳哲呆呆的望著。不知這葫蘆裏買的甚麼藥？這時候清輝夫人又道：慕凡俗話說得好：無風不起浪。你這話可有些原因？慕凡道：我却不知道有甚麼原因？這分明是人家造的謠言。清輝夫人沈思道：這話也不錯。偷然真個你要和他結婚。這也是尋常的事。何必要瞞著他人？你既然自己不承認。那一定是謠言了。陳哲聽到這裏才知道是爲著結婚的事。清輝夫人又趁空向他說個明白。陳哲知道詳細。便道：慕凡。你這事却不可不辯。難道任他們胡亂的造謠？清輝夫人也道：這應該要辯白的。慕凡却道：姑丈。

姑母不必如此。我聞古人說道：救寒莫若輕裘。止謗莫若自修。我自己果然有了這事。自不必辯了。自己果然沒有這事。我辯白起來。弄得人人皆知。那時假的還變成真的。我只是默默的不做聲。他那造謠的人。自己說說也覺得無味。自然而然要不說了。清輝夫人道：慕凡我看你這人是從來不肯得罪人的。爲甚麼也有人來造謠？敗壞你的名譽？慕凡道：從來壞敗名譽的人都是自己敗的。自己不敗。再沒有他人能敗壞。壞得來。清輝夫人道：說是如此。說到底。你也應該調查這話。是那個說起？你是聽見沈彤告訴你的。你便寫信去問他。他是聽見甚麼人說的？如此追究起來。那第一個說這話的人便知道了。慕凡道：姑母不必說了。第一個說這話的不是他人。便是告訴我的沈彤姑母。你想沈彤這人壞不壞？他自己造謠。言從別人口裏傳入我耳裏。我便疑惑是。他說起。他自己口裏傳入我耳裏。我斷不疑惑是他說起了。

誰知他的性子。我是知道的。他這詭計早被我窺破了。我若辯白起來。分明是中了他的計。將假事弄成真事。我只管不理。會看他又是怎樣。慕凡說著陳哲。低頭想了一回。便說道。慕凡。你這話是不錯。我也聽見有人說。沈彤要向秦某求婚。秦某却辭了他。或者沈彤疑惑你在裏頭作梗。所以先造謠言。將你離開了。他纔好要求秦某。照此看來。你在這城南女學。便是處在嫌疑之地了。慕凡道。這是不錯。但是處

在嫌疑之地我也不怕難道竟要避嫌辭了這教員之職麼我若辭了城南女學恐怕也是中了他的計說著飯已吃完又談了一回閒話而散明天慕凡照舊入堂授課忽忽過了幾時慕凡樹人要結婚的事再沒第二人說起慕凡便知真是沈彤造的謠言恐怕這句話除了沈彤慕凡和陳夫婦四人外再沒第五人知道自此又過了幾時慕凡便真要結婚了

未完

西 神 客 話

黃絹幼婦外孫董曰。暗切絕妙好辭四字。常熟馮定遠題孫致彌詩集云。蠶吐五采。雙雙玉童。樹覆寶蓋。清談梵宮。亦仿此體。蓋言絕妙宋詩也。

嘉定竹刻。昉於明代朱氏。朱名鶴。字松隣。子字小松。刻竹類鬼工。又喜仿古畫。疊盆山。秆曲盤折。悉入化機。禹州徽王以幣招之。小松謝曰。鋤草衡門。則有餘曳裾王門。則不足。未幾。王坐法廢。人服其先見。小松子字三松。技更出祖父上。每以宣州石布置盆中。雜植諸小樹。脩翦數十年。高不盈尺。而枝幹纏細。上下相稱。更搜剔其根。使屈曲畢露。朱竹垞詩。疁城花石愛。堆盤定武花。瓷尺半寬。蓋謂此也。錢竹汀亦詠之云。移栽盆樹倚窗前。截得筠筒手自鑄。花鳥徐熙山馬遠。無人知是小松傳。朱氏三世皆工畫。宜其造詣迥出時輩。今竹刻尙稱名產。而盆樹之傳已渡海而東。拳松鬚竹價奪兼金。海上冶園者。不知取法曩賢。惟以稗販爲業。藝一菊也。枝欲其高。花欲其齊。葉欲其多。猶美其名曰粵品。他亦櫻繁竹縛。未必象形。徒失畫意。雅俗不侔。令我有學圃之思矣。

秦郵露筋。千古美談。寶山縣楊涇東南有孝女里。乃與此事殊相類。元楊九娘性孝。父命守桔槔。苦歎噉。不易其處。以羸死。里人立祠祀之。因名其地。張揆方楊九娘歌云。楊九娘生無兄弟。爲女郎。阿爺終朝汗流漿。搬水救活田中秧。木棉風起天色暮。含啼結束出門去。去守桔槔替爺苦。花鷹宿鴨闌如雲。彷彿秦郵那水濱。千秋同作露筋人。土人廟祀於此。土手把銀釵擊神鼓。秋賽年年比。田祖君不聞。田家踏車河水堤。桔槔日夜聲淒淒。

襍

俎

(集) (徵) (大) (片) (畫)

(甲) 各女學新式影片

以能表示動作及含有美感教育者為限若僅係全體攝影可不必惠寄

(乙) 愛讀本雜誌者之小影

以女子為限

(丙) 各地風景

以最新攝影者為限

(丁) 名人書畫

品 贈 (一) 書券 贈 (二) 美術品 品 (三) 本雜誌

如係貴重之品當另函商訂或須將原片寄還請於函中聲明亦可照辦來函請寫明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婦女雜誌社收

商務印書館 婦女雜誌社謹啓

八期徵詩揭曉

嘉善西塘鎮李耀梅

月出。瑞天碧。風生石澗寒。古松驚鶴宿。不再抱琴彈。
贈書券五角

山東濰縣郭桂山

來去秋石間。春風吹宿霧。抱琴一再彈。不知碧山暮。

蘇州干將坊柳元青

春風吹閒雲。暮山帶寒碧。瑞琴一再彈。獨深抱松石。

鵝江王鶚士

我抱瑞琴來。天風吹寒碧。解琴一再彈。月出雲生石。

江西德安縣郵政局轉黃馨芸

深山宿鸞鶴。天暮不知寒。我抱瑞琴去。松間帶月彈。

天津英界球場道讀畫齋

暮天鸞鶴去。古月出深山。解帶抱琴宿。松風澗石間。

儀徵孟自鎮于孟莊

松風出古澗。三月不知寒。我抱瑞琴去。暮山深處彈。

以上各贈書券三角

印花 第九期 徵詩
詠菊七絕一首限押韻如書三字韻

本期徵詩本年陽曆十一月底截止全案在本雜誌十二號披露

贈品仍分商務印書館書券美術品本雜誌三項不貼印花者不贈

婦女雜誌社謹啓



雜俎

常熟龐樹柏

清代女紀（續）

武俠第三

楊娥

楊娥者。楊鵝頭小妹也。楊世爲明黔國公府武藝教習。楊藝習遇諸兄。年十六適張氏。張亦黔府武衛。黔國公沐天波隨永歷帝西去。兩家以族隨會。吳三桂執永歷帝。張道死。娥隨兄歸恨。三桂入骨。永歷遇害。娥遂日以殺吳爲念。而苦其難。近娥固美豔。計惟色。寒病而死。

記者曰。三桂踞雄鎮。握虎符。不惜失身異族。賣國弑主。其罪固人。人得而誅之。娥之蓄念殺吳。卽爲君國。入也。時吳藩多紈袴子弟。見少婦靚妝當壘。日羣飲。

復讐也。奇謀未成，香魂遽逝。讀王思訓之當壚曲，未嘗不哀其遇而壯其志焉。

附昆明王思訓當壚曲

娥娥紅粉森鬚眉。習成技勇何英爽。天隕孤臣抱恨歸。讎仇欲雪生奇想。雌季布兮酒家傭。柳花滿店香。春風窈窕文窗壓。曲檻穴容杉也。三條通倭鬟。強環挾錦瑟。芙蓉笑靨葡萄濃。滌器無人著。犧鼻脫。璫露釧擎瑤鍾。豔聲冀入倚虹殿。獻圖研膾藏。霜鋒不見影。纓見紈袴紫駟嘶。過垂楊路銀餅索。酒看羅敷霍奴惡。趣蛾眉怒提投狗竇。沸湯澆無能。轉輾成涸鮒。合座驚趨捉細腰。街前早作崑崙度。黨聚忿圍周觀者。迥生愁從空斗一捩鷹隼。摩高秋飛揚出其外。獨立神彌遼縱身搏擊復橫掉。紛紛敗籜遭鷗鷺。鐵錏鸞尖金約臂。再攫爛額還焦頭。詰朝羣惡思報賜。屹然大樹空蜉蝣。偶爾鄉人至。正容難與戲。背面拭啼痕。咸識巧心伸大

4

義陰謀不就。遽離魂玉折。蘭摧豈天意。娘子軍氣凌。雲夫人繖。鋒特扞。綠眉綠鬢繡能傳。紅線紅綃劍可憐。南中少婦真其侶。國破家亡更豪舉。烈骨長埋留玉顏。未舒孤憤云何死。西門驛道通西山。刦蘆寒起昆池烟。夕陽衰草連重關。斷垣高樹啼春鶯。故老指言淚相續。楊家小妹當壘曲。

楊氏女。豐城人。歸李順治。甲午譚兵圍武昌。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氏曲意事之甚。見曬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漸落。從軍去。氏詭語其妻曰。生事蕭條。恨不得生羽翼。妻曰。何也。氏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資良厚。當播越時。曾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今夫死。妾虜棟宇皆燼。此中重寶。瓦石同沒。使得徙而之此。妾與夫人尙何患貧乎。妻豔之。曰。果爾。盍遣人發之。氏曰。此妾手營。無人識也。嗟惜而罷。他日。妻又問。氏曰。妾固籌之。欲得

此重寶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往還。

雲娘

且數月而此呱呱何能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撫之氏故繆戀不肯去妻慙愈力乃擇日釋笄羅簪韓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騎誠之馳騎至里揚馬策搘家門大叫夫從隙瞞視則一少年將軍不敢出里中老者稍前謁問氏曰別有勾當不干公等門啓氏歇馬中堂踞坐索故夫呼叱甚厲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共促夫出夫僵前謁伏地不起氏曰頗識我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識將軍氏曰試認之夫謝不敢側目微睇惘然失措氏歎曰真不識矣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非他妾君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裝巧脫狀一時喧動里中親識更闌門賀李再得婦事聞邑令爲給牒獎許焉記者曰楊氏女雖失節廝養隱忍偷生而能計弄愚婦手剪健兒智勇深沈有壯男子不辨者矣

佩刀出立堂上責公子曰爾家忝建高牙不能出奇報國偶遇萑苻蕭然膽慄妾以一婦人奮衛长途迄於安吉所以報公子者至矣乃恣行不義玷我貞素耶遽以刀擾公子且前且卻曰有追我者我卽斷其頭如河北盜矣公子驚悚喪魄遂跨馬馳去永不復返

記者曰神龍見首不見尾雲娘者其猶龍乎

李奉貞

李奉貞唐縣人武愍公孟羣之從妹也知書工騎射六韜孫吳風角占驗之書靡不精究而奉母不字洪楊軍起武愍以知府奉檄督師招奉貞同往奉貞卽戎裝從行在軍中畫策決勝往往建奇功武愍由郡守數年間擢至藩司幫辦軍務半奉貞力也武愍一日以輕兵追敵失利被圍十餘重他將悉束手不敢救奉貞獨率所部馳赴之鎗林彈雨中突圍而入手斬敵首數十級敵衆披靡卒護武愍歸血花濺甲裳

陳統領

同治初元將軍多隆阿由湘入陝道出荆子關軍中募長夫有童子姓陳佚其名應募而至面黧多痘坎且碩大有力初入營牧馬繼擢爲兵士屢建奇功得洩升至記名提督巴圖魯後有皖人朱生讀書應試年逾冠不能青一衿忿而從軍爲書記展轉數年隨大軍度關隴隸陳統領麾下統領甚倚重之一夕統領忽邀生小飲酒闌燈炮留與同榻生不許拔刀將

殺。生不得已從之。及登床始知統領乃女子。身猶處女也。大樂由是夜夜同宿。僚屬皆鄙之。切切議其後。以生爲統領之龍陽君耳。久之統領之腹蟠蟠如五石瓠。將分娩。大懼。無策。商於生生慾。慮直言稟大帥。時左文襄督陝。甘得稟。大驚異。欲據實聞於朝。以事涉欺罔。恐見罪。乃命朱襲陳名。統其軍。而陳於是易弁而敘矣。後朱從征回疆。請歸宗。更納二妾。陳大怒。挾其財與所生之子。屏居蘭州。遂與朱絕。

秋瑾

秋瑾字璿卿。山陰人家。世仕宦。瑾生於閩。稍長。讀書通大義。嫻於詞令。工詩文。又好劍俠。傳習騎馬。善飲酒。慕朱家郭解之爲人。旋隨父湖湘。適湘鄉王氏所。天故紓衿子。至是竟不能值。庚子變亂時。事益亟。瑾居京師。見之。獨慨然以匡危復恥爲自負。洎甲辰

夏。遽東渡海。赴日本留學。自是瑾更字競雄。別號劍湖女俠。遂入同盟會間。又與其同志重興共愛會。而已爲之長聲譽。日鵠起留東學。慕之者衆。每大會集。輒邀與俱。瑾亦負奇磊落。往會必摑衣登壇。多所陳說。悲感激壯。盪人心魄。聞者往往泣數行不。也。又好節。已費以助人學。居東二歲。而取締事起。學子驟然瑾尤憤甚。率同志拂衣歸國。歸益引女學爲己任。提倡不遺餘力。往上海發刊中國女報。經營固倦。又嘗與人造炸藥。藥爆烈。被創幾殆。明年丁未歸山陰。主明道女學。及大通體育會。體育會者。徐錫麟之所創。而君爲主持者也。時徐方在皖。圖大舉。瑾亦往來。吳越間。以爲之備。因日部署。其衆得數千人。悉編定之。爲八軍。統名之曰光復軍。軍制軍服旗幟。書勅鈐。記之。屬咸規定。無所遺。別鎔金爲約。指二十八枚鑄。詩其上。曰黃河源溯浙江潮。衛我中華漢族豪。莫使滿胡留片甲。軒轅神胄是天驕。頒諸魁傑以爲口號。

於是徐錫麟爲光復軍首領，瑾爲協領，而張恭等爲分統。云五月練成而皖事遽敗，越中一軍亦稍漏洩。瑾心雖痛甚，然益示鎮定，密遣其衆他去而已，獨居大通學校，有僉人輸其情於郡守，守貴福白諸巡撫，張曾歟遂遣兵掩捕之，踰日殺於古軒亭口。時六月。

六日也，年僅三十有三，有見之者謂始終無所供，惟於刑庭書秋雨秋風愁煞人七字而已。記者曰：秋瑾死不五稔，而清社以屋香魂俠魄當亦含笑於九原矣。嗚呼！中國革命史上不得不推爲女子第一人也。

玉臺藝乘（續）

尊農

雜技

烹飪

唐村老姥 清異錄 段成式馳獵饑甚，叩村家。

主人老姥出彘臘五味，不具成式，食之有餘五鼎。曰：老姥初不加意，而殊美如此。常令庖人具此品，因呼無心炙。

唐膳祖 清異錄 段文昌丞相尤精饌事。第中

庖所榜曰練珍堂，在塗號行珍館。家有老婢掌修羹之法，指授女僕。老婢名膳祖，四十年閱百婢，獨九者可嗣。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弓，時稱鄒平公食憲章。

宋周世宗宮婢 清異錄 郭進家能作蓮華餅餡，有十五隔者，每隔有一折枝蓮華，作十五色。自云周世宗有故宮婢流落，因受顧於家，婢言宮中

人號藥押班。

宋 梵正 清異錄 比邱尼梵正庖制精巧。用鮓臘膾脯醢醬瓜蔬黃赤雜色。門成景物。若坐及二十人。則人裝一景。合成輞川圖小樣。

宋 廚娘 晴谷漫錄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娘等級。截乎不紊。就中廚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余以寶祐丁巳參閩。寓江陵。嘗聞時官中有舉其族人置廚娘事。首末甚悉。謾書之以發一笑。有婺人名某者。奮身寒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澹泊。不改儒家之風。偶奉祠居里。使嬖不足使令。飲饌且太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晚膳出京都。廚娘調羹極可口。適有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託以物色。費不屑較。未

亦一一精緻。傍觀噴噴。廚娘更圍祫圍裙。銀索攀

腰。掉臂而入。據坐胡床。切徐起取抹批鬢。慣熟條

理。真有遇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也。灑置几上。別留臉肉。餘悉擲之地。衆問其故。廚娘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衆爲拾頓他所。廚娘笑曰。若輩眞狗子也。衆雖怒。無語以答。其治葱韭也。取葱微徹過沸湯。悉去鬚葉。視碟之大小分寸而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條心之似韭黃者。以淡酒醃浸漬。餘棄置了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筋無贏餘。相顧稱好。旣撤席。廚娘整襟再拜曰。此日試廚。萬幸台意須照例。守方遲難。廚娘曰。豈非待檢例耶。探囊取數幅紙以獻。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

會。支賜絹帛或至百疋。錢或至三二百千。無虛拘者。守破慳勉強私竊喟歎曰。吾輩事力單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廚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以

他事善遣以還。

唐 張紅紅 樂府雜錄 大歷中。有才人張紅紅。歌曲

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青於街牖中聞其歌曲。喉音寥亮。仍有眉首。卽納爲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悉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卽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侑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卽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欽伏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守達上聽。翊日召入宣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爲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

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歎之。卽贈昭儀也。貞元中有田順曾爲宮中御史娘子。元和長慶以來有李貞信米嘉榮何戡陳意奴。武宗已降有陳幼奇南不嫌羅寵咸通中有陳彥曉。

琵琶

漢 烏孫公主 樂府雜錄 琵琶造自烏孫公主。

於馬上彈之。

唐 胡二姊 琵琶錄 開元中梨園卽有駱供奉賀懷智雷海清其樂器或以石爲槽鵝雞筋作絃用鐵撥彈之。安史之亂流落外地有舉子白秀才寓止京師宮娃內弟子出在民間白卽納一妓焉。跨驢之洛風清月白是麗人忽唱新聲白驚遂不復唱。逾年遊靈武季靈耀尙書廣場設筵白預坐。末廣張妓樂至河滿子四坐傾聽俱稱妙絕。惟白秀才無言近坐詰之曰某有一妓人聲調殊異於

此廉聞知之促召至則澹服薄妝態度閒雅發問曰適唱者何曲曰河滿子遂品調舉袂發聲清响激越諸樂輩不能過之疑有一面琵琶聲高下攏抑撚揭罨節拍無差一人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姊乎胡亦問曰莫是梨園駱供奉無二人相對欵欵泣下。

唐 楊志姑 樂府雜錄 某門中有樂史楊志善

琵琶其姑尤更妙絕姑本宣徽弟子後放出宮於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方彈楊志懇求教授堅不允且曰甯死不傳於人也志乃賂其觀主求寄宿於觀竊聽其姑彈弄仍繫脂韁帶以手畫帶記節奏遂得一兩曲調明日攜樂器詣姑姑大驚異志卽告其事姑意乃回盡傳其能矣。

唐 鄭中丞 樂府雜錄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中丞卽宮官也內庫二琵琶號大小忽雷鄭嘗彈

小忽雷偶以匙頭脫送崇仁坊南趙家修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趙家最妙時有權相舊吏染厚本有別墅在昭應之西正臨河岸垂釣之際忽見一物浮過長五六尺許上以錦綺纏之令家僮接得就岸卽祕器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郎裝飾儼然以羅領巾繫其頸解其領巾飼之口鼻有餘息卽移入室中將養經旬乃能言云是內弟子鄭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內官縊殺投於河中錦綺卽弟子相贈爾遂垂泣感謝厚本卽納爲妻因言其藝及言所彈琵琶今在南趙家尋值訓注之亂人莫有知者厚本賂樂匠購得之每至夜分方敢輕彈後過良夜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適有黃門放鵠子過其門私於牆外聽之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翊日達上聽文宗方追悔至是驚喜卽命宣召乃赦厚本罪仍加錫賜焉

上古女媧樂府雜錄 笙者女媧所造

笙箋

魏麗玉 樂府雜錄 箟箋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音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古樂府有公無渡河之曲昔有白首翁溺於河歌以哀之女麗玉善笙箋撰此曲以寄哀情

晉徐月華伽藍記高陽王雍豪侈後雍薨諸妓悉令人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笙箋能爲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笙箋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二姬一名修容二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么鳳之曲焉

唐季齊皋女 樂府雜錄 太和中有季齊皋者笙

爲箜篌上手。曾爲某門中樂史。後有女亦善此伎。
爲先齊相姬。大中末。齊臯尚在。有內官擬引入教
坊。辭以衰老乃至。胡部中此樂妙絕。教坊雖有三
十人。能者一兩人而已。

簫

清 沈蕙娘 心齋十種 蕙娘沈起鳳桐威女。予
女弟子也。最工洞簫。著有簫譜。

羯鼓

唐 宋環女 唐語林 宋開府環。雖耿介不羣。亦
知音樂。尤善羯鼓。嘗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
此卽羯鼓之能事。山峯取不動。雨點取碎急。開府
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則祖母。卽開府之女。
今尊賢里鄭氏第。有小樓。卽宋夫人習鼓之所。

茶托

唐 崔寧女 唐語林 茶拓子始建中蜀相崔寧
之女。以茶杯無襯。病其熨手。取楪子承之。既啜杯
之。以茶杯無襯。病其熨手。取楪子承之。既啜杯

傾乃以蠟環楪中央。其杯遂定。卽命工以漆環代
蠟。寧善之。爲製名。遂行於世。其後傳者更環其底。
以爲百狀焉。

鞬

魏 吳妃 事物紀原 文子曰。文王伐崇。鞬係解。
則其物已見於商代。實錄曰。自三代以來有之。謂
之角鞬。前後兩相承。中心繫之以帶。洎魏文帝吳
妃。乃始裁縫爲之。卽今樣也。以綾爲之。洛神賦。羅

鞬生塵是也。

綵勝

晉 賈充妻 歲時記曰。人日剪綵爲勝。起於晉代。
賈充夫人所作。取黃母戴勝之義也。

秋千

周 李芝蘭 古今藝術圖 北方戎狄愛習輕趨
之態。每至寒食爲之後。中國女子李芝蘭。乃以綵
繩懸樹立架。謂之秋千。

元 馮小娘 潯陽縣鹽 馮小娘墓在德化仙居

鄉有鞶韁墩。墩處高岡。其圓中規周可百數十弓。綠野晴空。縱觀妙遠。馮小娘愛此登眺。因有鞶韁故迹云。小娘死卽於其地葬之。香魂所戀。土人相傳成神。墩下近西南百武。爲馮侍郎故宅。耕者往往得其瓷石花磚。余在仙居有小詩數首。縹渺魂歸夜月中。羅裊香惹百花叢。淒淒院落看何在。剩有鶲啼訴曉風。爲馮小娘詠也。

刺繡

魏 薛夜來 表異錄 魏文帝所幸美人薛夜來。妙於針功。雖處深帷之内。不用燈燭。裁製立成宮中號爲針神。

魏 秦朗母 表異錄 魏秦朗母爲太祖製亦號針神。

明 倪氏 錫金縣志 堆紗刺繡。前明尤仲驥妻俞氏所造。早寡保孤業此自給。巧奪天工。曾以充

貢。今邑中或仿其法。

清 余韞珠 香祖筆記 余在廣陵時。有余氏女子字韞珠。年甫笄。工仿宋繡。繡仙佛人物。曲盡其妙。不啻針神。曾爲余繡神女洛神浣紗諸圖。又爲西樵作須菩提像。皆極工。鄒程村彭羨門皆有詞詠之。載倚聲集。

夾纈

唐 柳婕妤妹 潘氏紀聞譚 唐代宗寶應二年。

吳皇后將合祔肅宗陵。啓舊堂衣服繪綵如撮染成花鳥之狀。玄宗柳婕妤妹適趙氏。性巧。因使工鏤板爲雜花。打爲夾纈。初獻皇后一匹。代宗賞之。勅宮中依樣製造。當時甚祕。後漸出徧天下。

煎茶

唐 龍上清 唐語林 相國竇參之敗。龍妾上清

隸掖庭。善應對。能煎茶。在帝左右。德宗曰。宮內人數不少。汝最了事。從何至此。上清對曰。妾本故宰

相賣參女奴。賣參家破墳宮。得侍上因流涕爲參辨冤。德宗乃下詔雪參。特敕上清爲女道士。

棋

清 徐幼芬 精華錄 王文簡士正昭陽舟中讀閨秀徐幼芬遺詩。寄李季子絕句曰。昭陽北望景依依。江柳微黃燕鴈飛。空憶謝家才調美。青絲曾解小郎圍。自來學得謝公棋。博士風流幼婦詞。未免有情看不得。橋南荀令斷腸時。自注幼芬七歲能與父圍棋。

製劍

吳 莫邪 簪曝偶談 干將莫邪二人夫婦皆善作劍。故干將陽龜文。莫邪陰漫理。

吳地記 閩廬使干將鑄劍。鐵汁不下。其妻莫邪自竄入爐中。鐵汁出。遂成二劍。雄號干將。雌號莫邪。

製牋

婦女雜誌 第二卷 第十號 雜俎 玉臺藝乘

唐 薛濤 文房四譜 松花牋代以爲薛濤牋誤也。松牋其來舊矣。元和之初。薛濤尙斯色而好製

小詩。惜其幅大。而欲長牋之。乃狹小爲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裁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牋。今蜀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獨松花一色。

蜀牋譜 薛濤僑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酬獻賢傑。時謂之雪濤牋。晚歲居碧雞坊。翶吟詩樓。偃息於上。後段文昌再鎮蜀濤。卒文昌爲撰墓誌。

相面

漢 許負 表異錄 許負相亞夫者。河內溫人。老嫗也。高祖封爲鳴雌侯。

蠶絲

上古 西陵氏 皇圖要記 黃帝四妃西陵氏始養蠶爲絲。

雕刻

明 永嘉閨婦 鄭璇漫抄 永嘉閨婦以青梅雕

剜脫核。鏤以花鳥。纖細可愛。以手擘之。玲瓏如小盒。闔之復爲梅。謂之梅籃。李太白詩云。珍盤薦雕梅。豈卽梅籃歟。

算學

清 葛宜 沈綺 王貞儀 元和江蕙西樓遺稿

女弟隨園侈美談。浪將詩句播江南。何如新輯疇人傳。搜到名媛得粲三。自註海寧葛宜、常熟沈綺、江寧王貞儀。

俞樾西樓遺稿題辭 數理猜微聖代開。閨中亦復擅奇才。疇人傳補葛王沈。謂海寧葛宜、常熟沈綺、江寧王貞儀也。沈即本女詩。再補文通愛女來。

江漱芳西樓遺稿題辭注 常熟女士沈綺字柔

君精律算。著有管窺一得。亦乾嘉時有名者。

清 江熹 元和江衡亡女絹芬跡略 吾長女小

字喜兒。名熹。字絹芬。秀外而慧中。五歲入塾。凡九年丙申。余由翰林改官之秦。旣抵任。計會出入家書。往還悉委之立簿。登記無少差。時季弟視學湘中。來書云。哥署中有內文案兼內帳房。羨煞阿弟矣。戊戌。余引疾退。客窗多暇。專以算學課女。珠算既嫻。授以筆算。其應如響。自加減乘除至分數化法。比例。開方。勾股。三角。三月間盡通之。尋學代數術。而於天元一術。始扞格不相入。余拈天元舊題

命演代數草。而與天元草逐項相比。始悟元代二術中西之通。自是學大進。辛丑年二十。遽遭疫歿。檢其稿。得算草五十通。詩九十首。彙而刊之。名曰

西樓遺稿。西樓者。女病時所居也。

(未完)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文叢刻五種

宋元戲曲史

一册六角

西洋演劇史

一册二角

王國維著 是書凡十六章。自上古至五代。第一章宋四章金。第一章元。第六章雜論。戲曲者。社會之歷史。教化純駁。風俗貞淫。於以寄焉。惟向無專門記載。其散見於舊籍者。又苦漫漶難稽。莫資考鏡。本書爲海寧王國維先生所輯。凡所論列。皆依據史乘文籍。爬梳抉剔。窮源竟委。準古證今。足資參考。

讀畫輯略

一册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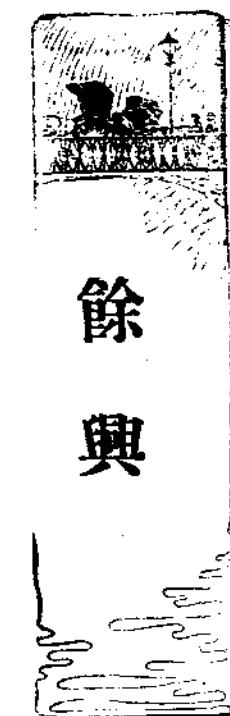
王獅老人著 是書著者工書善畫。生平所見名蹟絕夥。即本其曾經寓目之名人手蹟。著書四卷。約十萬言。第一卷辨古今名蹟之真僞。第二卷以下。斷代爲書。曰宋元。曰清。曰並世名手。上下古今。搜羅略備。開卷披閱。則於讀畫之法。思過半矣。

小說叢考

二册八角

王夢生著 是書專論今劇。凡四章。第一章概論京調徽調并及崑曲。子目二十有四。第二章專論京調各曲之唱法。子目三十有二。第三章前清咸同以來京師名伶小史。子目五十九。第四章結論。子目二十八。此書筆墨腴潤。條理分明。與宋元戲曲史及顧曲麈談合讀。可以見雅樂之盛衰。覩國風之今昔。不僅供顧曲者研究已也。

錢靜方編 本書專考究舊小說之原委。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窮源竟委。博引繁稱。凡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亟宜手此一編也。



簡易幻術(續)

懷芸

第二 不可思議之水與火

(甲) 水中燃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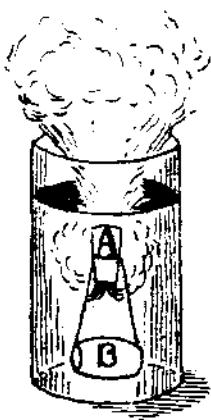
用具 厚紙製之圓筒 玻璃筒 錘

藥品 硝石 鹽酸鉀 硝酸鋇 硫黃 硫化

錫 木炭

實驗法 如圖用厚紙作一寸徑長五分許之圓筒

(A) 其外塗以尼克斯圓
混合之。



(乙) 燃水法

用具 金屬製之壺一 玻璃水壠一 杯一

硝酸鋇之四種混合粉
末而封之以之燃火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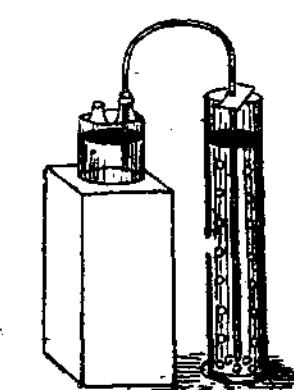
藥品 以脫 Ether 鉀

沈至玻璃筒水底時。火尙繼續燃燒而呈極美麗
之火焰。至於(B)筒乃持重之錘也。

若欲此實驗發赤色之火可用硝酸鋇四〇%硫
黃一三%鹽酸鉀五%硫化錫四%混合。納入圓
筒而燃之。但此等混合物於一處研摩。每有爆發
之虞。故宜預先分別研細。待實驗之前。秤其量而
混合之。

實驗法 玻璃壺內先注以水。乃持以示觀者。又以

此水傾少許於杯內。立飲之。以證實此確係水。而非他物。於是以此水傾入金屬壺內。忽發劇火而盛燃。當此現象發生時。觀者必大驚而喚采。推其由。因壺內預置以脫少許及若干小豆大小之鉀。(所入之鉀切不可大。否則危險特甚)。當水注入時。因鉀之作用而驅逐水中之水素。同時發生熱力。賴水素之自燃性。因此燃着。從以脫而燃出。(利用以脫之揮發性也)



(丙) 冰面燃紙煙與蠟燭法
實驗法 此法利用冰面之水滴爲前法之變形。以極乾之紙煙。卷其先端使之尖銳。潛以鉀一片置於冰上。因冰面之水滴。鉀遂施其作用而發火。此時若以紙煙燃之。必能燃着。又同時亦可以燃燭。其弊也可。

(丁) 水中閃星法

用具 深長玻璃圓筒一 二口瓶一 一端尖

實驗法 今以燐一小片入小金屬皿內。皿中注湯。

之曲玻璃管一 臺一

藥品 燐 鹽酸鉀 硫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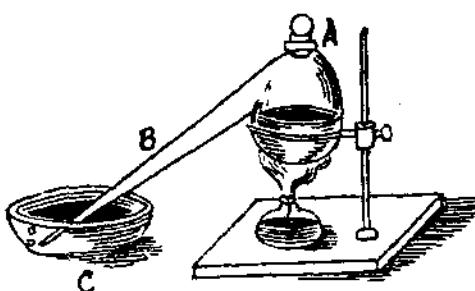
實驗法 此係鹽素之酸化物作用於水中之燐。而使其燃燒之法也。今以細長之玻璃圓筒。注水十分之九於其內。墜入小豆大之燐與鹽酸鉀各數個。(裝置如圖)。如以硫酸由曲玻璃管注入圓筒

底時。鹽酸鉀受濃硫酸之作用而發鹽素酸化物。此酸化物直接及其作用於燐。於是燐遂放

極強之閃光而燃。當此種實驗行時。觀客無有不稱妙者。至其所當注意之事。卽硫酸注入多時。熱力大而瓶破。故曲玻璃管之一端。必使尖細。以杜其弊也可。

急以硬質之玻璃器入湯中。將燐強壓。使其溶爲液體。此時若以酸素送入皿中。燐卽生極強之火而燃。但此際水中燐之細粒。每有飛出者。故此時宜於玻璃器之上方。支以金屬絲網。以防危險。若於器底穿以細孔。由此處祕密通入酸素而使燐燃燒。則尤爲一驚人奪目之事也。

(己) 鬼火燃法



實驗法 入燐水酸化鉀與少量之以脫於曲頸瓶中。而熱之。卽發生燐化水素。此

氣體於空氣中有自燃之性。故

利用以行斯實驗。又其所以使用以脫者。乃使彼逐去瓶中之空氣。以防瓶破裂也。圖中A內入水酸化鉀與燐等。加之以熱。遂共起作用而生燐化水素。水

槽(C)內注以溫湯。當此氣體通過水槽時。遂發

火而自燃。同時並變成極美麗之白煙輪。絡繹上升空中。洵奇觀也。

又燐化鈣與溫湯共置於玻璃器內。亦生燐化水素。當水中泡沫上升時。亦能發生上述之現象。

第三 魔畫

(甲) 白布現畫

用具 竹架一具 白布一塊

藥品 綠礬 硝酸鉍 膽礬 衰化鉀

實驗法 取以上藥品各少量。溶於溫湯中。用筆濡各種溶液而繪之。凡以綠礬液繪者。後現青色。硝酸鉍繪者現黃色。膽礬繪者現褐色。故繪時宜各定其位置而繪之。繪後乾燥後。仍與白布無異。然以衰化鉀液噴上時。卽現極美麗之畫圖矣。若將此布稍溼。懸於竹架。使衆人觀後。而以現象藥噴

(乙) 畫貓變虎法

實驗法 今以厚紙作貓形。上塗以鹽化錫溶液。次以醋酸鉛畫其橫筋而置之。當其塗藥品之後。仍係白色。蓋顯然一白貓也。若以之接觸硫化水素氣體。即變虎形。但硫化水素有極惡之臭氣。故行之之時。可將厚紙製成已塗藥品之貓。納入大玻璃壇內。貓之後置硫化鐵之粉末。粉末上置小皿。中入硫酸。實驗時。將此壇持於手內。乃向觀者申言曰。請看壇中之貓。待衆目交集時。可將壇略側。使皿中之硫酸流出。作用於硫化鐵。以發生硫化

水素。乃又對衆申言曰。今貓將變爲虎矣。此時貓體所塗之藥品。因硫水化素之作用。遂起變化而成虎形。斯時觀者必大駭而喚采。此因鹽化錫遇硫化水素變橙色。醋酸鉛遇之呈黑色也。

於玻璃板上。歷五分或十分鐘後。遂投入水中。力加洗滌而乾置之。此時若觀此玻璃板。依然無異於常者。但以溼氣噴之。則所繪者立現矣。惟此物體有毒。指不可觸。實驗既終。即須棄去。

(丁) 白薔薇變紅薔薇

實驗法 當實驗之先。於白薔薇上撒以極微細之亞尼林。及實驗時。可將此花取出。執手中以示衆人。然後噴以酒精。其花驟變紅色。此乃應用亞尼林易溶於酒精之性也。

(戊) 暗中發光法

實驗法 此實驗較難施行。先以硫酸規尼涅之溶液。繪於白紙上。乾後視之。仍如白色。若於暗室內照以嘉士列管之光。即發青色光。又以洛夫辣姆酸鈣。畫於灰色紙上。而以X光線照之。即發白色

(丙) 幻玻璃

實驗法 入硫酸與螢石少量於小鉛皿。即生一種物體。名曰弗化水素酸。今以筆濡此液。任意繪畫

學校遊戲法（續）

楊瑞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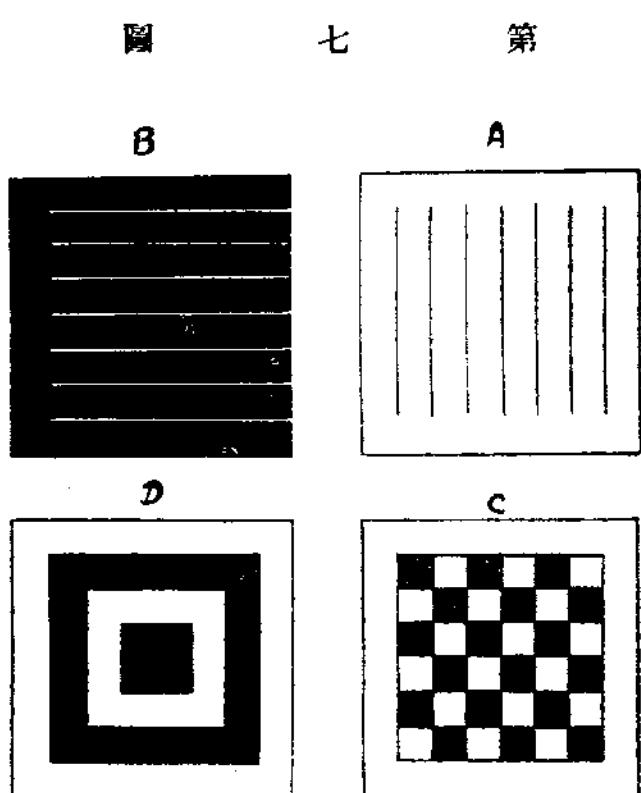
競織

組織 依人數各備黑白紙兩方。如七圖。A圖中之

之發線上。

方法 司令者先示各人以圖中C或D式。並說明之。然後下動令。各人齊如法織之。而向着線急進。以如圖組織而先到着線者爲勝。

抱布貿絲



空線及B圖中線。皆係裁開之線。運動者並立於場

組織 等分運動者爲紅綠兩組。每組報數後。分奇數偶數爲兩橫隊。對向立場之兩端。奇數之隊各執絲一束。以洋紗或紗線等代之亦可。偶數之隊各執布一段。再於中央畫一橫線。與隊平行。爲中央線。方法 每組之每隊第一人。同至中央線上。將絲布交換。卽回至本位立定。而第二人出爲之。亦如第一人法。以下繼續彷行之。以何組先完爲勝。

注意 每組每二人動作須同。交換絲布須俱立定

於中央線上爲之交換絲布及奔走時。或落地當罰。斯人繞本隊走一週。

績麻

組織 運動者分作兩橫隊。對向列於場之一端。每隊各人執麻絲一條。再於場之中央豎紅綠二旗。

方法 令下每隊第一人出走。將手中麻繫一端於

旗桿上。卽回第二人出。以手中麻線與旗桿上者。就旗桿上搓作繩。而回以下皆如第二人法爲之。至每隊之麻絲俱完。乃每隊齊執其繩之末一端。而候司

令者將每繩繫旗桿上之一端。互相結牢。發一動令。

乃各用力拉之。以何隊之繩先斷爲勝。

注意 此遊戲亦可去拉繩之動作。而祇以搓繩之方法。令下每隊第一人出走。以手中麻線與旗桿上者。就旗桿上搓作繩。而回以下皆如第二人法爲之。至每隊之麻絲俱完。乃每隊齊執其繩之末一端。而候司

採桑

組織 場中畫一中央線。線上豎二旗。二旗相距約七八尺左右。旗桿之上端橫繫一繩。繩上掛桑葉若干張。運動者分作兩橫隊。對向列場之兩端。每隊第一人提一筐。爲採桑者。

方法 每隊第一人提筐至中央線上。一躍取繩上之桑葉一張。納諸筐內。卽歸隊。將筐交與第二人。第二人亦如法爲之。而及第三人。如是次第爲之。至末位二人。可將筐交司令者。以先到之隊爲勝。

注意 繩之高低。高不得過一丈。低不得過四尺。須就運動者之能力而定。躍取桑葉。不得觸落他葉。如有葉落地上。須拾掛之方能歸隊。

蠶娘

組織 運動者作紅綠兩橫隊。並列場之一端。每隊前置蠶桑用各物件。再於場之彼端。豎紅綠二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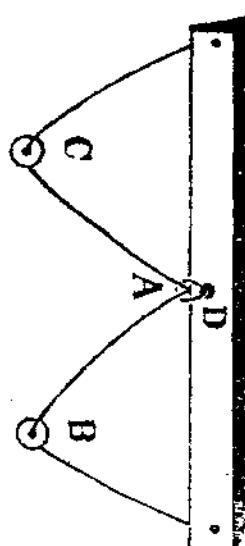
方法 令下每隊第一人取桑葉走置旗下。卽歸隊。第二人取蠶亦走置旗下。如是每隊各人將各物件統納一籃內。提之回繞本隊走一週。而立原位上。以先到之隊爲勝。

注意 桑葉可以他物代之。

家庭新遊戲

孟久

取薄竹一片長約六七寸寬一寸兩端及中央各作一孔。中央之孔須較兩端爲大。又用細繩一根穿過中央之孔而縛於兩端之孔內使成三圈。左右兩圈內各繫一小球或小環如圖問何法可使此圈內之



球或環穿入彼圈內。即使兩球同在一圈中而不得割斷繩索。

反之如同在一圈內之兩球須使分繫左右兩圈亦可照此法先將(a)圈拉下而置球於竹片後又以(a)圈投入(d)孔令球穿過兩圈而後拉出則兩球分開總之欲使兩球併入一圈或分列兩圈其最要之關鍵乃將中央之繩圈投入中央之孔而向後

或解開兩端之結。其法乃將中央之繩圈(a)拉下而使任一圈內之

衣。食。精。神。不。可。享。用。盡。
議。論。勢。力。不。可。馳。騁。盡。
機。智。不。可。說。盡。盡。
聰。明。不。可。使。盡。盡。
盡。盡。

此。中。有。無。限。意。味。
之。也。覺。人。無。限。意。味。
道。莫。謂。人。我。之。詐。不。
以。誠。實。待。巧。詐。形。
人。之。之。乃。爲。思。人。
之。誠。實。者。吾。當。忠。厚。
人。之。誠。實。者。吾。尤。當。
人。之。誠。實。者。吾。尤。當。

梁任公先生著

曾文正公嘉言鈔

一册定價四角

曾文正公爲吾國近世罕覩之人物
其功德言行足爲吾人之圭臬。固不待言。茲編由任公先生

手自編輯。凡修養、治家、接人、處世、觀人、用人、軍事、無不詳備。而選擇尤爲精審。吾人苟能體其意而服膺之。必終身受用弗盡也。

商務印書館出版

又有碑帖兩種爲任公先生最近手筆 想歡迎先生書法者必欲先覩爲快也

梁任公臨

鄭文公
龍藏寺碑

一册定價一角五分

梁任公臨

王聖教序
枯樹賦

一册定價二角

世有欲學曾文正公而爲偉大人物者乎。曷於斯編求之。

商務印書館發行

每冊一角全年一元
教育雜誌

九月分出版

學生雜誌

每冊一角全年一元

[目要號九第卷三]

忠告今日之師範生
述章太炎先生演說詞
動物之體色
平面直界形新理
思想與歸納
貓

修己裏言
太炎先生演說詞
植物識
精武體育會報
粵東有用植物識
我之交友經驗談
遊顧和園記
日記

◎其他目繁不及備載

錢張易張張陳
嘯鵬家石石鐵
秋遠鐵朋朋生

張章天楊丁夏
壽賢冠沛豐
氏挺江倫
民朋友

[目要號九第卷八]

今日之職業教育
教育上之覺悟
各國學員之法
造就良教員之法
級數編制之研究
教學方法上之謬誤
最新術教授上之謬誤
英調戰國之教育
日本鄉村小學日記
各國學制精華
范靜生總長書
抱一日記

◎其他目繁不及備載

黃蔣錢陸天王俞
炎維士規懷琪夷
笑培喬青亮民民
天莊豐民居黎俞

每冊八分

少年少年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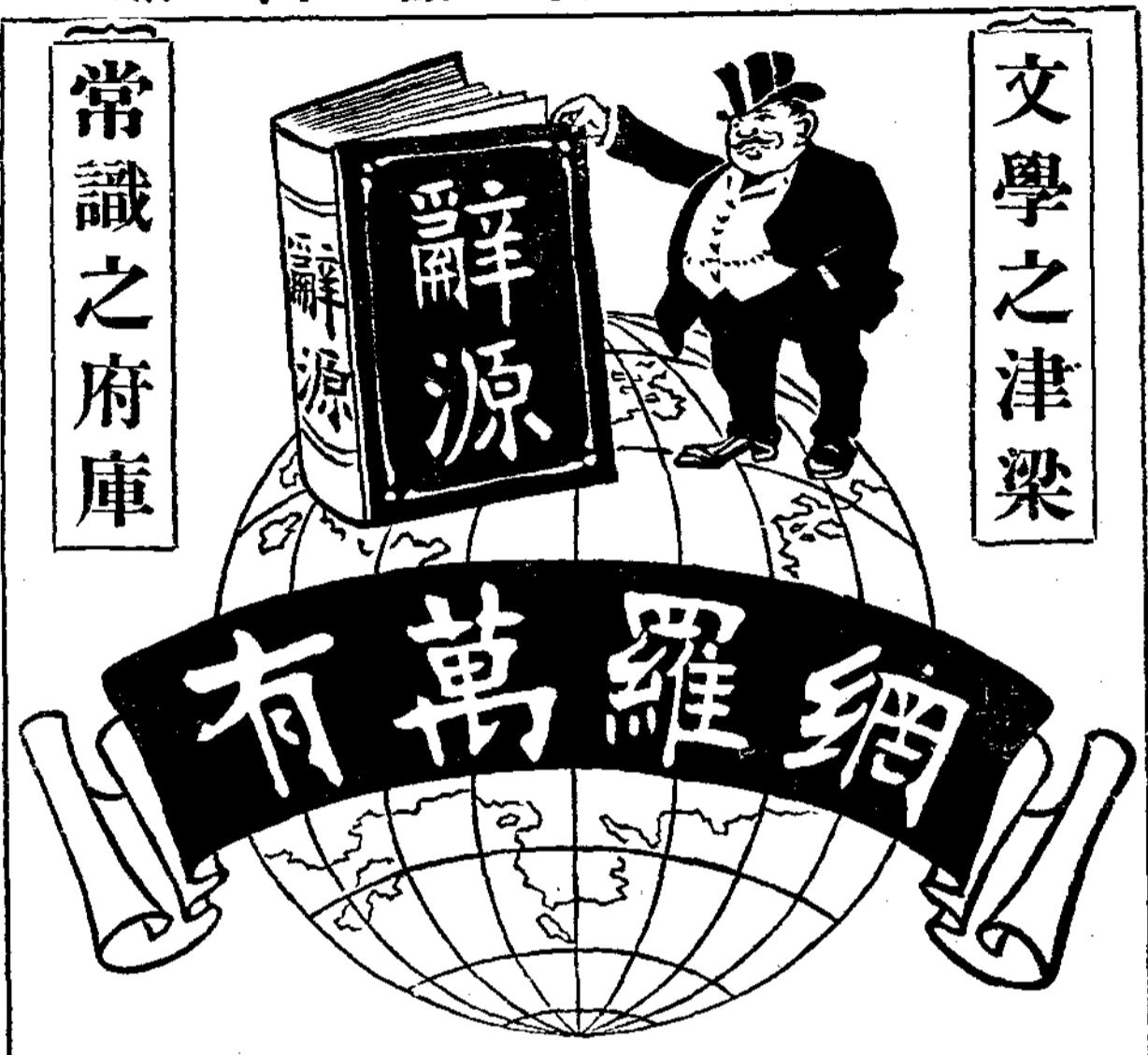
全年雜誌

[目要號九第卷六]

時事畫	少年宜有常識	勤學即為盡孝說	周進能
說交友	親賢論	說孝說	吳煥珍
費桂貞	金鴻豪	陶漢明	
衛生宜注意於飲食	衣食宜儉樸說	動物與天氣	
歐戰中各國少年之	傳話筒與電話	傳話筒與電話	
美談	先哲軼聞	古語淺釋	
裕清	甲午戰爭之結果	味	
裕清	非洲之異風俗	味	
裕清	雞犬聯盟	味	
裕清	上下平等	味	
裕清	五族共和	裕理善	
裕清	于幻森	沈承餘	
裕清	何乙生	郎阿麟	

◎其他目繁不及備載

商務印書館出版版



定價表			
種類	冊數	定價	
甲(大本)	十二(華裝)	二十元	一得
乙(大本)	二(洋裝)	二十元	二
丙(大本)	二(洋裝)	十四元	書
丁(中本)	七(洋裝)	十四元	此
戊(小本)	五(洋裝)	五元	

上海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出版

各種小說

小說 玫瑰劫

一冊 二角

小說 情言三會

三冊 六角

意大利藩王羅勃無故失蹤。王素忠讒公爵立特者。主張聯俄。跡近賣國。王與反對。不遺餘力。俄人忌之。國人因疑國際關係。公爵爲人暗殺。偵探從事此役者。多一時名手。卒不得當。最後公爵忽與某閨秀結婚。而失蹤之王。乃於牧師宣讀結婚證書時。自神座前地窖中出。蓋閨秀亦王之情人。公爵以嫉寵之故。不置藩王於死地也。

小說 俠賊小史

一冊 二角

譚氏子。故世家。婚於顏。已而中落。其舅某。因而爲利。以陰謀死譚父。而奪其妻。譚嘗然墮入街中。最後惡人自斃。事乃大白。書中形容小人陰賊險狠。如吳道子畫鬼窮形盡相。

小說 世說乳姊妹

二冊 五角

猶太人某。以重利借貸爲業。有拉佛爾氏抱不平。因百計以破壞之。折老猶之饑牙。拯他人於死地。爲拉氏生平第一快舉。

是書爲言情小說而寓懲勸者。敍同乳姊妹二人。一貞一淫。一善一惡。兩兩對勘。以明是非。卒之福善禍淫。惡者墮地。貞者升天。其褒貶處措辭皆極忠厚。雖嫉惡至嚴。而於美人作惡。言外極爲珍惜。立言又悉本世情。故能引人入勝。無陳腐氣。可供通俗教育之用。不僅作小說讀也。

小說 牧羊少年

三冊 八角

甲午中日之役。某官隨提督入臺灣。於軍營旁午時。治遊挾伎。我軍既敗。割臺媾和。某官與伎有嗜臂盟。於是流落不能歸。牛衣對泣。鍾情獨深。書敍其事。婉曲入妙。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言外有餘痛也。

英國少年苦志墾牧。以應襲勳。寄財產。讓一女郎。而甘作苦工。餬口惟戀愛日深。幾爲奸人所陷。而卒成眷屬。文情曲折纏綿。令人讀之忘倦。

印影樓芬涵

殿版二十四史

第一期十史已出版
交款五十兩立時取書

第一期	十史	已經出版
第二期	七史	五年十月出版交 款三十兩取書
第三期	七史	六年四月出版交 款三十兩取書
	預約簡章	
一 預約	總館分館分售處、一律辦理、以預 約券爲憑、在何處訂購者、卽向何處取書、 一郵費、由上海發行所直接寄出者、每部 十四元、一二期各四元、三期六元、西藏蒙 古新疆郵匯各國、每部三十六元、日本每 部廿四元、各處分館分售處之運費等、一 律自行酌定、	
一 付款	預約應用現款或匯票、須照上海 市價合算、如由郵局匯兌、每兩作一元四 角、	
一 遠省辦法	四川 山西 陝 甘 新 疆 廣西 雲 貴 蒙 藏及外國各 地、如在民國六年五月內、將書價及郵費 逕寄上海總發行所者、得照預約辦理、但 與分館無涉、	
印	計共七百 十一本、分作 二期出齊、並 可三次付款、	
連史紙精	初印本全 史、特用中國 本館現覓 得開化紙 書局曾經翻 印、惜舊五代史、 並非真本	
印	計共七百 十一本、分作 二期出齊、並 可三次付款、	

商務印書館發行

版 出 館 書 印 務 商

著 新 公 任 梁

國民淺訓

梁任公先生今春由滬赴桂道出越南中塗染病遷居山中者旬日著爲此書都凡十三章語淺顯字字精當凡國民不可不知之理與夫不可不盡之責任無不詳細解說示國民以途徑吾國歷來不完全之見解自窒進步之積習無不究其病之所由來窮其弊之所終極痛下針砭俾國民知幡然改革之不容已全國國民能率而行之斯不愧爲共和國之國民而中華民國或有無窮之希望乎現已出書定價

A(1228)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西醫董典五之幼女末育以前如何情形
董典五之幼女末育以前如何情形

吉林長春西醫董典五君所生幼女已經一載精健異常因其夫人於未產之前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故也且彼自己亦於未育幼女之前服用此丸治愈痼疾而獲康強也其來函云
鄙人於前清宣統三年充雙城府防疫局提調任大責重事甚繁瑣以致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三月於茲及
防疫事畢因操勞過度遂致積勞成疾晝則頭暈夜不安寐食不消化四肢倦怠身體日見瘦弱
謹此名醫開治病在終天所戒余移動



十一(14)